Aerith
Gainsborough

Tifa
Lockhart

Trace of

FINAL FANTASY VII REMAKE

Two Pasts

野島一成
Kazushige Nojima

SQUARE ENIX.

仅供阅读 请勿擅自发布

Trace of Two Pasts

蒂法的轨迹

草原上的风拂过了她的发丝，不经意带起蒂法·洛克哈特的思乡情绪。她家乡吹拂的风是从尼布尔山往下的大风，总是会撩乱她的秀发。

「欸欸，蒂法你已经习惯这样的方式了吗？」

艾莉丝·盖恩斯巴勒指向前方广阔的 Grassland 草原说道。虽然两人相识的日子还很短，却象是认识多年的好友。又袭来一股强劲的阵风，青草也被拨动了起来。蒂法转过身让背部感受吹拂而来的风。没想过走过来的那段路程是如此漫长。

「这样的方式是指，被草原上风吹着吗？」

再次转过身，艾莉丝就站在自己的身旁。

「不是呢，是这样的行走状态，走在草原、荒野上之类的。」

「嗯～我并不讨厌徒步走路，而且还可以锻炼身体。」

「啊啊，蒂法是健身派的呢，我懂。」

「不过徒步行走的话我比较喜欢山间小路，周遭风景会随着移动改变这点比较好。」

「我也是！我很向往野餐，不过像这种情况下的野餐，敬谢不敏。」

「这种情况下就是徒步健行，毕竟想到野餐就是便当、游玩之类的画面。」

「是这样吗？蒂法以前有野餐过吗？」

「嗯。」蒂法想起了在故乡时孩童时代回忆。「有做过类似的事情，虽然我们不叫作野餐。」

「那是？」

回忆中的光景逐渐清晰，蒂法有点害羞地说道。

「茶会。」

呵，走在前方的 Red XIII 噗嗤一笑。他浑身带有红色的毛皮以及一条燃着火焰的尾巴———外观来看他的形象———无疑是只野兽。理性认知与外在观感的违和让蒂法还无法习惯。

「那是什么样的活动？我想要听你们举办的茶会内容。」

艾莉丝的双眼散发出闪闪的光芒。

「好啊。」

虽然爽快地回答，但是该从何说起呢——

※

尼布尔海姆村是位在尼布尔山脚下的村落。最初此处是作为据点，提供想要入山猎采稀珍动植物的人们休憩之地与食物，发展至今也仅是经过几个世代的聚落。不久，神罗公司盯上了这里，他们认为有必要找一处能够避开事事都要干涉的朱农共和国政府的监视、并建造一座进行最高端研究设施之地。在发现了魔晄能量的隔年、1960 年，就开始建造了称作神罗公馆的设施。接着建设了魔晄炉，并开始在全国各地招募劳动者。在几项工事建设完成前的 1968 年，村子达到了最振兴的时期。而设施落成以后，这里就只剩下了神罗公司委派的管理者们了。很快的魔晄炉因为老化而进入了运作停止的状态。本身与神罗产业没有关系的村民们大量离村。另一方面村子仅只靠着神罗支付的土地使用费与管理的委托费用作为收入，这些费用成为了随时被神罗抛弃也不奇怪的村子的经济支柱。

※

「与我年龄相近的孩子有四个人，全部都是男孩子。因为我们经常玩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父母亲都称呼我们为四人组，我们也是茶会的固定成员。」

「嗯？有四个男孩子与蒂法的话，不是应该是五人组吗？」

「男孩子之一是克劳德。不管怎么邀请他都会被他拒绝，但我还是觉得要邀请他，不过基本上都会被他无视。因为这个原因不知道吵架过多少次，那时候克劳德就是一个怪人、危险人物。」

话题中的克劳德·史特莱夫本人，正以领队之姿走在前头。

※

蒂法出生于 1987 年的五月，是洛克哈特家中的长女。父亲的名字是布莱恩，母亲的名字是蒂雅。不过就在蒂法诞生的八年后，蒂雅就因为生病离世了。从那之后蒂法就由父亲扶养长大，村里的女性们也很爽快地协助布莱恩不太擅长的事情，象是缝纫以及料理，本都该是由母亲教授女儿的，而这些技术都是由她们教导给蒂法。这村子仍留有共和国古早生活型态，男人外出工作，女人就要守护家里，女人的幸福是由相伴一生的男人所决定的。

埃米利欧、雷斯塔、泰勒，还有蒂法，从婴儿时期开始就是四人组。每个人都是家中的长男与长女，母亲们也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四个人就这样一起游玩一起成长，但是在蒂法的母亲过世后状况就改变了。大家看蒂法的目光就像看着“可怜的女孩子”。而在 10 岁以后，少年们看蒂法的目光又改变了，开始有了这是一位总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伴侣女孩子的意识。蒂法知道少年们对她的好感，也知道他们有时会互相牵制。蒂法对这情况也不排斥，但是当他们各自想要邀请蒂法两人独处的时候，蒂法总是闭口不回应。她不想要开口拒绝时伤害他们，所以她只能假装没有注意到他们对自己的心意，总是用迂回不明的回答回避他们的邀请。

不久后，少年们开始谈论要从村子出去的事情。就象是感染在尼布尔海姆村的少年间的流行病，要在神罗出人头地，在米德加尔成为有钱人。虽然他们各自谈论的梦想不同，最后对未来描绘的方向却很一致，我会照顾蒂法你、守护你，对那些少年来说蒂法就象是成功的证明，胜利的奖杯那般。

12 岁的生日，蒂法穿着父亲赠送的新凉鞋外出散步，这是在米德加尔流行的款式，却与村庄散步的风景不相称。蒂法小心翼翼的踏着步伐，听到了村长冯德叫住自己的声音。

「蒂法·洛克哈特，祝你生日快乐。礼物的话就送你我家的小猫吧，我已经跟布莱恩说过了，赶快过来选一只吧。」

想要养猫的这个愿望不知道跟父亲说过多少次，没想到这次实现了。两人一起前往冯德

的住处，木箱里有正在睡觉的小猫们，蒂法花了一段时间选定了一只。

「你选这小家伙啊。牠叫作 MARU。当然这只小猫已经属于蒂法你的了，你可以帮牠取喜欢的名字。不过我比较推荐 MARU。」

回家的途中，抱在怀中的小猫不安分地想要飞跳出来，蒂法手忙脚乱地想要按耐住好动的小猫，导致自己失去了平衡，穿在脚上的大都市潮流鞋根本没有支撑性，于是蒂法为了保护小猫，以相当不自然的方式狠狠地摔了一跤。村中的医师桑克做了检查后，告知她的右脚踝扭伤了。

※

「那时候穿的凉鞋坏得很彻底，而且跌倒的时候擦伤的地方引发细菌感染，还发烧了一阵子。大概一星期左右都下不了床，这期间因为爸爸总是把大门打开的缘故，MARU 不知道跑到哪了。」

「呜哇，真是祸不单行。最后小猫决定叫 MARU 了吗？」

「爸爸他在村里不断来回地找，而且那时候村长跟他说猫的名字叫 MARU，所以他一直在村里面 MARU、MARU 地来回叫着。虽然我觉得随便把我的小猫定下名字很过分，不过不管是小猫还是名字本身也没有错。」

※

开始退烧以后，较亲近的村民们都来探病了，不过只有第一天比较开心，第三天的夜晚，蒂法高声不满地说道。

「每天都会有人过来，这样真的很困扰，而且探病的点心也吃不完。」

我想要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不可以说这样的话。」

「我想要去外面，我也想要找 MARU，而且医生也说要练习走路的会比较好。」

「也对，那么后天开始吧。」

「不能明天吗？」

「爸爸要往山里一趟。因为往魔晓炉的道路修补进度慢了。」

「练习走路的话我一个人也没问题的？而且我也不会走出村外。」

父亲陷入了思考，虽然我知道他大概在想什么。爸爸没在身边也没问题的，结果我说了这样的话让爸爸露出有点寂寞又有点生气的表情。过了一会，他开口说道。

「我知道了，总之不可以走出村子。还有不可以勉强自己，稍微感觉到痛的话就立刻停止。还有———」

蒂法忍耐听着接连不断追加的注意事项。

隔天早晨，父亲便往山里出发，这时来了位仿佛刻意与父亲错开时间的访客，是住在隔壁的克劳蒂亚·史特莱夫，克劳德的母亲。

「一大早来打扰真是不好意思，我是来带回这个孩子的。」

克劳蒂亚的怀中有一只小猫，那是 MARU。

「真是非常谢谢您。请问是在哪里找到牠的？」

「听说是在往山门的方向，是昨天克劳德找到的。我跟他说赶紧把小猫送还给蒂法，那孩子根本不听我的，所以就由我带这孩子回来。」

向克劳蒂亚郑重道谢后，蒂法抱回了小猫，将牠带往二楼自己的房间。

「欢迎回家，MARU。好意外克劳德居然知道 MARU 你的事情呢。」

不过失去了寻找 MARU 这个目标后，蒂法开始觉得出门很麻烦。虽然想要外出一心一意地进行步行练习，但是伤口的痛楚却完全无法消失。这时候埃米利欧过来探访了。

「来，练习吧。」说完这句话后，他将手上的竹篮提到胸前。「我还带了水果跟茶哦。」

「欸？」

「我们试着走到瀑布下吧。说起来那里也算是村中。」

「是不是我爸爸跟你说了什么？」

「嗯。他说让我陪你进行步行练习，不过不可以出村，这样。」

埃米利欧似乎有点无法冷静。被蒂法的父亲出声托付，就有特别被挑选出的意思存在。

与埃米利欧一起外出时雷斯塔也来了。手上果然也提着竹篮，埃米利欧脸上出现不满的表情的一瞬间，被蒂法看在眼里。

那座瀑布其实是村中的水源处。但我们只能称它为“瀑布”，因为在尼布尔山上有无数个出水口，这只是其中一个。蒂法被少年们护送，自己也小心翼翼护着疼痛的脚走下了瀑布。当他们在找有没有干燥的地方时，泰勒出现了。父亲似乎跟这三位青梅竹马都打过招呼了。

「已经快要中午了，我带了三明治来哦。里面夹着我家自制的火腿肉！」

埃米利欧与雷斯塔欢呼了起来，因为泰勒家祖传的食谱所做出的火腿非常美味。就连心情不太好的蒂法也一同欢呼了起来。

四个人聚在一起后，话题逐渐转向少年们憧憬的米德加尔，米德加尔有学校，小孩子们都必须要在那念书。而贫民窟的孩子是由父母或者义工们教导读书写字。那么我们的学习能力不就跟贫民窟的孩子一样吗？从贫民窟要进入到神罗公司的话，最近的道路就是成为士兵。但是士兵的死亡率大概是多少呢？身份牌的问题大概可以用钱解决。他们讨论的话题多少真假难分，其中也有许多误解，但是他们却是用很认真的态度在说这些话题。对蒂法来说那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内容。既感到佩服又感到吃惊，飘然的思绪飞扬到了大都市这个异想的世界。

「在米德加尔生活后，还会想要回到这里吗？」

「习惯了都市生活的话只会更加不想回来吧。」

「回来就会被当作败犬，我才不要。到时只能去别的城镇了吧。」

「大家都不回来的话，蒂法会寂寞吧。」

「听着大家这样说，已经把我给忘掉了吧。」

如此说道后，蒂法觉得有点难为情，感觉自己只是在一味任性而已。如过往般，埃米利欧他们开始讨好蒂法。

离开瀑布时，少年们一一开口说道。

「野餐真快乐，我们再来吧。」

「野餐？我们只是在村庄附近耶。」

「野餐的话近的地方就好，跟徒步健行不一样吧。」

「叫作茶会吧」蒂法说道。「听起来又很优雅。」

朱农共和国时代的富裕家庭会在草原上展开各种道具品着茶，这样的照片蒂法记得坐在母亲的膝上见到过。那照片上的应该是母亲的祖父母。

「茶会？那是什么？」

「但是蒂法觉得好的话我也觉得好。」

「我也是！」

逐渐减少次数的茶会，在少年们出村前仍持续着。

※

「因为男孩子们总是在说米德加尔的事情，那个时候我渐渐觉得米德加尔就象是我的竞争对手。我想要米德加尔的孩子们穿着衣服，就拜托擅长缝纫的人做给我，也想要杂货屋没有卖的布料。我也试着自己制作点心，我从没有像那样做吸引男孩子的注意力的事情。」

「米德加尔是你的竞争对手啊。蒂法，你这样的想法我很喜欢。」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自己后方的巴雷特·华莱士大笑说道。

※

朋友们即将出村的春季渐渐来到。四人组度过的时间也迎来了终幕。这预感让蒂法觉得感伤。夜晚时刻，蒂法想为茶会制作蛋糕。本来很犹豫要不要做饼干，但是蛋糕的话会跟春天的气氛比较相符。决定后立刻往厨房确认并且写下不足的材料，趁着这股干劲，蒂法走出家门往杂货店、埃米利欧家跑去。

来在店门前时，蒂法感觉到背后有股视线。转过头看到克劳德·史特莱夫站在后方，此刻两人视线交汇。克劳德总是一对上视线就立刻转过头走到别的地方，但是今天样子却不太一样。蒂法看见克劳德动了唇口，似乎说了什么，但是完全听不到。蒂法歪着头思考着同时，

克劳德突然气势汹汹地往她靠近，蒂法下意识的往后退。

「今晚深夜，在供水塔见。」

刚好在两人撞到以前克劳德停下了脚步，并且快速地说了这句话。

「嗯。」

在蒂法回应后，克劳德立刻逃走。明明没有必要这样…蒂法一边想着一边慌张地回到家，连要买的东西都忘得一干二净。面对一脸错愕的父亲蒂法装作不开心糊弄过去，便回到自己的房间让自己平静下来。抱起床上的 MARU 坐在地板上，剧烈跳动的心脏不仅仅因为是跑回来的缘故。

我们最后一次交谈是什么时候？啊，是 MARU 不见的时候。最开始克劳德保护了 MARU，但是在那之后 MARU 也有好几次消失踪影。在重复几次后，干脆放生牠几天等牠玩够了就会心满意足自己回来了。但不是因为这样就完全不找牠，但有时候不去找是因为山上会有魔物出没。

呼喊着 MARU 的名字，蒂法在山门附近寻找猫咪的时候，克劳德从山上走了下来，明明应该有注意到蒂法但却完全不看向她。

「MARU 在进山后没多少距离那边。」

擦肩而过的克劳德说道。

「谢谢。」

克劳德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往村子的方向走。但是很快地回过头对蒂法说道。

「你没有喂他饲料吗？那家伙把小鸟吃掉了哦。」

「我有喂牠啦！」

向克劳德激烈的抗议后，蒂法进入山中，在那里有着满嘴血的 MARU。

「那个，是什么时候？」

抚摸着趴坐在膝上的 MARU，他一脸舒服的眯起了眼睛。

小的时候也常常跟克劳德一起玩。因为两家就在隔壁，所以很自然地就常到彼此家玩。

「克劳德的脸真的很美丽。」

在餐桌用餐时，母亲曾像这样夸赞过克劳德。那大概是 6、7 岁的时候吗？蒂法也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就很开心，也变得有点难为情。蒂法与注意到自己神态的母亲交会了眼神，但是看到这情况的父亲却不开心了。这是母亲还在世的家族回忆之一。

是什么时候克劳德变成了遥远的存在？是男孩子们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决定性的事件果然是母亲过世所引起的遇难事件吧。但是在更早之前应该就没有一起玩了。

「为什么……」

抱着 MARU 往窗边移动，可以看见村子中央的供水塔。在那个地方见面的话会被村里其他人看见吧。啊啊，所以才选择在大家都睡着的寂静深夜时刻吗？深夜是几点呢？刚好是深夜 0 时的时候吗？在克劳德的心目中…我…即使只有这样的交情，也是心有灵犀的关系吗？

「我不太了解克劳德呢。」

想象再多也没办法理解。

「呐，我该穿什么衣服呢？」

MARU 一脸没有兴趣，从我的怀中跳往床上。

「蒂法？」

门外传来父亲的声音，打开门后看到一脸睡意的父亲。

「今天我会早点睡觉哦，这时间点修补吊桥的作业挺辛苦的。」

「嗯，我知道了。好好休息哦。」

「啊啊。」

父亲浮现出有点困惑的表情。

「怎么了？」

「你刚刚不是心情不好吗？」

「因为你说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得不高兴的哦。」

蒂法笑道。

「这样啊。」

父亲也笑了，道过晚安后就往寝室走去了。

挑选要穿的衣服，蒂法注意到这是第一次趁着父亲熟睡偷偷出门。而且还是跟男孩子见面。跟那个克劳德·史特莱夫。突然来访的特别的夜晚，高昂的情绪让自己完全没有一点睡意。最后决定了那件被埃米利欧他们称赞非常合适的浅绿色洋装。

整理好装扮，蒂法看向窗外，差不多到时间了。与预期不一样的是好几扇窗透着明亮的光。看过去中央，供水塔附近并没有克劳德的身影。关掉房间的灯后走出走廊，将终于回来的 MARU 关回房间，蒂法将耳朵贴上父亲的房门，能听到父亲沉沉的打呼声。一边注意自己的脚步声慢慢走下楼，穿过客厅打开玄关的门，出来到外面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蒂法惊叹的说不出话。满天的星空，就好像往这慢慢降下。

在那个供水塔上，克劳德会对自己告白诉说有特别的情感，并且抱持着超越友情以上的感情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要如何回答呢？我喜欢克劳德吗？蒂法环起双臂思考着，自己肯定是喜欢克劳德的。但是这个〝喜欢〞与想要两个人一起生活的〝喜欢〞不一样。

「克劳德的脸真的很美丽。」想起的母亲说过的话，而那句话的下一句。「妈妈我觉得，克劳德比英雄赛菲罗斯还要美呢。」

与当时被神罗公司介绍的年轻的英雄相较后，妈妈称赞了克劳德的容颜。啊啊，是这样吗？蒂法想着。与克劳德见面后会心跳不已———克劳德作为对象的话会紧张到无法好好说话，这样的不是喜欢，是憧憬。因为他是无法伸手触及、美丽的事物，就像这片星空。

「谢谢你，妈妈。」

紧张的情绪得到舒缓，连脚步都变得轻盈，蒂法一口气往供水塔跑去。克劳德已经等在那了，他正坐在水塔上的踏脚处、摇晃着双脚。小时候爬上过供水塔以后就再也没上来过了。要用怎样的方式开口呢？肯定平常的方式就好，但平常的话，是什么感觉呢？

「久等了。」

也许这样稍微有点太做作了。

在供水塔上的克劳德的告白平凡地令人惊讶。春天时分我要出村。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结果，男孩子们都在说同样的事情。

即便听到这样的对话也不感到失望，蒂法想应该是这片星空的魔法吧。也或许是自命不凡的克劳德让她觉得很可爱。

蒂法提出的约定只不过是一时兴起。

「欸，要不要来个约定呢？如果克劳德你变得有名了，那个时候如果我有困难的话，克劳德你要来帮助我哦。」

虽然只是一时兴起，但从交换的瞬间开始，这就变成了无可替代的约定。而知道了憧憬的克劳德也是个普通的男孩子的那一晚，蒂法喜欢上了克劳德。是想要两个人一起生活下去的，那种、〝喜欢〞。

从尼布尔山上吹下的强风消失的时候，茶会的三人也起程了。埃米利欧出发前夜来到蒂法的面前，说着肯定会来迎接她。然后就搭上了运送到设施的修补用品的卡车出离开了村庄。他从窗户探出不断地挥着手道别。迎接雷斯塔与泰勒的直升机来了，这好像是希望加入神罗军队的人有的特权。雷斯塔强势的抱住蒂法说着告别的话语。泰勒扭扭捏捏的一直说不出话，直到最后没有时间了蒂法才给了他一个拥抱。泰勒也从其他女孩子那边得到拥抱还有目送，一旁的雷塔斯整个很懊悔。

天气逐渐转暖后，克劳德也出村了。听说是半夜坐上了神罗军队的卡车，似乎是因为较晚入队，送达的资料也不完全，直升机也派到哪去作战无法前来迎接。克劳德没有出发时候的告别，没有再会的约定，也没有别离的拥抱。完全在意料之中，想到这、蒂法笑了。笑着、并哭着。

在一下子变得安静的尼布尔海姆，蒂法迎来了 13 岁。父亲帮她举办了盛大的祝贺，但是、出村的少年们却没有来一张卡片。应该是因为忙碌的新生活所以忘掉了吧。蒂法用这样的想法，将寂寞感全数驱赶。

※

「喂，蒂法。」

仅供阅读 请勿擅自发布

巴雷特叫住了她，看起来似乎有些担心。

「嗯？」

「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默不作声，怎么啦？」

「啊，抱歉抱歉，想起了很多事。说到哪里了？」

「说米德加尔是竞争对手。」

「啊啊。那、接下来就说和师父的命运般的相遇吧。」

※

每天独自一人看书、做缝纫或者料理，只和父亲说说话的日子，蒂法意外地很快习惯了，甚至乐在其中。原来，还有如此平和安稳的世界。然后蒂法开始意识到，克劳德不就很喜欢这样吗？即使一个人也不觉得寂寞。自己曾单方面地断定那是不幸的事，这种傲慢的想法让人羞赧。克劳德只是拒绝了讨厌、麻烦的事情。与他相比，自己正好相反，如果自己也能坚强到不在意别人看法的话，会怎么样呢？

蒂法漫无边际地想象着。

「蒂法。」父亲呼唤着。「MARU 又不见了。你能去找一找看吗？」

「欸……又不见了？」

就算是放任不管，MARU 也一定能在村里的某处找到东西吃，靠在山上捕猎鸟类和小动物维生。

〝不要紧，反正会回来的嘛。〞

想象了一下，如果那样说的话会怎样呢？父亲的脸色令人在意，村里看待不找猫的主人的眼神让人担忧，万一 MARU 发生什么事的罪恶感也让人难受。

「MARU！你在哪里？」

已经不能依赖克劳德了。

村子里似乎没有看到 MARU 的身影，蒂法决定去山上寻找。一边走一边眺望着天空中流动的浮云时，不知不觉间就来到了 GUNSURA 河边。一阵凉爽的轻风拂过，回想起来－完全没有看到 MARU 的身影。接下来，我一边想着万一呢、一边向河里看去。

「欸！？」

司空见惯的景色中有一个奇怪的身影。那个男人看起来既象是年轻人又象是老人，站立在湍急的水流中。他有非常厚实的身体，肩膀宽阔，手臂好像比村子里的任何人都要粗，灰色的头发显得很精悍，脑后留着的头发绑了起来。虽然克劳德也将留着的头发绑起来，但这比克劳德的要长很多。男人双脚踩在水中，忍耐着不被冲走，可能是被动不了了。很久以前，埃米利欧也陷入过同样的境况，村里的大人们收集绳索救出了埃米利欧。在那事件之后，十岁以下的孩子被禁止在没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接近 GUNSURA。根据季节的不同，有时即使是成年人也很难在急流中站立。埃米利欧哭喊的样子在我的脑海中苏醒，那是一段可怕的回忆。

「你没事吧！？我去找人过来！」

蒂法大声喊道，拔腿向村子的方向跑去。

「不用！看好了！」

听到河上传来的声音，蒂法停下脚步，寻找着男人的身影。

男人突然抬起一条腿，右脚的脚尖抬过头顶，用一只左脚单腿站立着，浑浊的水流被单脚分割开，在河面上卷起漩涡。

不用尝试也知道那个动作绝不简单。下一个瞬间，男人借着迅速放下右脚的势头跃起，飞向——几乎与蒂法的视线相同的——令人吃惊的高度。他以从河面中突起的石头为道路慢慢靠近，然后在最后一次跳跃后，落在了蒂法的面前。

男人飞快地伸出宽厚的大手。

「我是罗沙·赞甘。来，握个手吧！」

被他的气势打败，蒂法伸出手。

「好痛！」

赞甘紧紧地握住了蒂法的手，会有大人做这种事吗？

「讨厌！」

「抱歉抱歉。」

赞甘匆忙松开了手，但很快就牢牢地抓住蒂法的两只手臂，并且笑着。

「哈哈！」

蒂法的腿有些颤抖，这不是比预想中更危险的状况吗？

「腿的状况也不错吗？」赞甘问。

怎么可能不错！

「请不要这样！」

总算发出了声音。出于心中强烈的抗拒，蒂法抓住赞甘退怯的间隙逃走了。

回到家里，蒂法用淋浴把全身冲洗干净后，父亲也喘着气回来了，手里抱着 MARU。

「他跑到冯德的公所吃东西，好歹和我说一声嘛。」

「但是，能找到真是太好了。」

我不打算告诉父亲赞甘的事情，可以预见到他会得出我不应该去河边的结论。

「啊啊。对了、蒂法，听说村里来了一位有名的武术老师。他周游世界，掌握了许多知识，传授人们健康长寿的体操。听上去很可疑不是吗？明天，好像会在广场上教授那个体操，一起去看热闹吗？」

「也是呢。去看看吧」

我很确定，那个老师一定就是河里的怪人。

旅行者的到来让尼布尔海姆村兴奋。他们带来的鲜活信息有着与广播、杂志或定期报纸不同的刺激感。全村的人几乎都聚集到了村公所前的广场上。在那里，村长得意洋洋地介绍着的正是蒂法预想中的罗沙·赞甘。

「那么，尼布尔海姆的各位。早上的时间如此繁忙，所以就尽快开始吧。首先是赞甘流的长寿体操。我、罗沙·赞甘赌上了人生去钻研格斗术，其基础就是那个长寿体操。如果记下来并且每日实践的话，寿命就会延长，各位都能活到死去的那天！」

「那是当然！」

村长笑了起来，大声地鼓掌。一些人以友好的笑声的回应着。

「那么各位，张开双手，确认自己前后左右都不会碰到别人。」

村民们纷纷行动了起来。赞甘一边看着，一边不断点头。

「那么尼布尔海姆的朋友们，第一步是这个动作。双手的指尖向着天空，手臂贴着耳朵，手掌向前，笔直地伸起来。啊，从天而降的使者抓住你的手腕，于是你浮在了空中。用那样的心情伸展身体，慢慢地、不要急，好的，伸展吧，就用这种感觉踮起脚！」

赞甘微笑着向这边看了过来。蒂法连忙将双手举起，全身尽情地伸展，想象着被从上面拉起这样踮着脚。周围的大人们逐渐因失去了平衡而摇晃，迈开脚步站稳后再重复这个动作。然而蒂法一直保持着这个不稳定的姿势站立着，连她自己都很惊讶。赞甘对此满意地点头。

「好了，数到十就放松吧！」

赞甘一个数位一个数位地计着。

「——八，九，十！」

蒂法全身的力气松懈下来。周围的大人为没有做好动作说着各种各样的借口。

「那么，再来一次！心不静则身不安，各位可都是摇摇晃晃的呐！」

「那是当然的嘛！」

村长这样一接话，笑声就响了起来。重复了几次和最初相同的动作后，赞甘朝着人群的中央移动，似乎往更容易看到蒂法的位置移动。蒂法感到紧张的时候，身体也就摇晃起来，对此，赞甘微微一笑。

「下一个也是双手向上，双臂贴着耳朵的动作。然后右腿平抬，膝盖九十度弯曲，可以做到吗？」

赞甘亲自为村民示范着动作。

「好啦，静下心来不要动！一直想着摇摇晃晃的话自然就会站不稳，想象一下自己变成了石头雕像，优秀的想象力能够约束身体。」

再一次，蒂法和赞甘的视线相会，他看起来十分满意。

「好的，再一次被人带到上面，就这样漂浮起来，飞向遥远的城镇、村庄去吧。去和那

些远方的朋友相见，好好地吓他们一大跳！」

村民们被这样的说法笑着打乱了平衡，几乎所有人都放下了身体站在地上，只有蒂法的身体毫无动摇，保持着只用左脚站立的姿势。

「那么接下来，将双手张开，与肩膀保持在同一高度。」

蒂法按照赞甘的话这样做了，双臂打开后更容易保持住平衡。

「两只手臂就像天秤的杠杆一样，是不是更容易保持平衡了？但是这个姿势很快就会体现出手臂的状态，让我们来看清楚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吧。一，二，三——」

赞甘慢慢地数着数字。蒂法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手臂的疲累。话虽如此，自己为什么要对这种事这么投入呢？明明随时都可以停下来的。

蒂法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感到惊讶。这是作为尼布尔海姆居民的坚持吗？蒂法并不想让那个赞甘认为只是那样的原因。

「太了不起了，蒂法！我对你真是刮目相看！」

蹲在一旁的父亲这样感慨着。蒂法的目光追寻着赞甘的身影，对其他的一切置若罔闻。赞甘正在观察着小孩子们，他在广场上转来转去，靠近孩子们，装作提供支撑的样子触碰他们的手臂。然后蹲下来，换成检查他们的小腿。

蒂法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

——腿的状况也不错吗？

「啊！」

蒂法被自己的想象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声音。曾几何时听到过「人口贩子」之类的说法从脑海中浮现，他们拐骗腿部有力，能够负重的孩子，把他们卖去整日整夜工作。大城市里会把孩子们从小集中起来抚养，再作为劳动力高价卖出，好像是有那样的设施存在吧。赞甘会不会就是从那样的地方来的？

这样想着，两只手臂开始变得沉重，肌肉也发出悲鸣。

「优秀的想象力能够约束身体。」

赞甘提高了声音。然而蒂法的身体晃动起来，无法再修复的平衡最终崩坏了。

「好！」

蒂法的右脚落回地面的同时，粗旷的声音响了起来。

「好的，到此为止！接下来是抬起左膝，同样也是弯曲到九十度。」

蒂法蹲在那里，心想着怎么能听人贩子的话呢？赞甘似乎察觉到了，但是他像没有注意到一样继续指导着，一个接一个地发出指令。即使失败了，人们也在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动作。蒂法的父亲断断续续地休息着，动作也不太理想，但也依然继续做了下去。

看到周围人们的样子，蒂法有点后悔停下了动作。指导着人们的赞甘的话语充满了力量，那能够鼓舞他人战胜困难的力量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声音，和村子里任何大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当他们想要动员别人的时候，会拜托、邀请，实在不行就会生气。但赞甘的身影是如此不同，引导着、就象是在背后推着人前进一样，人口贩子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声音的。

我被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所迷惑，差一点就错过了了解新鲜世界的机会。

蒂法站起身，现在应该还来得及。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这个很难的哦。」

「饶了我吧！」

村长发出了可怜兮兮的声音，广场上传来一大片笑声。赞甘也微笑着，向我这边看了过来。他现在看起来已经一点也不象是人口贩子了。

「双手在胸前交叉，右手放在左肩上，左手放在右肩上。就这样弯曲双腿，让腰部放低，不要翘起屁股。注意你的大腿，慢慢来、慢慢来。」

集中地、有意识地、慢慢地，不断地这样说着，感受自己身体上的肌肉。蒂法从来没有如此地在意过这样的动作。

广场上的体操教学一共持续了 20 分钟左右。

「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每隔一天做一次，能做到的人每天都做也没问题，不需要着急，但也不要想着偷懒。今天确实辛苦了，腿疼腰疼的人以及没有毅力的人们———」

「这里可没有那样的家伙！」

村长的玩笑话让村子里人声鼎沸。

「———不管什么样的人我都不会舍弃的，因为我自己也是那样的人。一定会有适合你

的方法，只要找到它就好。除此之外就是精神和想象力，具备这两者，并且还想要继续学习的人，明天同一时间再次来这里见面吧。珍惜这难得的缘分，让人生变得更加美好。」

※

「但是，第二天没能再见了。」

「欸？」一边听着蒂法讲话，一边尽情伸展着双手走路的艾莉丝大吃一惊。「我还想试着做做看呢！」

「想学的话之后再教你囉。」

「太好啦！」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巴雷特好像也很感兴趣发生了什么。

「嗯。那天晚上有一个只有大人才能参加的联谊会，大家聚在赞甘老师旁边听他发表看法。那时，老师批评了神罗公司，说了战争都是因为神罗公司的魔晄至上主义，原军火商不停开发、以使用新产品为借口发动战争之类的话。」

「那不是是理所当然的吗！那不叫批评，而是指责。」

「嗯嗯。爸爸对神罗的做法有各种各样想说的话，村长也是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归咎于神罗的责任。但是，外来者们的话还是不能太过明显地赞同的，毕竟，神罗支付的佣金对这个村子的存续来说是特别的。要说为什么的话，也许这是神罗为了引出大家真心话的陷阱也说不定呢？」

「赞甘老师是间谍吗？」

艾莉丝瞪大了眼睛。

「不是哦。不过，村长他们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最终的结果是礼貌地招待了老师，然后让他回去了。从事后我听到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来看，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

天色尚早的时候，蒂法听到了玻璃窗上有喀啦喀啦的声音，好像有谁在外面呼唤着。蒂法花了一点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究竟谁会做这样的事呀？卧室这里可是二楼。

啊啊——只可能是那个人吧。蒂法掀开被子下了床，正如所料，赞甘在用身体动作示意着打开窗户。蒂法小心翼翼地照做了。

「早安呀。」

「早安。」

「你父亲已经将事情大概告诉你了吧，我决定天亮之后就离开这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蒂法温和地点了点头。

「只有一件事我想申辩一下，我可不是什么〝人口贩子〞。」

「欸？」

「年纪小的人认为我是人口贩子，年纪大的人则误以为我是间谍。你也是那样想的吗？之前用很严肃的眼神看着我不是吗？」

「实在很抱歉。」

我这样道歉后，赞甘开心地笑了起来。然后——

「蒂法·洛克哈特，从第一次见面起，我敏锐的眼神就已经察觉到了。坦白说，你想要做我的弟子吗？你具有那样的素质和资格。素质是来自四肢柔韧的肌肉，坚实的身体；资格则来自于你的心，优秀的想象力约束着身体，而优秀的想象力从一个美好的心灵而诞生。」

「您连心也能明白吗？」

「嗯。你还记得我们在河边遇到的那个时候吗？」

我想，那是称不上美好的相遇。

「在你之前，还有几个村民从我那里路过，也注意到了我。但是担心我，向我开口询问的人，蒂法，只有你而已。」

那个时候，赞甘并没有被困住，也没有遇到危险，那只是蒂法的误会。因为那种事被说心地善良或者有资格什么的，总觉得很不好意思。

「啊啊，天就要亮了。我把这本秘传之书送给你吧。」

赞甘把藏着的薄薄的书本递给蒂法。

「这是我赌上人生所编写出的赞甘流格斗术的基础练习方法。这一卷是关于身体的锻炼。锻炼方法一共分为十二个阶段，书里还写了进阶的方法和锻鍊的实践方法，合适的时候再将第二卷、第三卷给你。长大成人后，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格斗高手。」

「格斗高手……」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成为格斗家。但是，格斗术会让你变得强大，变强才能使你打败自己的宿敌。换句话说，就是要坚强的意志和努力，这也许是战胜宿敌的唯一方法。」

「宿敌是指谁呢？」

「就是你自己。你的软弱。到了那样的年纪后总会有一些吧。比如说……对了！讨厌父亲，讨厌大人，和朋友们怄气之类的。为什么我对自己的事情一无所知？因为我是特别的，所以，理所当然地开始瞧不起周围的人。」

「……」

「在轻视他人前，最重要的是先要了解自己。格斗术的训练就是自己——要正面面对自身。这是最好的手段，不了解自己的话是没有办法评价其他人的，没有标准的评价会因为心情、情绪、甚至天气而改变，从这样模糊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是不对的。我的格斗术可以给你一个参考的标准，也就是与作为宿敌的自身对峙、好好了解自己，即是赞甘流格斗术应学习的事情。」

「……好的。」

虽然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赞甘气势汹汹地攻了过来。

「听不明白我所说的话，是我的错还是你的错？想要作出正确的判断，还是要先了解自己」

「是……那样吗？」

「嘛、简单地说，运动不仅对身体有好处，对心灵也有好处，在那之中，赞甘流格斗术是最棒的，就是这种感觉。」

赞甘爽朗地笑了起来

「不用勉强，如果不想要的话，就把那本书烧掉吧。」

「一定要烧掉吗？」

赞甘微笑着，眼角因此堆起皱纹。

「哎呀，这可是秘籍啊！」

※

「呐。」巴雷特靠了过来。「那本秘传之书内容写了什么？」

「无可奉告。就算是巴雷特你问我，也不会告诉你的，因为是秘籍。」

「啧！」

「你想要见到老师以后，尝试申请成为弟子看看吗？」

艾莉丝有些玩味地说道。

「哼。我看到了，你们看到我被老师拒绝，然后一起偷偷嘲笑我的未来。」

突然 Red XIII 发出低鸣，犹如野兽般的低吼声。

「怎么了，巴雷特？」

「请继续说吧。巴雷特不会再随便插嘴了。」

※

冯德村长的判断并不是全部人都赞同。村中另一大势力的老年群体们开始吵闹了起来，他们似乎非常中意赞甘的体操，而且赞甘教导他们的体操已经不记得了，对此他们觉得相当遗憾。自己的动作姿势是否正确，希望有人可以来纠正他们，也想知道剩下他们应该要学习的体操动作。

「呐，蒂法。」晚餐时间来访的村长面带愁容地说道。「你能不能教那些爷爷奶奶正确的赞甘体操的舒展方式？」

「为什么是问蒂法？」

父亲理所当然地提出疑问。

「是被赞甘指定的。他说有必要做出体操指导的情况下，蒂法是最适合的人。那天集合的所有人之中，她是做得最准确的。」

没想到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居然有过这样的对话。蒂法被如此称赞，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冯德，别把麻烦带到我家来。」

「拜托了，而且现在麻烦已经开始了，老人家们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话。」

「呵。」

布莱恩·洛克哈特冷笑一声，就好像在笑村长现在困扰的样子很有趣。这两人的感情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蒂法全然不知。

「你觉得如何，蒂法？」

「只是教老人家们体操而已对吗？这样的话我来试看看吧。」

「蒂法……」

还想要说什么的父亲把话咽了回去。他也有发现，让蒂法每天都无所事事地度过也不太好。

「既然决定要做了就要做到最好。」

蒂法刚张罗完早餐，就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后，站在眼前的是只见过几次面的女性。这位是冯德村长的阿姨，莫娜米婆婆。她将头发全部梳往后方，并绑得紧紧的，所以眼角也被往上提拉，表情显得有点严肃可怕。

「早安，好久不见了呢，蒂法。我听冯德说了你要教导体操的事情。酬金的话一小时 2 Gil 如何？」

「欸？」

没听说能够赚取酬劳。

「你也 13 岁了吧。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果然这点钱不太够吧。那 4 Gil 可以吗？」

「不，不用付钱没关系。」

「这可不行。我得让你认真起来教导才行。所以你也得指导到与我支付的金额相符的程度哦。」

即便是被赞甘所指名，但自己能以此为工作吗？不过靠自己的能力赚取报酬，这样的体验对蒂法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宽广了起来。

「6 Gil。」

经过一阵沉默思考后，蒂法提高了价格，莫娜米似乎在考虑这份要求。

「我知道了，那就 6 Gil，拜托你了。」

「结果为了想要独占蒂雅，最后布莱恩也没有离开村子呢。」

两人在广场做着体操时，莫娜米突然聊到了蒂法双亲的事情。

「是这样吗？」

蒂法伸出手调整了下莫娜米的手腕位置。不稍微往后伸展一些将胸腔扩展的话这动作就没有效果了。

「因为蒂雅那个孩子非常受欢迎呀。」

听到自己的母亲被叫做那个孩子，蒂法感觉不太开心。但是倾听老人家们谈以前的故事也是工作的一环。收取了报酬就要做好，这份责任感驱使蒂法很有耐心地继续听下去。

「你也离开村子比较好。」

突然、莫娜米对蒂法如此说道。

「跟着赞甘老师到处走走看看似乎会很快乐。」

「似乎是呢。」

「你不用配合着我回答，那种事情不用记得也罢。比起这些你应该要认真考虑一下，出身在尼布尔海姆的女人是应该要改变了。」

蒂法静静地点着头，扶着莫娜米的手腕。

「在我那个世代，没有女人会想这样的事情。但是啊，史特莱夫家那个女儿——」

是在说克劳德的母亲。「那孩子也曾想要出去。不知道是讨厌这个地方？还是对都市有

所憧憬？」

莫娜米突然改变了动作，已经无法固定回原来的姿势了。

「抛弃尼布尔海姆的女人家传统幸福常识，就象是否定了我们这些人一样。但是大家——还有我———私底下虽然在批评她，但内心却是一直在为她加油。我们非常羡慕她，想要自己开拓自己的道路，多少让我觉得传统现状或许也会有所改变呢。」

蒂法将莫娜米的膝盖抬了起来。

「要抬到这个高度。」蒂法扶着莫娜米摇摇晃晃的身体。「但是克劳蒂亚阿姨却留在村子了。」

「啊啊，没办法，因为她爱上了来到村中的男性旅人。在旅馆工作的克劳蒂亚被那名男子带来的外界气息所吸引，而且、是一位有着非常美丽面容的男子。你看克劳德就知道了吧？完全承继了双亲的优良血统。」

「嗯。」

「但那是像风一样的男子，完全没有办法绑在一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在克劳德刚会走路的那时候，他只说了句要去山那边就不见了，后来我们也只找到他的随身物品，身体应该是被魔物给吃掉了。你也曾经在那山里遇难过，幸好那时候没被魔物袭击。」

蒂法开始警戒了起来，似乎要开始讲那个闲话了。

「克劳德把你引诱去爬尼布尔山，果然是身体流淌着他父亲的血呐。」

蒂法抽开手没有继续扶着莫娜米，只见她的身体不断摇来晃去，最后无法保持姿势平衡，抬起的脚也来不及放下，整个人难看地跌坐到地上。

「那么我们来换另一只脚吧，请把膝盖抬高。」

蒂法伸出手要拉她起来，但莫娜米却拒绝了，自己站了起来。

「有着这么可爱的脸，个性却很严格呢。」

「因为我收取了 6 Gil 的费用。」

不知不觉间，蒂法的应对手腕变得很优秀。

莫娜米抬起了另一边的膝盖。但高度又错了，蒂法正要伸手调整时———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就是那个遇难事件。」

8 岁的时候，蒂法与克劳德一起在尼布尔山上遇难。村民们所相信的是———埃米利欧他们的证词———其他没有任何能佐证当时事件的东西。蒂法也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

「是啊，真的很可惜。」

到底大家是为了体操而来，还是为了聊天而来？应付老年人意外地相当辛苦。父亲说要给我 1000 Gil 然后听他说话，我排斥的反应让父亲笑了出来。那时的我不听人说话，自我主张强烈，那群在离开时客气笑着的老人们也是一样。只要主张方法不一样，或是没有注意到他们说话，就会开始闹别扭。聊天的话题有时让蒂法感到吃惊，有时会让蒂法受伤。青春期逐渐成长的身体也被揶揄调侃，蒂法对此非常反感。不过注意到蒂法的困惑以及气愤情绪的人也会适时改变话题，只是转变的话题就是谁跟谁在一起之类的。但他们都不会讲自己的事情，反而很自然地说着蒂法父亲的失恋故事跟与母亲结婚前的交往情形。在老人们的认知中，就连蒂法父亲那一代都是『村中的年轻人』。

但是在进入梦乡结束一天前，蒂法不禁想着，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从谁那听到什么新闻，想去跟谁说说什么八卦，这样的日子总有一天自己也会面临到吧。总是在说着相同的话题，迎来一成不变的每一天，然后也许自己也终将成为这座村子历史的一部分。

※

「虽然一开始觉得很困扰，不过渐渐习惯了与年长者们相处后，也变得没有那么排斥了。因为不管是谁，都希望可以有个人跟自己聊天。」

「蒂法对顾客的应对技巧就是从与尼布尔海姆村的爷爷奶奶们的聊天中学习的啊？」

「或许是吧。这样是好事吗？慢慢地参加的老年人数增加，早上的体操集合都被称作体操集会了。」

「第七天堂也是这样呢。」

巴雷特感慨深刻地说道。艾莉丝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催促着巴雷特说下去。

「明明是个老爷爷经营的安静小酒吧，蒂法开始在那边工作以后变得人满为患，男人们

一群一群的接踵而来哦。」

「你能明白对吧，Red。」

「比起这个我比较在意赞甘，在那之后如何了？虽然见到蒂法战斗之姿就能预测到后面发展了。」

Red XIII 问道。

「嗯，但比起那种顺利发展，其实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

※

体操集会开始后大概经过了一个月，蒂法早上去指导体操，到中午前要分配时间学习文字与算数，下午会进入山里锻炼体力，不过为了让父亲安心，太阳下山前一定会回到家里。晚上阅读赞甘的书，牢记那些型，为了不让自己疏忽掉任何一处会不断地一直复习。

某一天，收到了埃米利欧寄来的信，洋洋洒洒地写了住在匆匆忙忙的都市生活风景，喧闹的街道、食物、收入的差距、不一样的道德观，所有的一切都被他写了上去。

『但是每当我内心受挫，我就会想着蒂法你，想着要去迎接你的那一天。为了不让你到时候对都市的一切感到陌生不安，所以我先把这些都写在上面，教你认识都市的事情。』

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吗？这是看完信后蒂法最坦率的感想。

赞甘出现了，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敲了蒂法家的门，向蒂法的父亲礼貌的打招呼。得到父亲的许可后，赞甘叫了蒂法出来，带她到两人初见的河川附近。

「赞甘老师，请您收我为弟子，我想要让自己变强。」

「正是我期待的回答，蒂法。怎么了？你看起来有点焦虑。」

「没有这样的事。」虽然这样回道，但蒂法自己也察觉到了。「不…因为我读了朋友写来的信。」

「什么样的信？」

「我不想输，我不想输给那些离村的孩子。」

「哼——我的格斗术不是拿来让自己比他人高人一等的道具。」

「我知道。」

「不，你根本不了解。但是答案，若不是真挚地学习就不会了解。好吧，若考试合格的话我就收你作弟子。」

「考试？！」

「你试着把第一卷全部的招式都使出来，你有练习了吧？」

「是！」

蒂法将记载在第一卷上的身体锻炼法依序展现出来。

「从最开始再做一次。」

「是！」

这次加入了赞甘的指导。

「再看一次书确认手掌的方向。」

蒂法蹲下身翻开带来的秘传之书。最初的招式开始就错了，手掌不是朝下，是朝上。

「我弄错了。」

「你做一次看看。」

两手朝手掌的方向伸展，只是稍微改变了方向，但刺激到的肌群却变了。

「秘传之书里纪载的东西一定全部都要遵守，自己擅自解读绝对没有任何帮助。身体锻炼的同时，一定要学会忠于既定的事情。若成为我的弟子的话，你一定会变得非常强。但是，也必须要培养控制这份力量的精神。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懂吗？」

「是！」

第二次展示身体锻炼法时，赞甘会出声指出细小的错误。每次被指正的时候蒂法就会再次确认秘传之书，所以花费的时间比平常多上了两倍。手臂跟两只脚渐渐变得沉重。

「好，让身体休息一下。把眼睛闭上，将意识集中起来确认一下身体的状态，有没有哪边觉得痛？」

「背部上方，在那附近———与其说是痛，倒不如说好像痒痒的……」

蒂法将右手伸向左边背部下方来回摸索，最后停在肩胛骨的下方，用手指按压以后感觉非常舒服。

「嗯。」赞甘有些得意洋洋地点着头。

「那块骨头是肩胛骨，你现在压住的地方是僧帽筋，周围还有三角筋、棘下筋以及小圆筋等。在第二卷书里面会将全部背部肌肉都锻炼到。」

赞甘一边说道，一边拿出一本书。那是秘传之书第二卷。

「挺起胸膛活下去的同时，背后的危机意识也很重要。注意要集中肩胛骨，挺起胸膛让你整个人呈现自信。用优美的姿势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也是训练。」

「是！」

「那赶快做一次看看吧。那么第二卷，二之一的第一，双手撑住地面把肩膀抬起来。」

赞甘毫无犹豫地将整个人趴在地面上，然后撑起双臂抬起上半身肩膀。蒂法见状也赶紧做起同样的姿势。

「手臂只是支撑身体，感受一下你的肩胛骨，左右两边的肩胛骨打开、关闭、打开、关闭。」

蒂法是第一次体验这个动作，所以到底要怎么动肩胛骨才会打开？完全无法用想象来进行。蒂法看向赞甘，他的背部先是拱成圆状、然后再延展。好像是 MARU 常常做的动作。

「好像猫哦。」

「啊啊，要向猫学习的东西还多着呢。」

将意识集中在肩胛骨上让背部上下移动后，似乎能逐渐理解「打开、关闭」的状态了。随后赞甘站了起来，观察了蒂法一阵子，喃喃念着真不错呐。明明是如此单调的动作，却很快就渗出汗水。

「因为背部的肌肉群很大，动一动会促进血液循环流动，体温也会上升，所以自然就会出汗了。」

第二卷结束时，蒂法已经满身都是汗水。整片背部也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痠痛。

「好，还有什么问题？有的话现在快点问。」

「是！」

虽然这样回答，但一时之间也想不到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接下来就来试着做看看第三卷吧。」

仅供阅读 请勿擅自发布

「欸？」

疑问的声音瞬间脱口而出。现在身体的痠痛地方就像在惨叫一样，但是赞甘完全无视蒂法的状态，直接继续进行教导。

「第三卷是胸部与肚子，是锻炼身体正面的肌群，大胸肌大致分为上中下三个部位，每一个地方锻炼的方法都不一样，我现在教你基础的思考方式。」

「是……」

「在你这个年纪的综合运动神经已经非常完善，所以从这点来看你非常有优势。你没有做过特别的训练吧？所以这是你与生俱来的资质，一定要好好珍惜。」

「是！」

听到赞甘说的这一席话，蒂法觉得疲劳感有些消除，力气也回到身体上了。

「之后要在锻炼肌肉上专心好一阵子，但是你只能直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锻炼，其他的外物都不可以使用。杠铃跟哑铃等你长大以后再用就可以了。而且赞甘流战斗法也几乎不是一定要完全一样。要说为什么的话，我的弟子们每一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战斗方式。蒂法你的话，不需要粗壮的手臂以及宽厚的胸板，运用你的反射神经还有体干，做出一套活用速度的战斗方式吧。好啦，接下来该怎么办？今天到这里为止吗？」

「不，请您再继续指导我！」

我不想让第一位尊敬的人失望。

「嗯，就是这股气魄，很好。不过今天还是到此为止吧，以今天的疲累状态作为极限，你要记住了，突破极限挑战的路还非常漫长。持续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回家的路上，蒂法才注意到自己被赞甘测试了。不过并不会感到生气，但是如果是被自己的父亲做同样的事情，大概会三天不跟他说话吧。蒂法目送老师回到旅馆边想着这件事。

「替我向你父亲问好。」

回到自家的大门前就闻到一阵香辣调味料的香味。这是蒂法母亲的拿手料理常会加入的一味，是父亲最喜欢的料理，但是蒂法不太敢吃辣，所以并不常出现在餐桌上。

「我回来了。」蒂法打开大门说道。

「你回来啦。」穿着围裙的父亲从厨房探出头来。

「这个味道是？妈妈的？」

「没来由地就是想要吃这个味道呐。我已经帮蒂法准备好别的料理了。」

对父亲愧疚的心情充斥上心头。让父亲露出看女儿的脸色行事的表情，蒂法也不喜欢父亲用这样的说话技巧。但是父亲会这样做都是为了自己。

※

「从那之后我就改变了。感觉因为有了想要让自己变强的目标，以及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我也变得能够梳理与自身相关的一切。」

「我懂。就是除了那些以外的事怎样都无所谓对吧？」

「嗯…抱歉，不是这样的。是与我自身相关的一切都变得很重要。反而怎样都无所谓的，是我心中那份奇怪的坚持。」

「喔……」

「而在那之后赞甘老师来村的时间间隔有长有短，不过大概约两个月会来一次尼布尔海姆。而晨间的体操集会仍持续进行着，他也会来做检讨指导。当老师在称赞婆婆们做得很好时，就好像我也被称赞一样，让我非常开心。」

※

「哦……」

赞甘看着蒂法写的笔记不禁赞叹了一声。那本是笔记是自己在做练习时，若有突然的想法，都会记录在这上面。笔记的最后，写着蒂法在体操集会上收集到的大家特征。象是谁的左脚不太好、肩膀抬不起来、腰部不好、擅长哪个动作、不擅长哪个姿势、平衡的持久力、家族成员的构成、不能触碰的话题等。所有蒂法注意到的事情都会写上去。然后就是相对的解决方式，以及针对那些人要改良的体操姿势。

「这是赞甘流作风呐，蒂法。」

老师把笔记本还给我，表情看起来非常高兴。

「今天你父亲在家吗？」

「嗯，应该在家。」

「那我想去跟你父亲打声招呼。直接去叨扰，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不懂老师真正的想法。虽然不安感涌上心头，但是自从做了训练以后我与父亲的关系也逐渐稳定。所以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布莱恩·洛克哈特热情地接待来访的赞甘。当初自家女儿拜了一位外来陌生人为师，布莱恩时不时地会表现出对赞甘的反感。不过现在女儿能够身心健全的成长，全仰赖赞甘的功劳，如今他的态度也一改以往了。

现在洛克哈特家的亲子关系紧紧靠在了一起。

「蒂法的素质非常优秀，令人赞赏的是她以极强的意志力，每天不间断地进行锻炼。身边没有任何人指导她，应该说没有人监视她也能坚持，即便是我的得意门生，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做到。所以呀，蒂法———」

赞甘眼神转向蒂法，让她内心的不安一瞬间上涨。

「从明天起你就开始修练第五卷吧。」

蒂法知道自己的脸一瞬间胀红。终于来了、第四卷为止都是基础运动，从第五卷就要开始练习实战上的技巧了。

「好的！」

「蒂法的父亲，洛克哈特先生。能请你担任蒂法的练习对手吗？就是模拟战的对象。之所以会这么请托是因为呢，很久以前我曾无法前去指导时，有位年轻人选了魔物作战斗对象，结果那少年运气不好，把自己的性命赔上了。我实在不想再次让这样的悲剧发生。」

「赞甘老师…」蒂法的父亲露出了很困惑的表情。「像我这样没有武术基底的普通人，能够做些什么呢？」

「嗯～在你们两人习惯以前要做的事情可多着呢。」

「那是指……」

「就算手下留情吧，打人的人跟被打的人还是很容易受伤。你们那是什么表情？好好把防具穿上就没问题啦。用家里现有的东西就相当足够了。」

听到了赞甘的回应后，蒂法的父亲向蒂法看去。他看到女儿的眼神中闪着期盼。

「我知道了，我来做吧。那一开始该怎么做呢？」

「爸爸，谢谢你。」

蒂法开心地抱住父亲的脖子，似乎已经许久未曾这样抱住父亲了。

赞甘翻开第五卷秘籍，向洛克哈特父女展示书上基本的打击与踢击，然后教导两人如何保持练习时的体态平衡后就离村了。布莱恩·洛克哈特原本就是手指相当灵巧的人。他依据赞甘的指示，做出了相当完美的练习用具。而这对父女有时在自己家中、有时在尼布尔山上、有时在平常不会有人去的地方，使用这套用具、挥散着汗水进行模拟对战。

赞甘再次来访时，是蒂法 15 岁生日的前三天。在老师的注视下，蒂法与父亲将从第五卷学到的动作实际演练了一次。看完后，赞甘指出了蒂法擅自解译之处跟一些不良习惯，并矫正了过来。

「今天的最后，要不要试着来跟我一战？」

「老师您当我的对手吗？」

「啊啊，我就不穿防具了，也不会出招。我就只是闪躲你的攻击，确认你的动作熟练度。」

「老师！」蒂法的父亲出声道。「请你穿上防具吧，若是老师你受伤了就不好了。」

听到这席话赞甘放声大笑。正如字面上的意思，抱着肚子大笑不止。笑了一阵子后，轻盈地一跃、退到了后方，挑衅的对蒂法招着手。眼前的赞甘就好像变了一个人，抬着下巴，用傲慢的表情睥睨着蒂法。

「在穷乡僻壤生活、愚昧无知的小姑娘。来啊、让我作你的对手吧。」

没想过老师会说出这样的话。蒂法的情绪剧烈地搅动着。

「蒂法，冷静点———」

蒂法的父亲话音未落，蒂法便已向老师的方向奔去，乘着这股气势连续击出右拳。秘籍上并没有记载边跑边出拳的技巧。

脚步与地面磨擦出沙沙的声响，挥击出的右拳打在赞甘宽厚的掌心，却没有任何反应。

「简直不痛不痒。」

赞甘嘲笑了蒂法的攻击，随后手掌用力握住蒂法的拳头，然后往前一推、放手。蒂法狼狈的往后跌去，倒坐在地板上。

「你忘记了重心不稳向后退去的脚该怎么稳住了吗？在第五卷第三章第三段。」

蒂法咬着牙站了起来。这次她将两手的拳头抬在脸的前方，逐步向赞甘逼近，寻找最佳攻击时机。踏踩着第五卷第三章第二段学到的步法，蒂法在赞甘周围顺时针环绕。

「嘿～还挺像样的嘛。来吧，你要怎么进攻？」

赞甘也踏起步伐随着蒂法一起旋转，用两只手臂将自己防护的滴水不漏，蒂法完全找不出空隙。

「啊————————！」

即便没有胜算，蒂法还是冲上前对赞甘挥出拳头。但是最后、始终一击都打不到赞甘。

对即便已经呼吸稳乱、却始终屹立站着的蒂法，赞甘向她行了一礼，但是蒂法却没有回礼，此时她的脑中只有诸多不解。

蒂法的父亲招待赞甘一起用餐，赞甘也很欣喜的接受邀请，蒂法父亲的料理跟蒂法做的马芬蛋糕都被他吃的一干二净。另外蒂法父亲还有准备谢礼，赞甘不好意思地收了下来。

「谢礼之类的往后就不要送了。我也没有从其他弟子那收过东西。你的这份心意我可以转送给曾经有缘助我一臂之力的组织吗？」

「当然，既是你的东西你可以随意处置。不过跟老师你有关系的组织，我很有兴趣了解，是什么样的组织呢？」

「他们为了孩子们的未来每一天都在努力运作，象是义工团体吧。我们都是很单纯称这个组织为连络会或者连络网。组织内部的活动内容涉及很多层面，所以一直决定不了合适的名称。」

「老师，爸爸。」

蒂法的叫唤，让两位大人同时看向她。

「老师明天早上就要出发离开了对吗？所以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知道连络会的事情很重要，但比起这个、我想请老师您告诉我，为什么我的拳头没办法打中您。而且老师您似乎对我的下一步了如指掌，那是为什么？」

赞甘一脸有趣的看着蒂法。

「要我告诉你也可以啊，但是答案非常简单，稍微想一下就会知道了。我现在告诉你的话，你会很不甘的哦。」

「没关系，请您告诉我！」

「请等一下！」蒂法父亲突然插话进来。「是挑衅战法吧？说蒂法是穷乡僻壤的孩子什么的。」

「哈哈哈，正是如此。蒂法一下怒气上头，学过的东西都忘掉大半了。」

「被尊敬的老师这样嘲弄，我真的很震惊、也很难过，整个觉得受伤了，之后就是一股怒气上来。」

听到蒂法这样说道，赞甘尴尬地回道。

「嗯，很低劣的战法呐，你可别学起来。」

「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不过真的很不可思议，我完全碰不到你。」

赞甘咳了一下，调正了坐姿。

「因为视线，你的视线让我知道你的下一步。」

「啊———」

蒂法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一旁的父亲则是喃喃念着原来如此。

「我又太宠溺弟子了。」

赞甘笑道。毫不费力获得到的解答会很让人悔恨，正如赞甘所言、蒂法非常懊悔。

「蒂法·洛克哈特，为了纪念你的生日，我要送你一样东西。」

转动上半身，赞甘打开放在椅子后方的旅行背包———皮制背包———从中取出一条皮绳。与赞甘的背包相同色系的皮绳。

「这是旅行途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什么地方都可以使用的便利皮绳。可以根据你的想象

力决定它的用途，依据使用的方法也可以变作武器。来、手伸出来，系在你的左手上可以吧。」

蒂法看着恩师精悍的面容，对着自己点着头，她怯生生地伸出手，恩师灵巧地将皮绳卷上她的手腕，卷了两圈后打上结，作为生日礼物的一条皮绳变成了手环。

「当我在挑衅你的时候、接住你的拳头的时候、躲过你所有攻击的时候，你完全被愤怒的情绪吞噬，不仅学习的成果忘掉了，连礼仪也忘掉了。生气也没有关系，人在发怒的时候会发挥出强大的力量。但是，你不能被怒气支配，蒂法，你记住了吗？你的敌人是谁？」

「……是我自己。」

「是很强大的对手吧？」

「是的…」

「觉得要被打败的时候，就看看自己的左手，摸摸这条皮绳，然后想起今天得到的教训。」

蒂法看着手上这条皮绳点点头。

「虽然这礼物有点不识趣，但它会教会你忍耐。累积越来越多训练以后，最后你就不需要这条皮绳了，届时就把它取下，将这份教诲移驻你的心中吧。」

隔天早上，蒂法与父亲两人在村口目送踏上旅途的赞甘。

「蒂法，还记得我昨天跟你说过的话吗？」

「是的。」

「你的速度是一流的，把你的坏习惯改掉的话，我也许就无法全部躲开了。」

「真的吗？！」

「看你个人造化啦。那么、我给你一个目标吧。」

赞甘看向远方广阔一片的晴空。

「半年后，我要对你进行考试。你的拳头只要击中我，我就把所有真传教给你。」

「真传——？」

不知道从何处传出*喜悦的回响，蒂法并不懂这句话的涵义。父女俩人彼此面面相觑。（*FF 游戏经典配乐，登登登～登登～登登登）

「我会把赞甘流的全部教授于你，然后我们一起创出你的战斗风格吧。」

「好棒……」

「是很棒，不过没那么简单哦，多精进自己吧。」

好的——！蒂法与父亲两人的声音重叠、一同喊着，就像心情愉悦的少年高声回应般。蒂法父亲兴奋地就像在说自己的事情，然后不好意思地搔了下头，那副模样非常滑稽，赞甘与蒂法一同笑出了声。随后，蒂法的父亲也笑了。

虽然蒂法以半年后的考试为目标，努力磨练自身，但是夏天到来时，洛克哈特父女一起相渡的时光却大大减少了。因为尼布尔海姆山的魔物出没次数越来越多，村中组织起了调查队。担任村中调停者的蒂法父亲，率先加入了调查队。因此，与蒂法一起的模拟对战时间就相对地大大减少了。

虽然山区的异变已经向神罗提出了报告，但接连而来的只是要调查队提交魔物种类的报告等指示。整座村庄陷入了不安的气氛，但也只能遵照神罗的命令。直到最后有人目击到了从没出现在尼布尔海姆的巨龙魔物，村民的有了深刻的危机感。

在村长与三位调停者所组成的尼布尔海姆评议会上，决定组织有别于调查队的警备团队。于山门附近设置防线，迎击从山上跑下来的魔物。不过、魔物也不是只会从山门那条路下来，特别是从古早以前就有流传的魔物———但是遇到他的案例非常少———还有昆虫型魔物 INSEKUTOKIMARA，会从空中袭来的可能。所以村内各处都有驻守警备队员，盯哨着天空的任何异样。霎时村内的风景完全变了样。

不论昼夜都在村内紧戒巡察的村民——特别是警备队员，大家都疲累不堪。9 月 18 日时，警备队由自愿制改为征收制，20 岁以上的健康男女没有特别原因的话都必须要强制参加。

隔天 19 日，第一组离村时遇到了人型魔物。得到的回报是用两只脚行走，与我们非常相似的人影，这魔物刺激了村民们的想象力。到底山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可以确定的是造成这一切的元凶是神罗的设施。神罗公司对冯德村长不断顽强发出请求一事置之不理，村民也只能自行想象目前这一切都还在神罗公司的掌握中，但却始终没有任何情报送至村中，

村民们对不诚实的神罗公司的不满情绪一触即发。

蒂法参加了炊事组，村民们在供水塔下方搭建了一座食材处理场，炊事组的工作就是在这里帮辛劳的警备队员准备便当。村中的女性都会轮流参加，其中也有目前无法继续举行的体操集会上看到过的的老人家们。

上午的工作结束后，蒂法的父亲就出门了，他留了字条说去了村公所。晚上他就出发前往山上，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早餐时间了。蒂法注意到父亲几乎没有休息，最近还消瘦了。究竟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也开始有人计划要舍弃这座村子，移居到别处。

蒂法抱着 MARU，在寝室中发着呆。像这样虚度时间的状态又开始了。怀中的 MARU 开始咬着蒂法左手腕上的皮绳，拉回了她的思绪。

「MARU，不～行。」

把 MARU 放到地上，蒂法确认手上的皮绳状况。还好，没有咬坏。但是———

「我这样…也很不行…」

蒂法站起身，深深吸了口气。

「秘传之书第一卷，第一章第一段第一条。」

喊出声给自己鼓励后，蒂法开始做起了秘传之书的动作。

做到第四卷的途中，父亲回来了。听到他走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房门随即传出叩叩的声音。

「蒂法，你在对吗？开一下门。」

蒂法回应后，打开门看见抱着大大纸箱的父亲站在门前。然后把箱子交给了蒂法。

「你知道玛尔葛老婆婆吧？这是她女儿雅丝敏年轻时候穿的衣服。」

「要送给我吗？」

「啊啊，应该正好合身，雅丝敏是爸爸的青梅竹马，看到箱子中这些衣物，让我怀念起那个时候，她是一个很有精神的女孩子，只要有她在、周围所有人都会被她的开朗感染。」

「嘿～那我看一下。」

「嗯，如果有喜欢的衣服就穿上去让玛尔葛看看，那个人呀、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变得有

点萎靡。」

「好，我会穿去给她看的。呐、爸爸，你有好好休息吗？」

「我再跟你说一个消息就去睡了。」

「什么？」

「后天，22 日，神罗会派调查对过来。最新的人型魔物情报似乎奏效了，神罗战士一定也会被派来。」

听到神罗战士这词的瞬间，与克劳德·史特莱夫之间为数甚少的回忆全部都浮现在脑海。两年前离别后，他不曾来过任何联络。敲起脑中激荡的是，曾打算永远封存起来、那股无法控制逐渐激化的情感记忆。蒂法知道自己现在肯定双颊泛红，慌慌张张地把门关上。

「蒂法？！」

「对、对不起！」

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数了又数，关于克劳德的回忆少得令人惊讶，感觉不象是在隔壁长大的青梅竹马。但正因如此，每一段回忆都如此鲜明，为了不改变它们的样子，蒂法只是远远地看着，再把它们放回原处。就那样反反覆覆了好几次后，珍藏的记忆中只有一个不鲜明的记忆，看不清其中的内容。那是蒂法 8 岁时经历的遇难事件。

尼布尔海姆山的对面是死者的国度，这是村子里自古以来的传说。因为母亲的过世而心神不安的蒂法，由于想要见到母亲，凭那样的说法而跑进了山里。担心着蒂法的埃米利欧他们虽然一起去了，但是由于天气恶劣，感觉到危险而提前下山了，他们当然也想要把蒂法也带回去。但是在路上，克劳德不知道从哪里出现，唆使蒂法和他两个人去了山的更深处。结果两个人一起在山路上摔了下去，克劳德只是擦破了膝盖，蒂法的头部却受到了强烈的撞击，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都没有恢复意识。

先一步下山的埃米利欧他们的报告在村里传开了，克劳德承认了那个说法，但是，动机却不明确。「就是他们说的那样」他只是这样回答道。

蒂法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过，虽然蒂法有作为始作俑者的自觉而向大家道歉，但因母亲过世不久而得到了大家的同情，只有克劳德受到了责备。蒂法醒过来后身体毫无外伤的部分

被忽视了，大人们只将有关那样子意识不明、令人焦躁的一周的记忆告诉了她。人们觉得那不是意外，而是人为事件。克劳德就不用说了，连克劳蒂亚·史特莱夫都遭到了非议，这种状况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蒂法对此总有一股违和感。因为在那之前，克劳德从来没有接近过四人组。从那以后，蒂法再也没有和克劳德说过话。如果克劳德承认了一切的话，也许事实就像埃米利欧他们说的那样。另一方面，蒂法有种克劳德在庇护着她的感觉，拜他所赐，蒂法自己没有受到什么责备。但是，他似乎没有这样做的理由。我不能相信克劳德说的「就是他们说的那样」这种话，差不多可以找机会问一问看看。下一次再见面的话，就问问看吧。也许那样的机会马上就会到来了。

第二天早上，父亲看着平时放在桌上的手机，声音高昂地说道。

「神罗的人已经来了哦。」

如果神罗公司的相关人员来到尼布尔海姆村里或者山上，电波就会增强，村民们也能沾光进行通话。

「他们直接到山上去吗？」

「不是，明天才抵达，从村子这边上山。说不定会有先遣部队来，冯德干劲十足地要开欢迎派对。」

吃完饭后，蒂法参加了早上的慰劳工作。许多村民已经知道神罗的正式调查部队就要来了，紧绷的弦松了下来，气氛也缓和了。大家花了三个小时左右准备好早上和中午要吃的三明治便当，上午的工作就结束了。接下来是从下午三点开始制作晚饭和夜宵用的便当，在那之前还有些闲置时间，蒂法决定在待在家里。

因为工作到出汗，蒂法去冲了淋浴。回到房间的时候，久违地拿起了手机，但是却不知道想要通话的人的联络方式。忽然，蒂法想起了放在地板上的箱子，那是昨天父亲带回来的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有好几件颜色鲜艳，穿在身上显得很有朝气的衣服。

「嗯～」

我很开心。这些衣服当中最喜欢的是一件深棕色的马甲背心和一条迷你裙，我认为是那

种在牧场活跃的女孩子会穿的衣服。搭配上手边的宽边帽子和靴子的话，连我自己都觉得真是相当的可爱呢。

「就这样出门吧！」

心情随之变得明快、轻松起来。

下午的慰劳小组里有玛尔葛在，她是衣服主人雅丝敏的母亲。

「唉呀唉呀……」

玛尔葛激动地说着，向我走了过来，然后——

「让我抱一下！」

「欸——」

她突然用力地抱住我，脸颊紧紧地贴着。

「还以为是雅丝敏突然出现了。唉呀唉呀——」

我说不出话。没想到玛尔葛竟然会这么高兴，看到她这般，我对她拥抱我的举动也不排斥。

「已经好几年都没有见到那孩子了，真是个不孝顺的女儿啊。」

玛尔葛放开了蒂法，约好了把雅丝敏其他的衣服也送给她，类似的衣服好像还有一些。

经过简单的商议，大家决定晚上的菜单是肉丸子汤。蒂法分配到了蔬菜组，在开始切各种各样蔬菜的时候，旁边传来了声音。

「哎呀，真可爱。」

蒂法向声音的方向看过去，是克劳蒂亚·史特莱夫。

「玛尔葛婆婆给我的，是雅丝敏的衣服。」

「果然是这样。怪不得我好像见过。不知道雅丝敏还好吗？」

「克劳德还好吗？」

这句话脱口而出之后，连我自己也大吃一惊，心扑通扑通地乱跳。但是，在看到克劳蒂亚的瞬间，脑海里就浮现出这个问题。

「嗯，我想应该还不错吧。」

「克劳德已经到山上去了吗？」

「欸？」

「听说神罗派了战士过来，山这边的电波也增强了不是吗？我在想克劳德是不是也在其中。」

克劳蒂亚有些茫然地看着蒂法。不一会——

「我什么都没听说呢。不过，就算真的回来了，那孩子也不会告诉我吧。不是为了突然惊喜那样的事，只是不够机灵而已。」克劳蒂亚笑着说。「联络的话，也就只有刚离家不久后收到的，正式入伍的明信片而已。」

「原来是这样吗！？那么现在、有没有成为神罗战士也不知道呢。」

「嗯。不过为什么是战士？」

蒂法察觉到了对话不在一个频道上的原因。

「克劳德说过要成为一个战士……不是吗？」

「欸～他对蒂法说过这种话呀？」

克劳蒂亚一边切着蔬菜，一边“〝欸～欸～〞地不断重复着。之后两个人一起做了料理，蒂法感觉克劳蒂亚有时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又咽了回去。也许是遇难事件相关的话，但是蒂法对那个事件没有什么可说的。因此，当马克·巴纳呼唤的时候，蒂法松了一口气。

「喂、蒂法。」

马克是体操集会最年轻的成员，但有不输于蒂法父亲那辈人的肌肉力量，他对此相当自豪。

「脖子上围着红布的白猫是蒂法家的那只吗？」

「是的，是 MARU。带着红色的领巾。」

「跑到进山口那里去了哦」马克擦拭着额头的汗说道。「但是上山的话还是放弃吧，现在情况不太妙。」

马克说完就离开了。蒂法和克劳蒂亚打过招呼，便离开了工作岗位。

「不可以去山上哦。」

克劳蒂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蒂法一边回答着好的，一边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

「我为了找到 MARU，最后还是穿过进山口，深入山中了。虽然很在意魔物出没的事，但是我想我应该知道应对方法。如果虫型魔物来袭的话，我能打败牠……大概就是这样的想法吧。」

「好厉害啊～」

艾莉丝佩服不已。

「不是的哦，只是自信心过剩而已，是我太轻敌了。然后呢，遇到了大危机。山里出现的虫型魔物不是我所知道的那种，而是变异得不得了的怪物。」

「这样情况很糟吧！那你怎么办？」

「神罗的女性救下了我，一个穿黑色西装的女人。」

「黑色西装，是塔克斯？」

艾莉丝感到很惊讶。

「嗯嗯。现在想来应该就是那样吧。但是，她到最后也没有说过自己的名字。」

「不仅仅是战士，连塔克斯也来了吗？这和在卡姆听到的不一样啊？」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的真正目的。但是，那个时候她说她在寻找尼布尔山的向导，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这件事传到了村长那里，就决定让我做萨菲罗斯他们的向导了。如果没有和她的邂逅，之后就不会是那样的了吧。」

「神罗公司会有效地利用年纪不大的小孩子，记住这点就好了。」

Red XIII 说道。

「为什么？」

「不谙世事的话、容易受到神罗的摆布。」

「那个，真想告诉那一天的我呢。因为被指名做向导而骄傲的自己。」

「如果知道了的话，会怎么做呢？」

艾莉丝平静地问道。蒂法在心中对自己说，为了能够稍稍接近克劳德，就算如此也会接受的吧。

然而，蒂法什么也没有回答地走了下去。走了一会之后突然想了起来，转头看了看艾莉丝，也感觉到了巴雷特和 Red XIII 的视线。

「之后的事情就像克劳德在卡姆说的那样，尼布尔海姆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三个人静静地点了点头。

艾莉丝的视线从蒂法身上移向了后方，蒂法回过头去，克劳德正在站身后。

「在说什么？」

「和埃米利欧他们一起的，茶会的事情」

克劳德的视线立刻飘向了远方，然后，皱起了眉头。

※

睁开眼睛时，眼前出现的是陌生的天花板。

蒂法首先转动了双眼，然后转着头环顾所处的房间。右边的墙壁上挂着一个时钟，指标显示 3 点 15 分。现在是上午还是下午呢？左边挂着白色的布帘，挡住了视线。蒂法转过头再看一次右边，旁边放置了一台正发出低频电子音的装置，上头有闪着几个小小的灯光。电子仪表板上显示 72 这数位，视线随着连接装置的细小缆线再次看向了天花板，再顺着电灯的支架往下看，最后落在了身上盖的毛毯。试着动了动右手，不太能使出力气，蒂法将手背移到眼前，一条细细的软管也随之拉了起来，那根软管用贴带固定在她的前臂上，而软管的头正插在渗出血迹的贴布下方。插着软管的部位隐隐作痛，似乎有液体正输往自己的体内。蒂法尝试用两手肘撑起上半身，瞬间胸口剧烈作痛。

「咕！」

那声音并不象是痛觉引起的悲鸣，而是像野兽的吟吼声。喉咙好痛，我是不是发不出声音了？蒂法感受伴随的痛楚，逐渐把握了现在状况。

我活下来了……

是啊，死掉的话也是理所当然的。蒂法想起了被称为英雄的男人那扭曲的脸庞。

白布的另一侧传来开门声。

「我进来了哦。」

伴随着一道温柔的女声白布被掀了开来。一名身穿白衣、带着褐色肌肤的魁梧女子映入蒂法眼中。

「你好，初次见面。我叫做塔米妮·奥莱恩吉。这里是我的诊所，你应该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在那之前我要先帮你作个诊察。」

话音未落，塔米妮走向枕边的装置进行操作。

「你的名字还有年纪是？」

「蒂法———」蒂法勉强地发出声音道。「洛克哈特，今年 15 岁。」

「正确。有哪里痛吗？」

「胸口……不，全身都在痛……」

「了解，胸口的疼痛是在外侧还是在里侧？有什么感觉？」

「外侧…我不太清楚…里面也很痛……」

「这样呀。不过现状我不会再多帮你做止痛了。但若是变得比现在更痛的话，就要考虑对策了。」

塔米妮看起来与蒂法父亲是同辈。啊啊…爸爸…。蒂法感觉到泪水开始集中在眼角，塔米妮见状只是一脸抱歉，象是在拒绝般摇着头。

不是的…我不是想要索取止痛药……

「总之，你能醒来就好。资料看起来也没问题。那么，我来说明一下你的状况吧？」

蒂法小小地点着头。

「你被相当锐利的刃物斩伤，大概是刀类的物品。从你胸口的这个地方———」塔米妮边说边指着蒂法左边的锁骨，手指画了一条线停在了右侧乳房下方。「到这个地方有很深的伤口。伤口之下有一部分的胸骨被粉碎了，但是没有伤及肺部以及其他内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胸骨一般的情况下多是压迫性骨折，你的病例算是很稀有。缺损的地方已经用人工骨骼填上，现在则是用金属支架补强的状态。我想那个支架你一辈子都无法取下来了。但从现今的医疗技术来说，应该不会对你的日常生活上造成障碍。不过你的胸部还有必要进行固定，所以接下来要穿上矫正服，然后会阶段性地调整松紧度。这会痛上好一阵子哦。」

塔米妮同情地点着头。

「好了，到目前为止是科雷尔村的西罗医生的工作。虽然你没有见过他，但是他的技术可是相当不错。我在这是专门做术后的全身管理以及皮肤移植手术。我判断了你的状况，身上不仅会留下刀伤，还会留有手术的疤痕。但你又是个年轻女孩，我认为在伤口还未愈合时有必要赶紧对你进行修复手术。虽然也很担心会引起并发症，但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啊啊，移植手术上使用的皮肤是最新的医疗制品。虽然要跟你本身的皮肤融合需要花上 3 到 4 年的时间，但你还年轻，我想会比预期快上很多。胸口外部的疼痛是因为进行移植手术的原因，外观看起来象是烫伤一样，但会随时间慢慢消失，颜色也慢慢趋近周围的肤色。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一口气得到大量的情报，蒂法完全无法消化。

「现在想要马上能活动是不可能的。大概还需要在这里待上半个月左右，所以你不用太着急。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活下来了，接下来也要生活下去。过去的就过去了，你得尽量想想未来该怎么办。」

「医生……」

蒂法艰难的发出声音。

「我感觉我似乎睡了很久…现在是几号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米德加尔的第八区贫民窟。现在是———」

听到日期时，蒂法哑然失声。塔米妮用沾湿的纱布帮蒂法擦拭脸颊，接着一路擦拭到蒂法的脚边，轻轻地敲着蒂法的脚踝。

「一起加油吧。」

我变成一个人了…蒂法想起了燃着熊熊烈火的故乡。怅然盯着浓烈大火中的家乡，冉冉而起的黑烟刺痛着双目的那天、距今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一个月———」

一个月前，到处焚烧大火，蒂法父亲急忙地带着蒂法逃往瀑布处，随后将怀中抱着的 MARU 塞到蒂法怀中———

「你们待在这里。这边没有可燃物，所以火势不会蔓延过来。但是风向改变的话会有烟

飘过来，到时候你就趴下身体等到变得安全再起来。」

「爸爸你要做什么？」

「冯德被杀了，调停者中只剩下爸爸了。我有必要承担接下来的责任。」

「不要！」

「别露出这表情，爸爸必须要保护受伤的人。」

父亲断然地拒绝了蒂法的恳求，然后如他所说又从村子中陆续救出了几位负伤者。但是映入蒂法眼中的那些负伤者，似乎早已断了气息。因为脸上都是脏污的煤灰，也无法确认是不是认识的人。而他们的头发以及穿着的衣服已经被烧得破败不堪，让蒂法无法直视。这时候赞甘出现了，两边肩膀都扛着人，把人放置在地面上后，他向蒂法点了点头，又再次飞入了火场。父亲蹲在那两人的身侧，烧到几乎焦黑的人影发出痛苦的尖叫声，伸出手象是要抓住什么，不过很快地那只手就像被切断线的人偶一样，重重地垂落到地面。

「王八蛋！可恶！」

第一次听到父亲发出恶言，而被煤灰与汗水染脏的父亲容颜，此刻正被熊熊的火光映映折射着。蒂法看见一对布满血丝的双眼。

「赛菲罗斯好像往山里去了，我要去和他谈谈。」

父亲用力的向蒂法点了头后，就往山的方向进发。他去了会变成怎样？谈了会变成怎样？而且父亲的样子有点反常。

「爸爸！」

蒂法抱着 MARU 跑出了瀑布处，见到了父亲往山前进的背影。

「爸爸、等一下！」

虽然想要追上去，但是抱着 MARU 根本无法跑起来，而父亲的背影越来越远。抵达山门时，MARU 从蒂法的怀中跳了出去，对着蒂法发出斥责般的吼声，就像在跟她说不要再往前进了。

「MARU…对不起…」

蒂法穿过山门进入山中，但不管走了多久都见不到父亲的身影，山路上散布着魔物的尸骸，是被一刀斩裂致死。蒂法想起赛菲罗斯手持的长刀，斩杀了村民的、那把刀。

「爸爸!」

蒂法声嘶力竭地喊着，但却听不到任何回应。最后她来到了魔晓炉，此时魔晓炉的大门大大地敞开。

「爸爸？！」

蒂法眼前出现了魔物，是INSETOKIMARA，蒂法躲过迎面而来的巨大昆虫。没有时间犹豫了！蒂法向昆虫腹部击出拳头，虫子柔软的腹部吸收了拳力冲击，立刻就失去平衡跌落了下来。蒂法朝上方用力一跃，将双膝收入怀中空转一圈. 再一鼓作气用力向下一蹴，穿着皮靴的脚跟将虫子的腹部击碎。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是将秘传之书学到的招式一个个接续起来的攻击，但是其中也参杂了修行时没有学过的动作。魔物喷发出的液体溅染了蒂法全身，连头发都沾染到，并散发出难闻的臭味。

「不要——!」

蒂法陷入了恐慌。

「蒂法————!」

谁在叫我？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好熟悉的声音…那不是父亲的声音,但我却想不起来是谁——

「爸爸!」

「爸爸!」

「蒂法？」

这次变成女人的声音。有人戳着我的脸颊。

「是谁！？」

转过头看到了人型的魔物站在后面。

「不要——————————!」

地面开始产生剧烈的晃动。

「蒂法，快醒醒！冷静点！那是梦，快点回来!」

眼前空洞寂寥的魔晓炉入口消失了。好亮！蒂法紧闭双眼、再缓缓张开。完全分辨不清究竟是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还是只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梦魇。

「早上好，这里很安全的。」

噩梦已经结束了，塔米妮的脸出现在眼前，她正背对着阳光，原来右边墙壁有一扇窗，窗帘透着明亮的气息。

「现在是上午吗？」

「上午 7 点。虽然这光源是贫民窟的太阳发出的。」

「欸？」

「那是照耀着贫民窟的巨大照明灯。等到能出去外面的时候试着头向上望，你就知道了。那我要来问诊了，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跟年纪吗？还有出身地。」

「蒂法·洛克哈特，15 岁，出身于尼布尔海姆。」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塔米妮·奥莱恩吉医生。」

「答对了。有没有哪里感觉疼痛？」

「嗯……胸口一阵阵剧痛，手腕跟脚腕也有刺痛感。」

「真抱歉，还请你两边都要忍住。因为我想要减少你的止痛剂使用次数。」

塔米妮探着头盯着蒂法的脸。

「有件事情想请你告诉我，你记得因为什么原因到这边来吗？」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砍伤我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是吗……」

「是赛菲罗斯，神罗战士的赛菲罗斯。我在尼布尔海姆的魔晄炉内被那个人砍伤。」

塔米妮含糊地点了点头。

「这个话就只能说一次，能请你不要再提了吗？」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想被卷入事故里。」

塔米妮一脸抱歉地低着头。那个样子让蒂法胸口一热。

「卷入事故是？」

「你在这里的事情神罗公司根本不知道。我治疗了你，还护理了你的伤势。但是，这是

我的极限。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想知道发生的原由。因为与在贫民窟提供最先进医疗技术的神罗公司保持合作关系非常重要，我不能让神罗认为我跟他们是敌对关系。你能明白吗？」

「……我知道了。」

身体插着医疗软管的状态下，也只能这样回答了。

「医生，请问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话音刚落，塔米妮脸色低着头的神情变得更加难看。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出院的条件有三个。一、皮肤的愈合程度达到等级 3 以上；二、取回维持最低日常生活水平的体力；三、付清要向我缴付的治疗费跟住院费，全部费用是———」

塔米妮说出了天方夜谭的数字，蒂法瞬间感到寒背刺骨。

「我……没有钱……」

「我知道。」塔米妮沉默看向窗外。「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到底该怎么形容现在的状况…？失去意识的这段期间人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是从未想到过的、最差方向。

「总之，先把第一跟第二完成吧，就是你的皮肤与体力。皮肤的话就靠摄取营养，体力就透过复健治疗。我的儿子拉科斯会帮助你。」

与拉科斯的初次见面是在三天后。拉科斯继承了母亲的发色与肤色，有着形态端庄的鼻子和磁性的声音。

「呦，蒂法。我叫拉科斯·奥莱恩吉，是来帮助你做复健的，妈妈应该有告诉你吧。这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

拉科斯抓起蒂法的手腕，将一个柔软的橡胶球放到她的手中。

「有空的时候就捏一捏，可以恢复握力。但是感觉疼痛的话就要停下来。好，这个也给你，可以两手一起捏。」

拉科斯把双手举到脸旁边，一本正经地演示了一下，蒂法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个笑容，很不错哦。努力早日康复出院吧！」

虽然应声回应，但是蒂法的表情却很沉重。拉科斯没有漏看这个表情。

「是关于钱吧，事情我从妈妈那里听说了，或许能帮上你的忙。虽然妈妈是从圆盘上面落难到底层，但我是土生土长的贫民窟人，以贫民窟的风格生存着。也就是说，我的人脉很广。」

拉科斯看上去得意洋洋。但是，因为他的话连一半都没听懂，蒂法的不安并没有消失。

「总之，相信我吧！」

也只能这样做了。矫正服逐渐更换成了软一些的类型，但骨头还没有完全复原。即便如此，拉科斯也还是开始了蒂法的复健，目的是用不给胸骨造成负担的方式恢复肌肉力量，然后是握力训练，再之后是脚力训练和伸展运动。

「肌肉的萎缩是没有办法的，之后再慢慢恢复吧。现在是要拿回因长时间的空白期而失去的力量。休养了很长时间，神经已经忘记了服从指令的方法。另一方面，肌肉也忘记了要怎么运动。要让身体再一次学会它们。」

拉科斯抬起蒂法的脚踝和小腿，慢慢地让它们放松。

「好热啊。」

复健已经过去半个月了。拉科斯擦了擦额头上沁出的汗水，他脱掉了外套，只穿着半袖衬衫，从袖口伸出的手臂有着健美的柔韧肌肉。蒂法的视线落在拉科斯的手腕，那里带着看起来像手环的皮绳。蒂法看了看自己的手腕，正带着一根颜色比记忆中更黑的赞甘手环，和拉科斯手腕上的那条看起来一模一样。

「拉科斯和赞甘老师认识吗？」

拉科斯茫然地看着蒂法。过了一会，他若有所悟般不停点头。

「这样啊，你对到这里来的经过一点都不知情呢。」

于是，拉科斯一边抬起蒂法的腿，一边讲了起来。

「我也是赞甘老师的弟子。呐，你完全不记得受伤之后的事情吗？」

「嗯，基本上。不如说，完全不记得了。」

蒂法能够记起来的，只有赞甘“活下去”的大声勉励，满脸为难的西罗医生，照顾自己

的护士们忙碌的身影，那是就算说是梦也会有人相信的、碎片般的记忆。

「最开始的医院处理了胸骨的伤势之后，你的伤情还是没能稳定下来，在科雷尔那边的医生的劝说下，把你送到了米德加尔，因为这边有设备完整的医院嘛。虽然神罗总部的科学部门是 OK 的，但是赞甘老师不同意。折腾一番的结果，就是把你送到这里来了。因为想到了弟子中的其中一人——也就是我的亲人是在贫民窟开设诊所的。算是有缘吧。」

「折腾一番是指？」

「因为神罗总部的医生都是超一流的哦，拒绝了在那里治疗的机会，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吧。」

「但是神罗……」

「嗯，我知道哦。考虑到事情的原委，赞甘老师也说了蒂法不会开心的。唉，虽然从我的角度不该这么说，但是这不是也挺好的吗？如果你不这么看的话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拉科斯露出了得意的表情，开玩笑一般地说道。

「是这样呢。」

「有一个建议。不管你有多么讨厌神罗，在米德加尔都不要和任何人讲，完全没有好处。这是贫民窟的生活守则。」

「我会记住的，还有其他的吗。」

「那就太多了。与其听我说，不如自己去体验一下。为了能够早点出去，就好好地加油吧。」

拉科斯很健谈。在一起度过的日子里，蒂法逐渐了解到诊所的内部情况。拉科斯的父亲是在神罗公司工作的研究员兼医生，从父亲那里学习到了理疗的知识。父亲是专门研究生物的全部肌肉组织，只不过不是人类，而是魔物的。

「我父亲说过，有骨骼和肌肉的生物基本构造都是一样的，真是难以置信啊。父亲也有参加过魔物图鉴的编撰，嘛，最后在研究的过程中被魔物袭击而死。」

说完，拉科斯笑了。蒂法对拿人的生死开玩笑这件事很抵触，不过，在只有老年人的体操集会里，这已经是固定的玩笑话，所以还可以忍耐。

每周一次，要拍摄胸部的透视照片。通过荧幕上显示的图像来判断情况的好坏，但是即

便蒂法看到了比较图片，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塔米妮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每一次，蒂法都只能抱着祈祷的心情等待着判定。

「嗯，很好，恢复得很顺利。」

11 月的最后一天，总算把矫正服脱掉了。

「试着深呼吸，直到感觉不舒服为止。慢慢地，慢慢地。」

蒂法想起了赞甘的声音，“慢慢地，慢慢地”。

不管怎样呼吸都不会感觉到疼痛。

「不错哦，那么，试着把手臂伸向天花板。慢慢地，慢慢地。」

蒂法小心翼翼地将手臂举高，但是，完全没有疼痛。

「没问题！完全不痛了！」

「恭喜你，蒂法！」

塔米妮像对待小孩子一样抚摸着蒂法的头，她条件反射地缩了一下。

「啊，是想要洗头发了吧？」

就好像被看穿了一样，虽然塔米妮或者拉科斯会定期地帮她擦拭头发，但仅仅如此还不够。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是拉科斯。蒂法慌慌张张地将敞开的睡衣拉了起来。

「请进。」

「怎么样？」

拉科斯一冲进房间便问道。

「没问题了！」

「太好了！」拉科斯竖起了大拇指。

蒂法独占了一个淋浴间，在里面待了很久，直到心满意足地洗干净身体和头发为止。但心情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愉快，出院所需的钱和今后的事情都还没有决定。蒂法擦干净身体，穿上了塔米妮准备的新内衣和衣服。衣服没什么特色，过大的衬衫和半长不短的裙子，鞋子是复健时穿的芭蕾舞鞋。虽然只是穿衣服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令她精疲力尽，手和腿都非常沉重，连坐在床上都感到煎熬。蒂法就那样子倒在床上。

「一切都失去了。」

喜欢的衣服、靴子、帽子、妈妈的照片、爸爸，肯定连 MARU 都不在了。宝物、秘传之书、曾经跑上去的楼梯、匆忙关上的门、钢琴、窗户外的风景、回忆的供水塔，还有本该拥有的训练有素的身体。

「所有的一切都……全部不见了啊……」

蒂法狠狠地大哭了一场。

第二天早上，蒂法接到了塔米妮的通知，希望她在一周内腾出房间。

「虽然很想给你免除支付，可是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费用只要每个月分期付款就好了。」

「非常感谢。」

虽然答应了，但是蒂法连每个月 1 Gil 也付不起。走投无路的时候，拉科斯鼓励她说有个工作机会，还附带了价格低廉的住宿条件。

蒂法很开心，只是不安感依然占据上风。

「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会做饭吗？」

「一点点。不过，可能没法胜任，因为身体还没有恢复。」

「这个借给你吧。」

拉科斯把一本小册子砰地一下扔到了床上。

「赞甘流格斗术秘传之书第一卷。」

拉科斯慢慢地把最初的型展现出来。

「这个很有道理，可以锻炼身体哦，你知道的吧。」

旁观着两个人谈话的塔米妮松了口气。她站起来，将手搭在蒂法的肩膀上。

「人们常说，学习到的东西是谁也夺不走的。我也是那样想的。」

然后，象是鼓励一般，塔米妮拍了拍蒂法的肩膀。

12 月 4 日。拿着拉科斯安排的 ID 卡，蒂法走出了诊所。

仅供阅读 请勿擅自发布

「因为这是临时的卡片，只能在第八区贫民窟里居住使用，不能够在圆盘上工作，到时候换成正式卡片就好了。担保人是我，出生地点登记的是科雷尔，如果被知道了你是与尼布尔海姆有关的人，也许会被神罗盯上。」

「谢谢你。」

真的是十分周到呢。

自从追着父亲跑上尼布尔山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外出散步，和复健完全不同，而且还是在初次来到的贫民窟。疲惫、不安以及兴奋的心让蒂法感到十分忐忑。关注着状况的拉科斯出于担心，几次停下脚步让她能够喘息片刻。

「真是丢人呢…」

「没关系的，这种小事谁也不会注意到的。这就是贫民窟。好了，再来一次深呼吸。」

蒂法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上看去，这条街道是有天花板的，整齐地排列组合的铁框架，作为支撑的巨大的柱子，因遮挡而光照不足的地方用巨大的照明灯来弥补。天花板上还有更多的街道，然后就是数个巨型的魔晄炉。和这里的魔晄炉相比，尼布尔山的魔晄炉就象是迷你模型一样。当然，蒂法对米德加尔还是稍有了解的，也看到过米德加尔的影像和照片，即使如此，还是深深地震撼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到处都是人。埃米利欧也是其中之一吧，雷斯塔、泰勒呢？说不定，克劳德也在这里。但不管他们在不在这里，偶然重逢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吧。

「赞甘老师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好臭好臭地说着，就算是老师，这么说也很失礼啊。明明有这么多人生活在这里。」

确实能够闻到各种各样的异味。灰尘、汗水、金属、香料，但还没有到臭的程度吧。

「看起来，我好像不要紧？」

「虽然你是第一次出门散步，但已经住了两个月了，鼻子应该习惯了吧」

「赞甘老师经常来吗？」

「那倒没有，大概三、四个月来一次吧。赞甘老师在贫民窟有很多的弟子，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见到的。」

拉科斯——无意识地——抚摸着手腕上的皮绳。

「那个有什么意义吗？」

「啊啊，这个？」他似乎对自己摸了皮绳的事感到很惊讶。「这个，该怎么称呼好呢。护身符？保佑我们不受诱惑。不怎么起效呢，因为贫民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你看——」

拉科斯突然停下脚步，指着路上一处小巷子的入口。

「在那里转弯，记住周围的景色。」

环顾四周，蒂法看到了一家门前摆放着蔬菜进行贩卖的小店铺，仔细一看，还有肉类、罐头和饮料也摆在一起。就像埃米利欧家那样，是一家杂货店。

「我进去一下。」

说完，拉科斯走进了狭窄的小巷，那里有一股腐水的臭味。

「巷子里一般都是臭气熏天的，因为生活用水都排放在这里，不过，很快就会习惯的。鼻子能习惯的话，在很适合贫民窟的哦。看，那里有只猫耶。贫民窟的猫很多哦。喜欢猫吗？」

「嗯。」

蒂法想起了 MARU。那个总是离家出走的孩子，真希望牠还活着。

「对了，那个赛菲罗斯啊——」

拉科斯停下脚步，回过头看向蒂法。

「一个星期前，正式发表了哦。说是在五台战死了，因为下落不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遗体。」

做了那样的事情，死掉是理所当然的报应。只是，在接受这件事的同时蒂法感到了迷茫。憎恨、愤怒，都该去往何处呢？

「我从赞甘老师那里听说了大致的情况，所以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接下来要切换心情了，可以做到吗？」

蒂法含糊地点了点头。拉科斯似乎满足了，继续走了下去

狭窄的巷子里放着一把小椅子，上面坐着一个男人，他给人一种虽已不年轻但也不似老年人的印象，脸晒得黝黑，象是长时间待在室外的样子，额头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

「蒂法，这个人是〝门卫〞，记住他的长相哦。」

「门卫先生，这个孩子叫蒂法·洛克哈特，多多关照。」

「请多多关照！」

蒂法一头雾水地打了招呼。被称作门卫的男人瞥了她一眼。拉科斯催促着困惑的蒂法继续前进。

「这一带都是曼森的地盘。啊，以后你就为曼森·古鲁普工作了哦。」

「曼森是谁？」

「就是所谓的地头蛇。不过因为是我介绍的，蒂法没有必要见他。」

「是很可怕的人吗？」

想起“门卫”的气场，蒂法忍不住问道。

「嘛，有时候吧。不过贫民窟里被称为 BOSS 的人还有好几个，各自掌管着自己的地盘，一般来说，那样的地方治安还算可以，这一点你先记住比较好。」

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吧。

「好啦，到了。」

停下脚步的地方是一个有着很多木制大箱子的广场，箱子的上下有金属框架，框架作横梁和支柱、木板做面。木头的表面有着许多陈旧的伤痕。铁制边框的外面涂着红漆，剥落的红漆后边，露出里面的斑斑锈迹。类似的箱子杂乱无章地摆在那里，差不多有 20 个左右。

「这些，之前都是卡车运送用的集装箱，所以这里也被称作集装箱横町，都是在米德加尔建造历史中使用的集装箱哦。」拉科斯做了个鬼脸，之后立刻恢复了严肃的表情。「里面没有外面看起来那么糟糕的。」

集装箱面对着小巷的面上有一扇小门，门的挂钩上挂着一把陈旧的锁。拉科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钥匙，插进锁的底部拧了几下。喀嚓一声，挂钩打开了，拉科斯取下锁，交给了蒂法。

「不放心的话，再多装 1、2 个钩锁也不错，就是出入会麻烦一点。」

说着，拉科斯打开门走了进去。这扇门很矮，连蒂法都要弯着腰才能进去。先走进去的拉科斯拉了一下吊在顶板下的绳子，光秃秃的灯泡照亮了内部。

「房租是包含电费的。多亏了魔晄炉，电费相当便宜呀。」

蒂法心不在焉地听着。拉科斯关上门，把挂钩的环扣拧上。

「你要是不放心，也可以锁起来。不过要小心，钥匙丢掉了就会被关起来哦。」

蒂法走了进去。墙壁和地板都整理得很像住宅，门对面的墙上有通风口和小窗户。硬邦邦的钢管床上有着薄薄的床垫和毛毯，以及代替枕头的靠垫。然后房间里还配有一把椅子和小桌子，正面右手侧的墙边有一个旧杯柜，里面可以看到餐具。

「家具还是很齐全的。不要在意之前谁用过或者住过，这是愉快生活的诀窍。另外，做饭的时候要把门窗打开，让空气流通，因为会有中毒的危险所以不太推荐自己煮，在工作的地方吃就好了。」

蒂法看向拉科斯。

「工作的事稍后再说，让我看看——我在床底下放了毛巾之类的东西。总之，关于房间的事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水……洗手间和淋浴要怎么办？」

「这区的最里面有公用的水管，洗手间和淋浴都在那里。水是正规管道里的自来水，也进行了过滤。在那里打水，看——」拉科斯指着墙边的塑胶桶。「用那个接水，再带回来用，放太多会很重就是了。」

「那个…呃……」

「房租？」

「是的…」

「一天 15 Gil。」

「欸？」

「已经是破例了。而且你今后每天都能赚到不少钱的，当然，要看你够不够努力啦。」

拉科斯的话让蒂法联想到了人口贩子。那是一群拐骗小孩子并把他们送进严酷的工作场所的坏人，是自己从小就很惧怕的模糊存在———是魔物和妖怪的同类。蒂法想起当初误把赞甘是人贩子的事情，那个赞甘把蒂法带给拉科斯，让蒂法不禁产生了怀疑。有可能是误会吗？自己真的没有被卖掉或者怎么样吗？

「啊。你现在有奇怪的误解了吧，怪我说话的方式不太对。之后再给你作介绍。请放心，是正经的工作。」

拉科斯一边说着，一边走出了集装箱，催促蒂法锁上门，继续往广场的深处走去，逐一确认公共水管、洗手间和淋浴。淋浴用的集装箱外壳被拆了下来，可以看到里面。旁边放着一把椅子，一个驼背的女人坐在那里，感觉是刚刚可以称为老人的年纪。女人的面前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有一个装着硬币的铁罐头。

「这个人是〝浴室门卫〞。」

「淋浴一次 3 Gil。男人也会正常出入，要当心哦。」

〝浴室门卫〞说道。不过，到底怎样当心才好呢？

「穿着衣服洗、穿着内衣洗，还有泳衣也行，或者干脆不要在意脱光了洗。」

「哦……」

大概是被调侃了吧。五个淋浴间虽然有木板作为隔断，但是没有门，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已经无法奢望像尼布尔海姆时那样干净清洁的生活了。

原路回到巷子里，作为标志物的杂货店挤满了客人，店员是系着围裙的年轻男人，亲切地和客人们交谈着。自己到底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如果是讨厌的工作，能够顺利拒绝吗？拉科斯会对此感到失望吗？曼森会生气吗？必须要想办法拒绝。蒂法一边想着各种各样不好的工作，一边追着拉科斯的背影。她还不清楚贫民窟的常识和善恶，只能够跟着那个背影前进。

她从来没有如此地担忧过。

※

「你在想什么？」

趴卧在蒂法身侧的 Red XIII 问道。

「我想起了在贫民窟一开始的事情。」

「嗯－我很有兴趣听呢。」

「没关系的，你可以不用在意我。你看、那边似乎玩得很快乐，你不一起过去吗？」

Red XIII 看向蒂法视线停留的地方，克劳德与艾莉丝正和陆行鸟对峙着。

「你如果想要一个人独处的话，我就过去。如果不是的话，就让我陪你吧。」

「那、请陪着我吧。」

与朋友们在草原漫步并聊着的过往故事，叙事停在赛菲罗斯闯入蒂法人生之前，故事就此打住。后面的故事，太痛苦了。也有一些她无法开口说出来的事情。

但是———

「虽然我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变得一无所有，但是我的运气真的很好。被相遇的人们眷顾，与大家的缘分紧密相连，就连现在想起都让人觉得怀念。」

※

抵达第八区贫民窟车站附近的空地时，已经是傍晚时分。配合外面真正太阳的余晖的顶头照明灯———贫民窟的太阳———也似乎开始调节了光线色彩。如果没有人跟我说的话，根本察觉不到，真正的夕阳所映照的风景是如此广阔无际。

「在这里的呢，是将你送往第二次人生的铁道车辆。」拉科斯大大地张开双臂介绍着。「全部都是曼森·古鲁普的财产。跟你有关的是那台蓝色的车辆。」

那里有一辆全身被涂装成蓝色的货物用车辆。集装箱横町的大小正好可以放入三台集装箱。拉科斯走近后，将门往旁边滑动打开，然后走进去对蒂法招招手。蒂法赶紧小跑跟上，也进入了集装箱中。

比外头还要高的温度与湿度扑面而来，让蒂法退了几步。一下子全身都是汗，空气中弥漫的甜味很刺激食欲，里面有三名女性，正在体积很大的厨房中忙碌的劳动着。一个人在灶台上甩动铁锅，一个人在中间的料理台切着蔬菜，一个人在墙边的工作台上用力揉着面粉，她们没有一个人看向这里。

「手持铁锅的那位是〝锅铲小姐〞，揉着面粉的是〝捏面小姐〞，切着蔬菜的是〝砧板小姐〞。」

「咦…」

「我也不知道她们的本名。」然后拉科斯对蒂法低声说道。「在本人愿意说以前，不要

问她们的姓名。其他住在集装箱横町的人们也是。」

「嗯。请问，我也要在这边工作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还不坏。

「不，你的工作是将这边准备好的食材拿到摊位上烹饪贩卖。好了，我们出去吧。」

结果“锅铲小姐”们一次都没有看过来。

走出外面后，拉科斯打开旁边车辆的门。

「这边是办公室兼仓库，早上要从这取出摊位，晚上要推回来。不过今天正好休息。你看，摊位在那。」

往里面看去，昏暗的货车中有一台装着轮子的小小摊车。上面有一块招牌，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着“八番包子”。

「八番包子……」

「嗯。热腾腾的包子中夹着蔬菜还有甜辣的炖煮肉块。说非常好吃还算客气了，这食物非常受欢迎哦。」

「我能办得到吗……」

「不行的话就直说，我再想别的去处。但是现在想着“我能行”不是比较好吗？」

「嗯。」

「关于具体的工作，明天“老爷子”会来指导你。他可是卖了将近 40 年的包子哦。」

「40 年一直做着吗！」

「毕竟是传统的味道嘛。我是负责收帐，所以关于薪水方面，我先跟你说一下。」

「嗯。」

「总结后一天业绩中的两成，是你的工资。两成是“老爷子”的，三成是负责厨房的人的。剩下的三成曼森·古鲁普会收走。食材费用也是由这边支出。包子一个售价 3 Gil，一天卖出 100 个，业绩就是 300 Gil，而你的工资就是 60 Gil。」

「60 Gil……」

到底算多还是少？蒂法完全不知道。

「销售员的工资是烹饪担当的两倍哦。因为这个职务对业绩的影响很大，光是销售员

的优劣就会天差地别。」

拉科斯送蒂法回到集装箱横町后，蒂法立刻开始计算金额。

「这边的房租一天是 15 Gil，洗一次澡是 3 Gil，餐费的话可以在摊位解决，所以是零。工作一天的话、扣除掉必要花费，可以获得 42 Gil 的自由报酬。再从中扣掉要还给塔米妮医生的医疗费———」

蒂法在脑中计算着数字，毕竟对算术也不是特别拿手，所以不断重新复算了几次。

「清偿完医疗费要 66 年！？」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蒂法再次计算，还是得到相同的数字。要住在昏暗的集装箱中吃着包子，还要持续 66 年还着债务，这种事也太离谱了！

不安与紧张的情绪让蒂法整夜无法入眠。黎明升起时，蒂法决定做一件事情，便起身离开房间。她决定从拉科斯那暂借的生活费中支付 3 Gil 淋浴。

而〝浴室门卫〞已经在那了。

「我想要洗澡，麻烦您了。」

「你已经准备好了吗？」

比起准备，更重要的是觉悟。

「我会包起浴巾进去的。」

「这时间谁都不会来，就算有人来了我也会赶他们走，你赶快去洗一洗吧。」

「非常谢谢您。」

「把风费用是 2 Gil，所以总共是 5 Gil。」

这话让蒂法哭笑不得，不过也没办法了。

「在这种贫民窟的底层里还替你做这样的事，收取这费用不是合情合理吗？至少洗澡的时候能够好好的享受。」

〝浴室门卫〞边收取金额边说道。蒂法向她道谢。不过…在这里的生活竟是贫民窟的底层……转动龙头，令人意外的是热水，被喷洒的热水包覆着的蒂法，感觉自己深深陷入了泥沼。

边迷路边摸索来到了车站附近的仓库时，摊位的伙伴已经等在那。是一位白净的娇小老人。上身与下身的服装颜色一致，整个人红通通地、特别地显眼。他挠着黑白发相杂的整齐短发打量着蒂法，目不转睛地一直观察着。

「好，合格。你过来。」

老人转过身背向蒂法开始迈开脚步，往昨天存放在办公室兼仓库的摊车走去。

「你就叫我〝老爷子〞吧。你是蒂法吧。如何？直接上工吗？是的话我就打开办公室了哦。」

〝老爷子〞转回头，再次用同样的目光打量着蒂法。

「对了，我想想…跟你本人相配的名字———」最后的目光停在了蒂法胸前。有股讨厌的预感。

「不用了，还是叫我蒂法吧。」

「是吗？真可惜。」

〝老爷子〞很失望的踩着脚步，进到了仓库。

「摊车要推出来了哦。」

说要推出来，但却完全没有出手帮忙。但是摊车比预想的还要轻，没费多大劲就推出去了。

「接下来要把包子跟配料装进去。调理场那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准备工作都是由一个人来做的样子。蒂法往蓝色涂装的车辆走去，将放置在入口处已经整理好的蔬菜等配料以及一大锅的炖肉装上摊车。铁锅非常滚烫，也非常重。向调理场的女子们打招呼也完全没有回应。

「你很快就会习惯啦。」

〝老爷子〞依然没有出手帮忙。

「你拉一下摊车看看？」

摊车前方延伸出的木条组成了一个方形的空格，蒂法进入里面后，用手与腹部向前推动车子。跟村子里的两轮拖车一样，小的时候蒂法还曾坐在里面玩过，而那个时候在前方拖

着移动的好像是泰勒还是雷斯塔？

装满物品的摊车非常沉重。身体向前倾试着用腹部施力后，胸口的钝痛感开始扩张蔓延。

「没事吧？」

〝老爷子〞一脸担心的探头来看。或许其实他是个好人。

「你的脸色很苍白，昨晚有睡觉吗？」

「不太睡得着……」

「搞什么啊，拜托你好不好。今天的目标可是要卖到 500 个哦？」

「……不是 100 个吗？」

「你才卖 100 个的话就给我换工作。之前的家伙可是最少卖 1000 个哦。」

「一天吗！？」

「废话。不过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工，我就把目标降到 500 个了。」

「1000 个吗……」

如果办到的话，就可以赚到比预估多 10 倍的报酬。这样的话不到 7 年就可以还清债务，不用花到 66 年了。那一定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也不象是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

「我做，我会加油的！」

蒂法抬起了头，推起了摊车。感觉摊车的重量瞬间减轻了不少。

※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真是卯足了劲努力。」

蒂法朝身旁的 Red XIII 看去。红色的野兽趴伏在青草上，脸背向蒂法。但能见到他的全身都在不住的小小颤抖着。

「啊，你笑了吧！？」

「没有。」虽然这样说，但是他的声音也在颤抖。「然后呢？你就卖了 1000 个？」

「我才不告诉你！」

※

八番包子的定点位置是在车站前的广场里，离车站入口最远的位置。将摊车用大石头固定后，蒂法立刻开始着手准备。而〝老爷子〞的教法就是全部直接付诸行动。

首先煮沸蒸锅用的热水，在等待煮沸的期间，将配料都盛放到盘子上，并以客人方便看的方式摆放排列。打开炉火加热炖肉的铁锅，并以小火保持热食的状态。等热水烧开以后就开始用蒸锅蒸熟包子，然后准备包子的包装纸。

「反过来算时间，开店为止前要手脚利落地蒸好包子。喂、站到那边去。」

听到指示后，蒂法挤进摊位内，站到面向客人的位置。

「包子很烫，抽屉里有手套，戴到两手上。」

蒂法找出手套并且戴上。

「接着，左手放上一张茶色的薄纸，把包子放在上面。然后用拇指捏住包子，就算很烫也给我忍住。右手拿小刀切开可以放入配料的切口大小。然后就是制作包子的上盖与底盘，将上面跟下面切到快断掉的位置。懂吗？要有点快要脱落的感觉。不要切到手呐。」

〝老爷子〞说明的语速很快，蒂法手忙脚乱地边听着边实际操作了一遍。

「好，切到快脱落的位置后，打开包子铺上莴苣，用汤匙盛上炖肉，淋上少许酱汁。接下来根据客人的喜好放入三种配料，再把薄纸包起包子递给客人。虽然有些客人会一次买 2 个、3 个，但是你只能一次做一个，递给客人的时候也是一个个交到客人手上，客人自己会准备盒子或者袋子，销售员不需要特意准备这些。工作就是听客人点单、制作、递出去。啊啊，你这样就浇太多酱汁了，会打坏包子美味的平衡，味道也会变得太浓，这样就会变成山寨货，你要注意这点。」

蒂法完成了一颗酱汁很多的山寨包子。

「你吃看看。」

咬了一口、两口，甜辣的味道在口腔内蔓延开来，搭配上蔬菜的口感非常舒服，感觉是似曾相似的味道。

「很好吃……」

「感受到故乡的味道吧？」

「嗯，虽然是第一次吃……可是却有这种感觉。」

「这是我母亲制作的食谱。不管来自何处，都会令人觉得怀念的味道。这是一种魔法呢。」

〝老爷子〞笑了。与初次见面的印象有很大的不同。

在整顿的时候聚集了大量的来客。蒂法有点怯步。贫民窟除了一部分的区域外并没有组装水道，所以许多住民没有在家自己做饭的习惯，外食已是他们的日常现象。特别是在忙碌的早晨，能方便购入的『八番包子』更是人气首选。

「好，开始了哦。蒂法、你先上！」

「欸？」

第一位客人将 3 块铜板放入大碗中，紧张的首日开工拉开序幕。

「喂、注意手上的纸。首先你要摸包子。要是手弄湿的话纸张就会黏住包子了。」

被〝老爷子〞提点，蒂法慌忙地摸包子，取出纸张。客人的手指着配料，青椒、坚果跟芹菜。蒂法最初似乎是要先拿青椒，但首先要先取出包子。蒂法慌乱地抓住堆积在蒸锅上的包子。

「啊！」

即便戴着手套，包子的热度还是烫到了掌心，然后滑出手中滚落到地板上。

「对不起！」

客人的表情没有改变，视线直盯着冒着热气的炖肉锅。

「纸、包子、刀、切开、菜叶、炖肉、配料、阖上包子、递给客人。」〝老爷子〞在蒂法背后压低声音说道。「但在那之前，你先深呼吸。」

蒂法象是被醍醐灌顶。是啊，呼吸非常重要。然后蒂法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地、慢慢地吐气出来。客人也因为蒂法的反应而饶富兴致的看着她。

「刚才失礼了！」

「加油呀，菜鸟。」

客人脸上露出微笑。蒂法对客人行了一礼，伸手抓住包子，迅速地放到纸上。战斗已经

开始了。摊位的营业时间是早上六点半开始到晚上的八点，休息时间是依据顾客上门的情况，适当地在早上休息两小时，下午间断休息三小时。晚上在关店前的三个小时是业绩高峰时段，所以不能休息。第一天最开始的两个小时虽然失误不断，但到了中午高峰期蒂法已经掌握了诀窍。制作的节奏，配合呼吸，这就是全部。执行上如同赞甘流格斗术，运用脚、腰以及背部做出一套流程，然后舞动着双手。身体的状况没有恶化，也不会疼痛。早上卖出了 88 个包子，中午卖出 120 个，相当有充实感。在客源高峰时段以外，〝老爷子〞就担任销售员，而蒂法要判断包子的数量。虽然可以坐在折叠椅上，但绝不能休息。观察客人出入的状况来确认包子的数量是很重要的工作。但现在的蒂法还达不到能正确判断的程度，所以只能等待指示。下午两点左右，〝老爷子〞将配料夹入包子后递给蒂法。

「吃午饭吧。可以免费吃 2 个，第 3 个就要收费啦。」

空腹许久的蒂法立刻展开与热气的搏斗，不到一会时间就吃完了包子。

虽然还有许多笨拙的地方，但是今天自己应该表现得还不错。身体毫无疼痛，担心的胸部伤口也没有问题。但即便如此，蒂法仍无法撑完傍晚的聚客潮。两只脚疲惫不堪，沉重地像块石头，手臂也觉得笨重，就好像修练几本秘传之书的状态。接到订单到将包子递给客人，就连蒂法自己都觉得花费的时间让人觉得长的难以忍受。弄掉包子、洒落配料的失误也逐渐增加。看见蒂法这状态，〝老爷子〞跟她交换了销售员的位置。

「没问题的，我能行。」

「没问题才怪，别做了。」

确实是如此。蒂法低着头，懊悔与难堪交织、离开了销售员岗位。

「明明素质挺不错呐，但果然中看不中用。本想说是招揽顾客的好工具。」

〝老爷子〞尖酸刻薄的话语句句刺在蒂法心上。

「总之你今天可以滚回去了，明天能来的话就来，不能来的话也就这种程度罢了。我可没有时间慢慢地手把手教你。」

回到集装箱还未喘口气，拉科斯就来访了。他本想为蒂法打气去了一趟摊车，然后听到了事情的经过。这个时候蒂法谁都不想见，想要早点钻入被窝。

但是访客是拉科斯，不能这样冷漠对应。

「身体如何？要让我妈妈看看吗？」

「伤口并没有疼痛，没有问题。睡一觉就会好的。」

「是吗？你还能撑下去吗？〝老爷子〞也很担心这点。」

「可以的。我不能不撑下去。」

「蒂法，抱歉呐。我们不能免除你的费用，妈妈她也很不忍。」

「我并不希望你们这样做。」

「嗯，也是。你能这样说我很高兴。我带了这个来给你。」

赞甘格斗术秘传之书，第二卷。

「我已经全部记下了。」

留下这句话后，拉科斯就回去了。

「我…也全记得……」

蒂法并没有翻开秘籍，而是试着脑中临摹那些型。第二卷第一章第一段，接着是第二卷第一章第二段、第三段。身体不自觉地动了起来。没问题的，我学过的东西谁都无法夺走。

将低落的情绪一扫而空，蒂法开始正面思考着。很快地，发现了傍晚身体无法动弹的原因。在半睡半醒的情况下突然大量劳动带给身体强大的负担，所以身体发出了抗议。从早到中午因为紧张情绪的关系，覆盖掉了身体发出异常的警讯。傍晚时候紧张的情绪得到缓解，所以异常全部浮现出来，一定是这样没错。

冷静下来后，蒂法注意到自己身上的味道，隐约带着卤汁的香味。好想洗澡…也许洗一下衣服也好…要怎么洗衣服呢…还需要替换衣物……。结果蒂法什么都没做就沉沉地睡去。

隔天一早，蒂法睁开双眼，觉得精神饱满。这时间天还未亮，小心翼翼地伸展着身体，筋骨拉开的感觉非常舒服。下了床，轻轻地伸屈膝盖，看起来没有问题。瞬间、想起了单脚站立的姿势，赞甘第一次在村子里广场示范给大家的体操。

「活到死去的那天。」

蒂法出声试着复述赞甘曾说过的话。

「那是当然的。」

心情变轻松了。今天就让你们见识我的韧性。

浴室的周围除了〝浴室门卫〞外没有其他人。付了 3 Gil 进入集装箱后，发现到跟昨天不一样的地方。五间浴室中最里面的那间用蓝色的布幕围了起来，布幕上写着黄色的文字。

〝LADIES〞

蒂法惊讶地看向集装箱的外面，〝浴室门卫〞微微一笑。

「女士专用的浴室一次收费 4 Gil。」

「欸～！？」

「若是早上跟晚上都使用的话收费 5 Gil，早上时一起收款。」

非常有魅力的提案。而蒂法也理解了收费方式，淋浴费用是〝浴室门卫〞随意而定的。

「我知道了，我立刻回去取钱。」

「现在天还没有亮，今天就特别招待，好好地洗个澡吧。」

第二天的贩卖战况一直持续到晚上，卖了将近 400 个。但是在蒂法之前，曾有个卖到 1000 个的销售员，虽然〝老爷子〞犒劳了撑到最后的蒂法，但对业绩并不满意。

「早中晚的来客高峰期是业绩的决胜时刻。总共 480 分钟，也就是 28800 秒。卖出 400 个的话等于是卖出一个包子要花 72 秒，要 1 分钟以上。若是要卖到 1000 个的话，该怎么做？」

〝老爷子〞扔过来的数学问题，蒂法努力的计算着。

「28.8 秒。」

「对咯。加上尖峰时刻也卖出的话，嘛、30 秒卖 1 个就能达成啦。」

「30 秒……」

缩到一半以下的时间，有可能办到吗？

「现在你的店铺就是乡村的店铺，你要提高到都市的速度，你只能去做。我觉得凭你是可以卖到 1500 个的。」

1 个 20 秒，我能一直维持这样的节奏吗？疑问出口后，〝老爷子〞眯起眼睛。

「所以你要增加尖峰时刻以外的来客。听好了，来摊贩的客人要怎么决定那一天购买的

食物？你也看到这边有 7 台摊车吧？味道甜辣、充满思乡味的八番包子，活泼开朗的六番烧烤，微精致的贫民窟三明治，对身体有益的蔬菜汤，用料满满的油杂炊，最近新来的唐辛子面。客人呀，虽然有自己的喜好，但基本上吃什么都无所谓。当然来这边不外乎是要吃饭，所以选择的基准并不是食物本身，而是选择排队流动速度很快的店，门可罗雀的店是生存不了的。大排长龙又能够快速服务的店才是赢家。」

〝老爷子〞就好像说着说着什么天大秘密一样，偷偷摸摸的小声说道。蒂法不由得听得入神。

「不过这样的事情所有的店家都知道。所以，胜负关键是什么？就是销售员。销售员的魅力可以聚拢客人。你呀、知道自己自身的魅力所在吗？」

「我的魅力……」

「用不着谦虚。你不是有张可爱的脸蛋吗？还有，令人分不清是大人还是孩子的———」

〝老爷子〞的眼神快速地将蒂法从脚到头扫过一遍。

「开心？恶心？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但不论男女销售员的姿色都非常重要。证据就是不管你的动作多迟钝，都会有客人不断走过来。所以若是你能减少花费的时间，卖出 1500 个也不是个梦。」

※

「结果，我非常在意那种说法。我讨厌那样——虽然这样的想法有过很多次，但是能卖出很多包子还是非常开心的。费了心思，1 秒、2 秒地缩短时间，在摆盘的方法上下功夫啦、练习刀的使用方法啦。我认为和体操和格斗是异曲同工的事情，很快就热衷起来。而且呢，老爷子虽然话很粗俗，但没有恶意，以工作能力去判断一个人很好理解，真是太好了。」

「真想尝尝看啊，那个包子。」

Red XIII 的喉咙中发出声响。

「很好吃的唷。不过，那个包子的肉馅，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的肉做的。」

蒂法耸了耸肩。

「那还是算了吧。那，销售额增加了吗？」

「嗯，第一次达成大概是四个月之后？16 岁生日前的不久。1003 个，很有成就感呀。」

「我想也是。」

「然后就到了生日。这是第一次、没有人和我说生日快乐的生日。稍稍地有点失落。不过，作为交换，与新的缘分紧紧相连了。」

※

那是 16 岁生日过后的第二周。星期三——摊车的固定休息日——蒂法拜访了塔米妮的诊所，进行每月一次的复诊。首先是诊察，简单的问诊，然后是皮肤移植部位的触诊，最后是拍摄胸部周围的照片。因为说是需要收集对蒂法使用的那个新治疗法的资料，许多的医生和相关人士都有看过她的照片。虽然没有拍到脸，但蒂法的心里还是很煎熬。

「现在这些青色和黑色的部分，接下来会逐渐和原本的皮肤同化，和刚做完手术时相比，已经相当程度地融合了。你自己也很清楚吧？」

确实，正如塔米妮所言。

「不过－」塔米妮的表情黯淡「这里的——」她指向蒂法的心口处。「这附近的皮肤可能需要再做一次移植手术，也许是受到下面加固骨头使用的金属的影响吧……」

「是吗……」

「之后再讨论这件事吧」

「真是讨厌！」

隔着墙壁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蒂法慌忙穿上衣服。在病房里住院的患者正在吵吵嚷嚷，塔米妮宣布诊断结束之后就出去了。蒂法收拾好自己，准备离开诊所的时候，拉科斯的声音响了起来。

「呐，蒂法，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什么？」

「有一个患者需要做和你一样的皮肤移植手术，但是很不配合。我希望你能作为过来人

亲口告诉对方不会有问题的。」

「那种事，真的能行吗？」

「不要紧。啊啊不过，不要把受伤的经过说出来。因为那个患者人脉很广，我想很快就会传得到处都是，对了，工作的事也不要提哦。」

「为什么呢？」

「嗯——因为是第七区贫民窟的人，不太想有什么交集吧。好了，走吧。」

蒂法不明就里地被带到了病房。半年前自己曾经躺过的病床上，现在躺着的是一个老婆婆。她穿着背部敞开的睡衣，趴在床上，背上贴着的纱布里渗出血迹。塔米妮坐在床边，一脸束手无策地看着蒂法。

「这位患者是玛蕾婆婆，运气不好被魔物袭击了。」拉科斯平静地解释说。「背部受了重伤，虽然医生建议做皮肤移植手术……」

「缝合好就可以了，别给我弄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

老婆婆锐利的视线投了过来。

「只要 5 年，那就会成为你的一部分」塔米妮说。「这位小姑娘大概半年前接受了手术，你看，这是她恢复过程的照片。」

蒂法倒抽一口气。塔米妮把打印出来的照片展示给玛蕾看，是蒂法的胸部照片。

「我不想看那种东西，快点拿开。」

塔米妮含糊地笑着收起照片。

「嘿，蒂法。」拉科斯出声说道「只有最开始会痛吧？」

「是的，只有最开始…」

「不会痒、也不会不舒服，对吧？」

「是的…没有…」

蒂法紧紧地握住手腕上的皮绳，强自压抑着情绪。

「装模作样的宣传到此为止就行了。」玛蕾说道。「让我和蒂法两个人独处一会。」

拉科斯和塔米妮对视了一眼，最终塔米妮点了点头。

「可以。不过，患者之间不要交换个人信息。」

那两个人离开后，病房里只剩下了初次见面的玛蕾和蒂法两个人。

「那些家伙，把女人的胸部当成什么了？」玛蕾不吐不快，「真是不好意思，我一直在发牢骚，害你难为情了吧？」

「还好…」然而，有能够理解自己的人，蒂法很高兴。「只是吓了一跳…」

「你到底是怎么受伤的啊？」

「那个…可能是个人信息…」

「那就偷偷地告诉我吧。」

玛蕾微微一笑。

「我被坏人砍伤了，害怕被他的同伴知道，所以不能详细地说出来。」蒂法认为这样的说法就可以了。

「我的天啊！你是在躲避他们吗？那可真是不妙啊，这么说来，你是从贫民窟之外的地方来的吗？」

「是的，从乡下来的。」

「家人呢？」

「都不在了…」

「无依无靠了啊。你多大了？」

「16 岁了」

「在做什么工作？是在围墙商店街吗？」

第六区贫民窟的那个地方的名声不好，蒂法是知道的。

「不是的！」

「那样的说法，我知道的。听好，去哪里的话，像你这样的美女，可以随心所欲地赚到钱。但是呢，雇用你的店会赚到几十倍的钱。榨取干净价值，最后就会被抛弃。如果有觉悟的话，去那里也好。但是，不要在那里随波逐流。」

「我没有去那边的打算！」

「你好像有点动摇了哦？」

「没有那样的事！」

「你性子很软吧？很容易迎合周围的气氛吧？」

真是一语中的。

「我也是那样的性格，所以可以明白的。真好，我也是善良的人———好痛痛痛痛痛痛！」玛蕾突然痛苦地喊了起来。

「没事吧！？」

「是骗人的惩罚吧…」

敲门的声音响起，拉科斯在得到回应前就走了进来。

「很痛吗？」

「啊啊，快点做那个手术吧，给我和蒂法一样的新的皮肤。」

「可以吗？」

「赶紧的，趁我还没改变主意。还有，蒂法，下次要再来。我没有能够来这里探病的朋友呢」

在那之后又过了三个月。休息日的时候，蒂法去诊所探望了玛蕾。玛蕾已经不再追问蒂法的来历，相反，她教授了蒂法各种各样在贫民窟生活的心得。

玛蕾自己是在第七区经营公寓的，但因为神罗公司强硬地进行了土地整理而不得已地转移了。在寻找新的公寓时，因为太靠近外墙了，所以遇到了魔物的袭击。

「这是在告诫不能总待在事物的外侧，而是要进入事情中心的教训吧。」

那样的话题有很多。15 岁时的冒险故事。在围墙商业街工作的事。为义警队贡献过一份力量的事。

那样的故事，对背井离乡四处逃亡的孤独的女孩子来说充满了安慰之情。直到拉科斯或塔米妮提醒为止，玛蕾的故事都没有说完。

「交到朋友了吗？」

准备回去的时候，玛蕾每次都这样问道。

「嗯嗯，交到了」

蒂法总是这样回答。

但是，这一切都随着玛蕾的出院而突然结束了。

「出院的时间提前了。说向你问好。」

拉科斯说道，之后就这样结束了。蒂法盼望着能在玛蕾前来复诊的时候见面，但是也没能如愿以偿。

只有工作的日子，再一次开始了。结束一天的营业之后，收拾摊车时已经晚上八点半了。回集装箱的路途中顺道买了晚餐，吃饱以后会复习一套秘传之书中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型。接着淋浴完后，就没有能做的事了。明明运动完后舒爽的疲累爬满全身，但始终无法入眠。各式各样的、断断续续的思考开始盘踞在蒂法脑海中。想起故乡时仍会笑着，虽然寂寞会逐渐盘据，但是故乡的风景、在那度过的每一天、村民每个人的笑容……还有永无止尽的怒火，她背负着将这些永铭在心的责任。另一方面，想到未来的事情，蒂法又再次陷入忧郁。还有好几年要持续还清的借款。

※

「玛蕾婆婆离开了之后，我就再一次什么都没有了。每天笑容满面地贩卖包子，忧心忡忡地度过休息日的晚上，发工资之后就去还钱。嗯。还款还是很顺利的。每天卖 1000 个的话，每个月能还 14000 Gil 的金额。大体上卖得比较好，生活开销也不怎么高，所以也存下了一些积蓄。」

数着那些藏在衣橱里的包里的钱。

「但…果然，偶尔还是会感觉到痛苦。如果表现出软弱的话，〝老爷子〞呢，会笑着说我们只不过是米德加尔的零部件，但是我完全笑不出来。」

Red XIII 发出了呻吟，大概是觉得同情吧。

「不过，听我说哦，17 岁的时候就变得热闹起来了。」

※

白天的高峰期过后，蒂法和〝老爷子〞交换了工作岗位，在蒸锅里摆弄着包子的面团时，察觉到摊位前站着一位客人。

「我想要 22 个八番包子，里面的配料请帮我推荐。」

「22 个？」

真稀奇。〝老爷子〞这么说道。蒂法看到的是一个脸和身材都圆滚滚的、年纪相仿的年轻男人。

「22 个咯，在对面等着的是——」

客人指着的地方，有一对男女正倚靠在铁道旁边的栅栏上聊着什么。两个人都有着非常显眼——蒂法认为具有米德加尔特色的——容貌，看起来稍微年长一些。

「他们每人各吃 1 个咯，我吃 20 个咯。」

不知为何，客人显得很自豪。蒂法噗哧一声笑了。目光相遇时，客人竖起了大拇指。蒂法默默地回了一礼，站在〝老爷子〞旁边打算帮忙。

「希望能把做好的放到这个里咯。」

客人将一个大大的藤篮放在胸前——象是把它放在鼓出来的肚子上——抱着。

「听说八番包子有让人融化的美味，所以来尝试一下咯。」

「那真是过奖了。」

〝老爷子〞冷淡地道了谢。

「大家都说贩售包子的女孩很可爱，看上去是真的咯。」

「非常感谢。」

蒂法习惯性地微笑着。然而，看着客人拼命地闻着炖肉香气的样子，蒂法又一次笑了出来。

「究竟是什么肉啊……」

「肉吗？那是——」

「啊！」本想回答的〝老爷子〞被客人慌忙地制止了。「不要说出来，让我猜猜看！」

「请便。」

〝老爷子〞总算是笑了一下。蒂法忍着笑意做着包子，然后放进客人的藤篮里。客人立

刻就开始闻起了味道，好像很中意，一副陶醉的表情，让人无论如何也想满足这份期待。虽然在「拜托你了」的「推荐」订单中被要求添加一些不太合适的食材，蒂法还是做好了挨骂的准备，把真正推荐的食材加了进去，看了一下，〝老爷子〞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从盘子里抓取食材的手轻快地移动着，从一个盘子跳跃到另一个盘子，〝老爷子〞的手仿佛在跳舞，客人用感叹的表情看着那样的〝老爷子〞。蒂法抓住〝老爷子〞完成的时机，从盘子拿出食材。〝老爷子〞模仿着她的动作。随着这样的节奏动起来，与其说是舞蹈，不如说更象是赞甘流的某种“型”。蒂法觉得彼此一气呵成的动作相当滑稽，忍不住笑了出来。蓦地一看，客人的脖子也在随着节奏晃动着。

蒂法还是第一次这么快乐地制作包子，5 分钟左右，22 个包子就都放进了藤篮中。客人一边闻着藤篮中传出的香气，一边向同伴们的方向跑去。但他似乎已经等不及了，停下脚步，从篮子里拿出了包子，咬了一大口，圆圆的下巴动动停停。客人一边大口咀嚼着包子，一边看向蒂法他们，再一次竖起了大拇指。蒂法不由自主地做出了同样的动作来回应，让人惊讶的是，〝老爷子〞也做了和她一样的事情。

「啊啊，那样的客人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应该能宣传一下呢。」

「那也是一方面，但你看，怎么说呢，会让我想起做这个买卖的乐趣、喜悦之类的东西吧」

栅栏旁边的三人津津有味地吃着包子。吃完手里的包子，年长一点的男子想要从藤篮里再拿一个，察觉到的篮子主人慌忙地阻止，趁此机会，女子把手伸进篮子里，轻而易举地拿到了一个，背对着另外两人，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老爷子〞说的没错。蒂法的心中萌发出许多温暖的感情，那已是许久不曾发生的事了。

「好啦，得蒸包子了。」

一下子消灭了 22 个，不补充包子可不行了。

「好的。」

蒂法回到蒸锅旁，开始摆放包子的面团。

「欸？」眼泪从眼角里落了下来。

「欸欸？」

蒂法擦掉眼泪，不停地眨着眼睛。

「奇怪……」

无法假装自己没察觉到潜藏在心中的其他感情。好羡慕那三个人。同时，也体会到了自己的孤独。

工作结束后，蒂法向集装箱横町走去。虽然每天都要工作，但夜晚的贫民窟还是非常可怕，蒂法警惕着周围，蓄势待发的身体绷得紧紧的。

「喂喂！」

背后传来了声音。蒂法缩了下脖子，回头一看，是一个年轻女人。一个瓜子脸、高鼻梁的美女。

「啊，果然！是卖八番包子的小姐姐啊！」

年轻女人是那个很亲密的三人组中的其中一人。他们几个在最开始买了 22 个包子的那天之后，又光顾过摊位很多次。有三个人一起来的时候，也有分别来购买包子的时候。

「客人您…」

「我叫洁西。洁西·拉兹贝利。」

她摆出一个双手插腰的姿势报上了名字。

「我是蒂法。蒂法·洛克哈特」

「哦哦！名字也很可爱！有 17 岁了吗？」

「是 16 岁。」

「今天没有工作吧？」

「是的。」

「欸，你有点紧张呢？」

「不，没有。啊啊，也许是有点紧张吧…」

真的很想和洁西说话，甚至在憧憬着。然而，蒂法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才好。

「这样啊。抱歉抱歉。那…车站前再见吧。」

蒂法转过身，低声地嗫嚅着对不起，立刻跑开了。过了一会，她回过头去，发现洁西依然注视着这边，微微地挥手。蒂法轻轻地低下头，跑走了。

那是一条马上就要拐过去的小巷，从对面走来的明显是小混混。

小混混的衬衫上印着华而不实的图案，耸着肩膀。玛蕾曾经建议过，绝对不要和小混混扯上关系。拉科斯也非常形象地给蒂法模仿过他们的走路方式。〝老爷子〞——过去据说就是小混混出身——告诉她如果万不得已，说出「是曼森罩着的」这样的话就不要紧了。但〝老爷子〞也说了，如果那个咒语不管用，就要一溜烟地逃掉。

小混混显而易见地在看着蒂法。蒂法移开视线，走到路的边缘。但是，小混混也跟着走了过来。

「喂喂，街上的美女。这可是一夜暴富的机会哦？应聘的资格就是你的容貌，要不要用你的美貌来赚大钱呢～」

「没有兴趣。」

蒂法想要溜走，可小混混的身法出乎意料地轻快，被绕了进去。

「喂喂，抬起头嘛，让我看看？」

男人的手向下颌伸了过来，蒂法轻轻地退后，男人的手扑了个空。

每一天，赞甘流的练习都是不可或缺的，恐怕能够战胜眼前这个漏洞百出的小混混。但是蒂法想起了〝老爷子〞的告诫，小混混们很烦人，直到得逞前会不停地纠缠，所以从一开始就要避开，牢记那个咒语。

「喂，这是做什么！」

是女人的声音。蒂法回头一看，洁西猛地跑了过来，然后顺势跳起，一脚踹向了小混混的脸。小混混发出怪异的声音，倒在了地上。

「我们走！」

洁西抓住了蒂法的手腕，拉着她一起跑了起来。她们一起跑进附近的小巷，拐了好几个弯。

「你家在哪？」

蒂法说明了从街上过去的大致方位，但是，从现在所处的小巷里过去就不知道该怎么走

才好了。

「是集装箱横町吗？」

「是的，没错！」

「真意外。不过我知道那里，我送你回去吧。」

没等蒂法回答，洁西就出发了。在路上，洁西将被她踹倒的那个小混混的事告诉了蒂法。那个人是掌管第六区围墙商店街的古留根尾的一个底层手下，寻找在古留根尾店里工作的女孩，虽然没什么手段，却很执着。

「所以说，这很重要，你最好不要靠近围墙商店街，听到古留根尾的名字绝对不要扯上关系，好吗？」

「好的。」

「虽然像前辈一样说教了，但那种事情你也一定知道吧？」

「知道一点点。总之，不能去第六区那边。」

「回答正确。」

「洁西会格斗术吗？」

「欸？啊啊、你说那个飞踢啊？太好了。动作练习的列表里有类似的，但这是第一次真正地使用。我是一个女演员啦。」

「欸！？」

「现在是休业状态呢。」

「可以想到。」

「那个，因为我是不得了的美人，所以一听到我是女演员就明白了吧？」

「是的。」

「喏！这不是说了让人高兴的话嘛！」

洁西无忧无虑地笑了起来，蒂法也跟着笑了。

「呐，差不多到了吧，集装箱横町。」

不知道怎么地，再一次回到了平时的小巷。蒂法走到洁西前面说道。

「到这里就不要紧了，谢谢你救了我。」

「不用客气。不过还是送到家里吧，就快到了。」

「好的……」

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家。这两年来，蒂法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底层，虽然考虑过搬家，但也要拖到还清债务之后才行。

「好啦，走吧～」

洁西迈开脚步。不一会，两个人来到了和往常一样坐在道路尽头的〝门卫〞那里。〝门卫〞注意到了蒂法，一边小声说着〝欢迎回来〞，一边让开了路。

「嘿～安保不是挺完备的嘛。」

没多久，就来到了蒂法的集装箱前。

「就是这里。」

蒂法打开挂锁，取下锁头。

「真是古典呀。」

洁西感慨着。虽然她没有恶意，但蒂法还是感到了很羞愧。

「呐，可以去里面看看吗？虽然有点厚颜无耻，但是我真的很感兴趣呢。」

「请进。」

洁西开心地走了进去。蒂法打开了灯，这里和她刚刚搬进来时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有衣服多了一点点。

「你真的住在这种地方？」

「是的。大概两年左右。总有一天会搬出去，在那之前就先这样吧，我是这么想的。」

「一个人？父母呢？」

「嗯，一个人。父母都已经不在了」

「这样啊……」

洁西再一次环顾了房间。

「淋浴和洗手间都在外面啊，也对，都是集装箱嘛。这里多少钱？」

「一天 15 Gil。因为我很喜欢淋浴，所以费用是 5 Gil，一个月花费是 600 Gil。但在天数多的月份里也是只收取 600。」

洁西皱起了眉头。

「蒂法，你这样子是有什么原因吗？」

蒂法心想，如果是这个人的话，告诉她或许也没什么关系。并不是想要得到帮助，只是，如果有人对自己说“很辛苦吧”，不管每天是如何艰苦工作都有了些许安慰。

「因为不得不要还钱…」

「欸……」洁西点了点头。「还有很多吗？」

「还有 4 年吧……大概……」

「嗯…」

洁西坐到床上，拍了拍自己旁边的位置。

「和姐姐说说你的事情吧。」

蒂法也坐到了床边。

稍微想了想，从失去理智的神罗战士放火烧毁村子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事情，全部随着感情倾诉着。说着说着，悔恨之意涌上心头，是不是应该试着去更加接近那个事件的真相呢？蒂法甚至觉得，自己为了还钱而逃避着一切。最后，还是哭了出来。

「你已经很努力了。嗯，蒂法·洛克哈特比贫民窟的任何人都要努力。」

在洁西鼓励下，蒂法吸了吸鼻子。

「那并不是逃避。我非常了解神罗造成的事件，但却完全没有听说过尼布尔海姆的事情，也就是说，神罗对公众隐瞒了这件事。不小心谨慎的话，就会被干掉哦。一个人是办不到的，不要乱来。」

「……知道了。」

「一定会替你爸爸报仇的。我会帮你的，只不过一时半会还不行。」

蒂法并没有想得那么远。但是，和洁西交谈令人在意。她握住了手腕上的皮绳。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嗯，为什么呢？多管闲事的体质？很为难呢。啊、但是我可没有钱哦，不要指望这个。」

洁西将手绕过蒂法的后背，搂着她的肩膀。那些话语令蒂法失去力量，只能让身体依靠着洁西。

「我们在一起就什么都能做到。一个人是不行的，所以要齐心协力呢。」

从那之后，蒂法每周都会和洁西一起度过一两天。威吉和毕格斯有时也会一起来。那天的吃货是威吉，另一个人是毕格斯。通过洁西他们，蒂法也不断认识了更多的人，也被告知了在夜里也能够安全就餐的店铺。在洁西的把关下，蒂法的衣物变得妥当完备。洁西也对蒂法进行了舞台的正确姿势训练和台步训练。在那之前的蒂法，用毕格斯的话说，看起来就象是时刻对周围保持警戒的小动物一样。

17 岁的生日到了。工作结束后，蒂法把摊车推回了仓库，将营收交给拉科斯，在结束了每天晚上的工作程序后，“老爷子”并没有任何与平常不同的反应就回去了。

「欸，蒂法。」

拉科斯语气与平常不同，心情看起来不太好，好像想说什么话。蒂法稍微警戒了起来。

「跟你感情很好的那些人，似乎跟不良团体有关系，所以———」

「你是说义警队的事情吗？」

「他们是雪崩成员哦。」

「雪崩———」

这个组织几乎无人不晓，雪崩是扰乱米德加尔的反神罗组织，在各处引起暴力事件。组织首领名字叫艾鲁非。

「即便真的是这样，他们也不是坏人。」

「不是取决你怎么想，问题是神罗怎么想。跟他们保持距离比较好，一想到雪崩被抓捕的时候你会不会被卷进去，我就非常担心。」

蒂法走入集装箱横町的小巷时，“门卫”告诉她来了访客。是谁呢？蒂法的不安感越来越膨胀，边留神边向前进，然后看见了洁西、毕格斯、威吉三人等在集装箱前。

「欢迎回来！」

「生日快乐呀。」

洁西上前拥抱住蒂法。

「嗳，蒂法，我知道你明天还要工作，就只给我们两小时，好吗？」

毕格斯试探性地邀请蒂法。

「虽然没有美味佳肴，但是有很多糖果哦。」

「我们有想要给蒂法看的东西。」

洁西松开抱住蒂法的双手说。

「是什么呀～」

「是什么呢～」

就象是事先商量好的，他们三个人齐声道。虽然蒂法无法想象要被带往哪里，但是也没有拒绝这三人邀请的理由。

走了将近 30 分钟，抵达了一间在米德加尔外墙附近、位在布满铁片中央的腐朽房子。室内比外观来得大许多，已经有 8 个人在里面，但空间还是完全足够再容纳人进去。里面也有很面熟的脸孔在其中，是摊位的客人吗？也或许是之前毕格斯跟洁西介绍过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呀。」洁西举起手后，将大家的目光聚集起来，然后将蒂法带到房间的中央。「她是我的朋友，蒂法·洛克哈特。今天是她的 17 岁生日哦，大家一起向她道贺吧。」

毕格斯开始拍手后，在场的人也一个个接着拍起了手，对蒂法的生日祝言纷飞交错，威吉吹起了手指口哨，但被某个人给制止、并要他收敛一下，似乎不能够发出很大的声音。

「谢谢大家。」

蒂法边改变面朝位置边弯腰行礼，不断向跟她贺礼的人们表达感谢。

「那么、开始吧？」

一位年长的男性开口说道后，室内即刻变得安静，人们开始移动往最里侧的墙边坐下，离墙壁少许距离的地方，放置了一台放映机。跟以前尼布尔海姆的那台放映机一样都是旧型号的。这个氛围让蒂法感觉可能要播放什么影片。

也正如她所想，房间内的电灯熄掉后，很快就播放了一段影片。黑白的风景、荒凉的荒野。而在荒野之中有个年经男人正笔挺伫立着。

「我是星命学的学者，尤里·罗马那。我想要跟各位说说星球与我们的关系，也就是星

球的生命话题。虽然是正在观看这部电影的你们早已经知道的事情，但希望各位能够耐心听完，我将用自己的话语阐述生命之理，传达给各位。我相信这将是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星命学能传递给后世的唯一方式。」

影片内，尤里·罗马那花费了 30 分钟讲述了关于星球生命与人类生命的交流。人类一旦死亡、肉体就会回归到大地。但是精神会被星球吸收，成为星球的生命。星球的生命会不断在星球内循环、丰沛星球。最终会形成新的生命，再度回到星球表面。生命会改变其样貌，在此处、在那处，寄宿在所有事物上。生命会永恒流转，星球就是我们永恒的载体。

影片放映结束后，不一会儿时间所有观众们都离开了。

被洁西催促后，蒂法也踏上归途。途中与毕格斯、威吉道别，最后剩蒂法与洁西两人一齐走着。

「你怎么想？」

洁西向蒂法问。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会留下，我是这样想的，所以听到星命学的内容，觉得很不可思议。」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那是神罗公司说的哦，听说是用科学检测所得知的。在那之前的共和国，他们教导大家，人死后会经过神的审判，决定去天国或是地狱。比这更早之前，一直一直都是星命学的思考伦理。」

「是这样的呀？」

洁西如果相信的话，那蒂法也想相信。但是总还是有点格格不入。

「也就是说、我想要传达给你的是，蒂法的爸爸并没有消失。爸爸的生命与星球同在，然后、我们的心与星球紧紧相系，如果你想着星球，就能一直跟爸爸紧密相连。这样想的话你觉得如何呢？」

集装箱横町宁静的黑暗中，两个人相视凝望。

「尼布尔海姆与蒂法同在，爸爸也与蒂法同在。」

洁西伸出双手包覆着蒂法的双颊，脸颊可以感受到掌心传来的温暖。

「你并不孤单。」

蒂法将自己的手覆上了洁西的手。

「从洁西第一天来到这开始，我就不孤单了哦。」

听到蒂法这样说，洁西先是双眼睁的圆溜溜，然后慌慌张张地抽开了手。

「我才不是要你说这么让人开心的话呢～真是～～」

洁西双手捣上自己的双颊，止不住逐渐红润的脸颊。

「那、再见啦。」

洁西就这样持续捣着双颊离开了。蒂法才发现自己忘记向洁西确认是否为雪崩成员的这件事。但是，那又如何呢？是或不是都无所谓。

※

「在那之后我去了好几次放映会，看学者分享星命学的电影。因为神罗公司会来找碴所以每次地点都不一样。在这期间，星命学的思考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压力解放———我变成了这种想法。」

「……什么意思？」

Red XIII 用着掺杂着野兽低鸣的声音问道。

「我想是因为……爸爸、尼布尔海姆的大家、尼布尔海姆的真相，我不能不将那些全部背负起来，也要一直提醒自己不可以忘记。但被每日的生活逼迫追赶而遗忘时、开怀大笑时，罪恶感就会油然而生。不过，只要想到大家都还存活在星球之中……如果想着我不用一个人承担着这份难过，就会变得轻松许多。」

「星命学有各种解释，你的与我所想的不一样。」

「嗯，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因为这样思考我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

蒂法正在去除炖肉锅中的肉沫渣时，〝老爷子〞开口道。

「你知道设置在科雷尔的魔晓炉爆炸的事吗？」

「嗯……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呢。」

「啊啊，最近呀、有传闻说是雪崩搞得鬼。然后听说神罗的治安维持部队开始要抓捕在贫民窟的雪崩成员。嘛、反正什么理由都可以，神罗自己会去安罪名，没有的话就编造一个。」

虽然蒂法装作不在意的表情，但是肉沫渣却捞得七零八落。

「不要被卷进去了哦。」蒂法抬起了头，对上了〝老爷子〞非常认真的双目。

将近一个月都没有见到洁西他们。自从变得亲近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么长的间隔没见到他们。蒂法也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络，连他们住在哪里都不知道。每次要问的时候，感觉都会被他们糊弄过去。

叩叩——的敲门声，蒂法睁开了双眼，有预感门外的绝非小事。迅速起身打开门后，果不其然洁西出现在眼前。额头还流血不止。

「抱歉…真的抱歉…」洁西气喘吁吁地说道。「我本不想要来麻烦你…」

「请不用客气！」

蒂法搀扶洁西进入屋内，似乎一直奔跑的关系，洁西进入屋中后，背靠在床缘边、整个人虚脱无力地坐在地上。蒂法一直等待着洁西缓过呼吸后才开口询问。

「你是雪崩的人吗？」

「嗯。」

「毕格斯跟威吉也是吗？」

「嗯。」

「所以你们才不告诉我住在哪里吗？」

蒂法生气了。

「因为、你看，神罗那些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袭，就像今天这样。」

「因为科雷尔魔晓炉的事情吗？」

「什么嘛…你知道不少事情嘛。」

「请不要把我当小孩子一样对待！」

「好痛痛痛痛！」

洁西捂着侧腹露出痛苦的表情。

「你被枪打中了吗？」

「不是，从屋顶跳下来的时候撞到了，咚锵～这样。不知道有没有骨折……」

蒂法打算出门去找医生的时候被洁西给出手制止。为了要抓捕受伤的雪崩成员，现在诊所跟医院周边神罗兵埋伏守株待兔的可能性很高。听了洁西的分析，蒂法恍然大悟。于是决定将现有的止痛药先给洁西服下，便出外打水了。横町今晚也很宁静。蒂法淡淡地察觉到，住在这个横町的人们，大家也都背负着各自的麻烦。所以即使有任何骚动，也不会有人开门查看。蒂法一边注意附近有没有神罗兵，一边赶紧取水回到房间。一进房看见本该坐着的洁西倒在了地板上，蒂法惊愕地赶紧上前确认气息。

「还好…还活着…」

隔天一早，洁西虽然侧腹还是很痛，但是因为可以正常对谈说话，所以蒂法就直接出门工作了。消化了摊车早晨的尖峰人潮时刻后，蒂法开始假装腹痛，然后请求“老爷子”让自己能够休息一天。因为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老爷子”也非常惊讶，在一番纠结苦恼的表情变化下，最终让蒂法脱离了摊车战线。离开摊车后，蒂法来到塔米妮的诊所，再次发挥了演技。等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被叫进诊疗室的蒂法，跟塔米妮告知了自己因为跌倒胸下一大片范围受到强力撞击，现在痛得无以复加。塔米妮从蒂法描述昨晚到今天的疼痛程度判断应该没有骨折。

「我先开止痛药给你。因为药效很强，只能在真的痛到不行时才服用。先看看今天还有明天的状况，如果疼痛感愈加剧烈的话，那可能是有很重的内出血，到时候你就把本人带过来看看。」

「欸？」

「你的身体根本没有任何碰撞的伤痕，我可是医生哦。」

蒂法很难为情地弯腰道歉。战战兢兢地抬起头后，塔米妮一脸担心的注视着蒂法。

「在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小心别被卷入了奇怪的事情里了。」

蒂法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应和着，然后就仓皇地逃离了诊所。急忙跑回了集装箱横町要

打开房门挂锁时，发现上头的锁头不见了。有股讨厌的预感油然而生。进入屋内后只见到枕边放了一封信。

「我要消失一段时间，谢谢你。我没有把房门上锁就出去了，抱歉呢。」

全身失去了力气。

「要把我卷入的话就彻底让我卷进去啊!!」

蒂法在空无一人的集装箱中呐喊，然后开始胡乱地出拳踢脚发泄。

「可恶!」

在傍晚的尖峰客潮前回到摊车时，蒂法已经筋疲力尽。〝老爷子〞满面笑容的欢迎她回来。蒂法边感受到被人需要的喜悦，边气势猛烈地投入工作，直到打烊为止。

很快就来到了 18 岁生日的时候。晚上，蒂法在从工作结束回家的路上，看见了前往集装箱横町小巷的入口处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人们在起哄。走近后听到了有人说道———这里有藏匿了雪崩的家伙。蒂法挤入人群进入小巷后，就听到一个女的高声喊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已经十年没有见了!」

蒂法马上认出这个声音，是〝浴室门卫〞。双手将占据通道的围观人潮分开，蒂法在叫骂声中困难地前进，终于来到了人潮最前方。有三位神罗兵站在这里，蹲在墙壁前方的〝浴室门卫〞被用枪指着，而倒在蒂法正前方的是〝门卫〞。蒂法跑上前去查看〝门卫〞的状况，听到了他奄奄一息的说艾夏拜托你了。艾夏？一瞬间蒂法不明所以，但很快就意识到那是〝浴室门卫〞的本名。

蒂法站起身后，其中一名神罗兵察觉到他，立刻将枪口转向她。

「站住！双手举高!」

神罗兵手上的枪在夜灯的照射下发着冷峻的光，指着自己的黑色、小小的枪口，从那之中射出子弹的话肯定必死无疑。蒂法感觉到自己后颈一阵阵刺痛，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双脚也在颤抖着。

「认识的吗？」

「跟那孩子一点关系也没有！跟这里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浴室门卫〞大喊着。士兵重新整顿下举枪姿势，盯着枪的蒂法手指开始颤抖起来。见状，士兵的嘴角扬起了讨厌的笑容。

「在这边！」突然背后传来的叫喊声。「在大街道那！」

站在〝浴室门卫〞前的士兵听到叫唤声后，用枪托打了〝浴室门卫〞，只见她痛苦的呻吟后倒在了地上。然后那名士兵就跟另一位士兵立刻穿过蒂法身侧跑回了大路上。留下来的最后一位士兵上前用枪口抵住了蒂法柔软的胸口，屈辱与怒气爆发促使蒂法反射出手扣住了对方的脖子，那名士兵因为头部剧烈的晃动、戴着的神罗士兵安全帽也滑落了下来，曝露出了他的脸。那名士兵还是一名少年，而且年纪可能比蒂法更小，对此情景怔住、无法下手的蒂法突然被人用力往后一拉，失去平衡跌坐在地板上。然后有个人影从蒂法上方飞过，是〝门卫〞

。他站在士兵——抑或说是少年——的面前，伸手快速地挥过他的颈项，少年的喉头顺势大量血柱喷出，蒂法定睛一看，〝门卫〞的手上闪着一把刀。然后在围观人群的悲鸣尖叫中，蒂法失去了意识。

蒂法醒来后，看见了在一旁守着她的拉科斯。而自己身处在所住的集装箱的床上，蒂法慌乱地起了身。

「那个神罗的孩子呢！？」

「被门卫给运走了，他觉得有责任要处理掉尸体。」

早知道就不问了……。

「〝浴室门卫〞呢？」

「在妈妈那。她的伤势并不严重。」

「太好了。她的儿子能逃掉吗？」

「似乎那家伙真的是雪崩成员。不过说起来，今晚为什么他们会到这边来呢？」

「那时喊着跑到大街上的声音是谁的声音呢？」

「那是我的声音。我本来打制造帮助你的转机，本以为出乎意料地进行得很顺利，没有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真令人震惊。」

「我也是…」蒂法叹了一口气。「我压抑不了自己的情绪，不…是身体自己动了起来。」

「原来高手说的就是这样呀。」

拉科斯看起来似乎有所感悟。

「我想赞甘老师是不会认同的。」

「那个人在关键时候总是不在。呐、蒂法，你要不要去淋浴一下？」

蒂法不想要再争辩了，脚踏下地时，发现膝盖还在颤抖，是与被枪口指向时候不一样颤抖感。自己的双脚在遇见重大事情时，无法支撑住被动摇的心。蒂法不想让拉科斯看见，又回到了床上，将毛毯盖上自己的双脚。

「外面不知道变成怎样了…」

「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围观人潮也消失了，士兵也不会过来了吧。曼森跟神罗公司谈过后就解决了。」然后拉科斯一副不吐不快地说。「真是、雪崩那群家伙！把我们都搅入这浑水！你说对吧？」

蒂法伸手抓住了手腕上的皮绳，将感情全数吞入肚中。

「呐，拉科斯。」

「怎么了？想说什么就说。」

「我想要一个人静静。」

拉科斯露出了明显不满的表情。为什么…？算了…怎样都无所谓…我什么都不想思考了……

※

「学习格斗术、战斗，也有面对人的生死抉择的情况，自己也有可能夺取他人生命。明明如此理所当然的事，但我却没有好好的想过。」

「蒂法是不会出手杀人的。」

「嗯，我曾也是这样想、这样理解。但是，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当在战斗的时候，要聚精会神在死的可能性上，对方的死期、自己的死期，如果不这样的话是无法战斗下去的吧。

即便夺走对方的性命也想要守护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些的话，即使赢得胜利也只会徒留懊悔。如果没有那样的决心、作为只想得到微小满足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

「呼～人类还真麻烦。」

「是呀，人类很麻烦，尤其是我。」

※

从那之后开始，我工作完全没有休息过。只有工作、才是真真切切感受到的现实。如果不好好维持生活的话，不管在何处、我就好像会堕入内心的黑暗深处。但是，那名士兵——每当经过那里我就会想起那是那名少年身亡的场所。我无法停止思考、一定要从这里出去的想法。有别与以往那朦胧不清、总有一天要离开这的希冀，这次蒂法想要离开这里的感受特别强烈。

「呐、拉科斯。」

在领取工资的时候，蒂法试着开口询问。

「我得一直住在集装箱里面吗？」

「不，当你把所有钱还清后，就能去任何地方了哦。」

「塔米妮医生这样说的吗？」

「不，是曼森。这是曼森的规矩。」

「这与曼森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我很感谢他给我工作，但是为什么要限制我到这程度呢？」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无法支付医疗费用，妈妈她就无法偿还她的借款，那笔借款就只能跟曼森相借先偿还出去。所以那时候向曼森借的钱，就让我跟你在摊车工作以此来偿还。根据曼森的规矩，如果你无法将欠款还清就无法离开集装箱横町，也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这个规矩不容有人违抗，若不遵守的话是会流血受伤的。」

蒂法相当错愕。

「所以我还给你的钱不是交给塔米妮医生，是交给了曼森？」

「嗯，就结果来说是这样。」

「真希望你早点跟我说……」

「毕竟你欠款的金额数字也没错，而且你对这种事情看起来也没有兴趣知道。」

「我并不是没有兴趣知道，是因为我对你没有一丝怀疑——」

蒂法紧紧握住手腕上的皮绳。

「你能这样说我很开心呢。未来我也希望你能对我十足信任。接下来一定会顺顺利利的，照这个步调下去，不出三年你就是自由之身了。」

然后拉科斯张望下附近周遭后，压低音量说道。

「如果去围墙商店街工作的话，会更快还清借款哦，不过、你看，毕竟也不能强迫你对吧。如果你认真想去的话，记得跟我说一声呐。」

蒂法对拉科斯的信任感已经荡然无存。

打开衣柜取出隐藏在衣服中的皮包，拿在手上的感觉沉甸甸的，里头是蒂法从开始工作以来存下来的所有财产。确认门上的锁钩有确实上锁后，蒂法打开包开始数着里面的金额。准备了纸笔开始计算后，蒂法预见了再两年就能够还清所有债务的可能性。

不知道还款的物件是谁；不合理的规矩；追朔根源最开始就没有确认过治疗费用的明细…事到如今就算发觉有问题也无可奈何。接受并解决自己做下的事以及没做下的事，就让那群人看看自己摆脱这种生活的毅力吧！还有两年就能够取回自己的人生了。这份计划成为了蒂法的动力。

※

「一旦下定决心，我的意志力就会很强韧。认真卖包子、赚钱、存钱、还钱，假日进行锻鍊与复习格斗术。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也不会觉得痛苦。」

「想想……」Red XIII 说道。「很符合你的性格。」

「确实如你所说。虽然我也很向往热闹又闪闪发光的生活，但是其实我喜欢的是沉静、

安稳的日子，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相反也不会有坏事发生，结束一天冲个澡，犒赏自己一天的辛劳之类的。」

「不过状况又有所改变了吧。」

「你怎么知道？」

「我看到、迎来的转折。」

※

有一位连续数日早晨都来买包子的青年。每一次都会跟他有大约 1 分钟的交集。那位青年总是用沉稳的微笑注视蒂法工作的样子。而蒂法也对他有了常来光顾的印象。

「恭喜你 18 岁了。」

青年开口说道。

「欸？」青年投来意想不到的话语，让蒂法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为什么……」

「因为你 17 岁的时候，我也帮你祝贺了呀。」

蒂法随即想起了与洁西他们一起去过的星命学放映会。这个人肯定是那其中的一个人不会有错。蒂法的心跳逐渐加快。

「蒂法，怎么了？」

听到了〝老爷子〞严厉的声音。因为有时候会出现长时间独占蒂法聊天说话的顾客，〝老爷子〞似乎误解了现在的状况。蒂法告知〝老爷子〞没有问题后，转而小声向青年问话。

「你认识洁西吗？还有毕格斯跟威吉？就是那天和我一起的那些人。」

青年的脸上抹上一股黯淡。

「啊啊，有传闻那些人是雪崩成员。所以我们也断绝跟他们的往来，毕竟学习星命学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们。」

「说的也是。」

蒂法随青年的回答应声附和。

「你在找他们吗？」

「因为我对他们有恩，他们还没有回报我。」

这种程度的谎言应该会被原谅吧？

隔天那位青年又再次出现买包子。

「关于你昨天问的事情，我问了认识的人了，在第七区有一座名为天望庄的公寓，那边的房东或许知道些什么，听说是一个人脉很广的人。」

「你特地去帮我探听了吗？真的非常谢谢你。」

「作为交换，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青年的声音越来越小。「能跟我一起拍张照片吗？」

「当然可以！」

青年将准备好的相机交给后面排队的顾客后，便摆起了照相姿势，蒂法也从摊车中探出上半身让镜头将自己拍进去。相机捕捉到蒂法自然洋溢的笑容。

「再一张！」青年话音未落，背后就传来了〝老爷子〞暴跳如雷的怒吼声。「喂、再照要收钱啦！你这小子！」

终于等到星期三的定休日。比起第八区贫民窟，第七区贫民窟更加杂乱无章，全体都是交横错综的小巷，感觉道路也多是没有做过铺装的未加工泥土地，道路两侧并排着杂乱无序的店铺，有时将视线往上看去，能见到支撑第七区圆盘的圆柱，也能得以辨别方位。向几个人询问路后，蒂法没有迷路就抵达了天望庄。那是一座两层楼建筑的公寓，共享的外面走廊可以见到门户并立，也有安装室外冷气机。每一间房都有设置吗？那这样房租一定很贵。蒂法不禁想着。往二楼的外侧阶梯上站着一位纤瘦的老婆婆。

她往蒂法这看来，吃惊地大声喊道。

「你不是蒂法嘛！」

开口的正是玛蕾，曾住在塔米妮医生诊所的患者。这是几年后的再会？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不早点过来跟我见面呐？」

「我不知道您住在哪里…」

「我不是有留下住址吗？我拜托那个医生的儿子跟你转达呀？」

仅供阅读 请勿擅自发布

蒂法完全没有从拉科斯那听到任何事情。既然被传达要告知的话，也不可能会忘记吧？他这样做明显就是不想要让我知道住址吧？

「你胸口的伤势如何了？」

「复原得相当不错，但是伤疤的颜色还是很明显。」

「我背上的伤也是一样，这可是风靡无数少男、令我自豪的美背呐。话说回来，你要去哪里？这附近我还挺有头有脸的，什么都可以问我哦。」

「请问这边是天望庄吧。我是来见这里的房东的，听说是人脉相当广的一个人。」

「那人就是我啊！」

「是这样吗！？我其实正在找人。」

「找谁？说来听听？」

「洁西、毕格斯、威吉。」

玛蕾的双目眯了起来。

「毕格斯跟威吉是义警队的成员。洁西是跟他们一块的年轻女孩吧。」

描述的完全没有错。

「我们是朋友。去年我们常常在一起玩，但是现在我连他们在哪都不知道…」

玛蕾闭上了双眼，象是在思考什么事情。

「你对那些朋友的事情知道多少？」

「……您是指雪崩的事情吗？」

蒂法压低声音说道。

「原来如此。那么那些朋友知道你的住处吗？」

「嗯，来过很多次了。」

「你有想过在那之后完全不与你见面的、他们的心情吗？」

「嗯，所以即便我们无法见面，只要知道他们安好就可以了。本来我已经快要放弃了，但是突然又看见了与他们相系的线，所以想要抓住这个机会。真的是在放弃以前，只想要再一次地、尝试去找他们。」

「嗯——那我们就来碰碰运气吧。你还有时间吗？」

「是。到傍晚以前的话没问题。」

「那、过来我这吧——」

玛蕾招手让蒂法靠近后，向她说明走往熟人经营的酒吧方向。然后告诉蒂法就在那边等着。

※

「在那里，又结识了新的缘分。那间店的名字叫做第七天堂。」

※

第七天堂是一间比想象还要宽敞的酒吧。光是从地面架高起的周边露台就似乎可以放置4台摊车在这营业，粗估店内可以摆放8台。如果每台摊车一天都可以卖出1000个包子的话，一天的营收就会有36000 Gil，这样借款就可以在数日内还清了——居然想着这样的事情，蒂法不禁苦笑了起来。重拾心情，蒂法环视了店内环境，将脑内想象中的摊车抹去后，这间酒吧的生意相当冷清。

蒂法看着摆放在眼前桌上的红茶。红茶呈现混浊状，使用的茶具也有明显的伤痕。抬头一望，店员只有一位身在吧台的老人。满头的白发，嘴巴周围也满是白色的胡子，身着干干净净的灰色西装，还系上了一条领带。外观俨然是一名出色的绅士。只不过他的气色呈现灰土色，看起来有点糟。蒂法想起了老人在跟自己点单时、送来饮料时，发出的声音非常细微，动作也很迟缓。旋即蒂法就明白了这间酒吧这么冷清的原因，但是也很惋惜浪费了这间店这么好的条件。

「久等了呐。」玛蕾来后，坐向了蒂法对面的位置。看起来并没有要点任何饮料。「关于找人这件事情，我已经安排好向各处传达你正在寻找他们的事情。肯定会确实传达出去的哦，我可以跟你保证哦。但是呀，要不要回应你取决于那些朋友的想法。我无法强迫他们跟你联系呐。」

「是！」虽然事情没有如自己预期般顺利进行，但是确实已经往前一步踏进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现在这个时机点不好呐。」玛蕾压低声音说道。「雪崩的上层现在正动荡中，神罗也察觉到这件事情，所以会持续抓捕雪崩的成员。他们的集会也数次被击破，完全无法彼此联手，所以分散成好几个小雪崩的状态。那是神罗一次次击溃他们的结果。」

「是这样呀…」

蒂法想起了那天额头流着血的洁西跑到她家的情形。那样战败负伤逃走的情况仍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啊啊——」玛蕾象是想到了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的话，就表示你的朋友们还活着呐。这是当然的呀。」

回去的时候，玛蕾送蒂法到车站，两人在走去车站的途中，聊到了第七天堂的话题。在吧台那位名为蒙堤的老人，是这间酒吧的业者兼店长。据说一直在摊车卖着调制鸡尾酒，最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打造了一间酒吧。自从开张以来一直都非常受欢迎，但是最近开始停止了晚上的营业。

「之前有位和蔼可亲的调酒师，不过辞掉工作了。那人第一次见到神罗员工后就搬到圆盘上面去了。所以现在正在募集新的调酒师，不过似乎找得不太顺利的样子呐。为此蒙堤的身体也搞坏了，精神也变得萎靡了。别看他那个样子，其实他还年轻的很，跟我同个年纪呢。」

玛蕾叹了一口气。

「鸡尾酒只有那位调酒师会做吗？」

「蒙堤是位一流的调酒师哦。但是他的手肘与肩膀已经不行了呐。再这样下去那间店只能转让给别人了。听说建造那间店要支付给木工的款项还有剩一点点没结清。」

「那真的很可惜，那么好的一间店。」

「对吧？」

离车站没剩多少距离时，玛蕾停下了脚步，抓住了蒂法的手腕。

「你喜欢钱吗？」

玛蕾用着似乎探听他人秘密的声调说着。

「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是必需品。」

「很好的回答。」玛蕾看起来很满意。「呐、蒂法，下次休息是什么时候？你还会过来吗？」

「我固定每周三休息……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一起来帮忙第七天堂吧。你每个星期三过来就可以了。」

「欸？」

「我会先跟蒙堤说一声的。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确实听起来很有趣。而且——想起了这股许久未曾出现的感觉——令人兴奋期待的感觉。

「不过难得的休息日，如果想要静静地让身体休息也可以。不过，我要先跟你说哦——」玛蕾又再把声音压得更低。「之前那位调酒师的工资，听说是营业额的六成哦。」

「没问题，我会来帮忙！」

秒答这点、将我掩饰起来的伪装毫无保留地曝露出来。

有了期待的事情后，工作上也变得更加充实。营业额也节节攀升，"老爷子"的心情也看起来很好。我也需要重新编排自己的生活模式，为了将星期三从早到晚的时间空出来，预定在星期三要做的全部秘传之书复习就会分散到其他天去执行。原本休假的时间是用训练来"消磨时光"，但是我感觉到现在变成了还清借款的有效利用时间。

然后又来到了星期三，一早蒂法就先去拜访玛蕾，两人一起走向第七天堂。蒙堤对蒂法的到来既惶恐又开心，也非常期待她的活跃，因为蒂法也有两年以上在摊车工作的经验。这间店在上午 11 点到下午 2 点是午餐供应时段，提供当日广告牌料理，菜单只有一个品项，而制作料理是蒙堤的工作。下午 2 点到 5 点是下午茶时段，贩卖的饮品是咖啡跟红茶，有冷饮跟热饮两种选择；果汁有两个种类，也有贩卖蛋糕跟饼干。除了咖啡与红茶以外的商品都是从别的店家进货。从下午 5 开始直至深夜就是酒吧时间，会提供酒品与简单的下酒菜。自这间酒吧开店以来最自豪的就是鸡尾酒，但是在调酒师辞职以后就无法再提供服务了。

「因为我的手肘很痛，所以无法做 shake 的动作。」

「不用做 shake 就可以完成的鸡尾酒不是也很多吗？」

「玛蕾，问题不是那个。不能 shake 的调酒师是不能将鸡尾酒拿出手的。这事关我的生存问题！」

「都不知道你这家店能不能保下来，有时候我真觉得你是个笨蛋。」

「那个……」蒂法有点胆怯地插入两人对话。「请问 shake、是什么意思？」

蒙堤跟玛蕾都无言地用关爱的眼神看着蒂法。

那天工作时间约定到晚上 8 点结束，蒂法作为接待员在店内跟外面露台来回踱步。

「露台上的桌子很容易积染泥土灰，要一直确认并不断擦拭哦。」

听从玛蕾的指示，蒂法走下露台来到了店门前方的通路——稍微有点宽敞的广场——感觉到了人来人往中投来的视线。而且不仅是行人投来的目光，就连周围店家的人也在盯着蒂法看。

「蒂法，你的脸有点僵硬哦。」

「总觉得有点紧张，我好像被大家盯着看……」

「当然会盯着你瞧呀，你长得那么标致。」

原来如此，蒂法突然顿悟到了。自己又被当作招揽顾客的工具，跟〝老爷子〞的做法一模一样。如果自己只有这点可取之处就算了，但果然还是讨厌被认为只能卖弄姿色。蒂法想要成为让玛蕾跟蒙堤刮目相看的存在，单只是作为招客工具，一点都无法感受到工作的快乐。

「那个——」蒂法决定豁出去，开口说道。「午餐的广告牌料理，看起来不是很美味……很抱歉，明明今天才刚来上工就如此大言不惭……」

「不，我很清楚哦，我自己也有自觉，也想做些什么改变。」

「一定可以的，我想玛蕾婆婆也会帮您出主意的。」

「我实在不想让那家伙再帮上更多了，没办法、下星期我们一齐来聊聊菜单吧。」

上星期冷清寂静的店家突然盛况空前。在进入酒吧营业时间后，蒙堤被玛蕾说服，只能苦撑去吧台调制鸡尾酒。而蒂法就在开朗热闹的酒醉群客之间忙碌地来回跑动。

来到了约定的工作结束时间，晚上 8 点。蒙堤给了蒂法 1000 Gil。

「这么多！？」

「这只是到目前为止的营业额的五成，如果你待到 24 小时的话，就能从酒水钱中再领取将近一倍的工资。」

「好惊人…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回去了，明天还有工作。」

「也是呐。那、下周我也等你来哦。」

与蒙堤约定好后，蒂法踏出店门前，立刻就听到玛蕾的声音响彻店内。

「呐、蒂法回去了哦！」

店内顿时抗议的声音还有叹气的声音满天交错。玛蕾的视线往蒂法看去，露出了一抹顽皮的笑容。

「我下星期还会来的！第七天堂、请多多指教！」

蒂法低下头向大家深深鞠躬就踏出了店门。这份兴高涨的心情有别于达成了在摊车贩卖包子的销售纪录。而且工资还是 1000 Gil，还潜藏了能赚到 2000 Gil 的可能性。

※

趴在一旁的 Red XIII 的身体又开始止不住颤抖。

「你又笑了对吧，完全就是在笑我对吧！」

「没有这回事。」

回答的声音也在颤抖。

「不还清借款的话我也得不到自由，所以没有办法嘛。但是那时候确实我的脑中都是钱的事情。」

「Gil 会改变一个人，这个传闻是真的呢。」

「是啊。但是我会想要把那个、称作是成长呐。」

※

下一个星期三的早上，冲完淋浴回到集装箱的时候，拉科斯来了。

「早安，蒂法，今天一天也要出门吗？」

「嗯嗯，和朋友约好了见面。」

「啊，交到朋友了呀？」

蒂法不知如何回答。就算那个预定是真的，也没必要告诉拉科斯吧。

「啊啊，抱歉抱歉。那些都是你的自由，因为今天休假嘛。」

「有什么事吗？」

「曼森有些担心。他似乎听说了〝你是不是跑去其他地方工作了〞这样的消息。」

「没有那样的事！」

也许语气说得有些过了，但说谎会让人用力。

「是那样的话就好啦，不过，我先把曼森的讯息带给你。」

「嗯。」

「你是我的东西——」拉科斯有点为难地说「不是我要这么说的。只是我被受任监督你。我也有我的责任呐。」

「我知道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拉科斯·奥莱恩吉变成了让人忧虑的存在呢，还有在他背后的曼森也是。但是，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借来的人情都要偿还，这是心气和自尊的问题。幸运的是，贩卖包子的工作并不痛苦，和〝老爷子〞也很合拍。而且，如果第七天堂的工作能够盈利的话，就可以比计划中更早地还清债务。

然而，第七天堂也发生了些事情。

「蒙堤上周末病倒了，心脏的毛病。」

「欸？」

蒂法的心脏揪了起来。

「命虽然保住了，但是继续这个买卖好像就很难了，明明干劲十足呢…」

「是呢……」

蒂法想起了想要谈论午餐时的蒙堤。他看上来很开心，看起来就象是在谈论孙辈的爷爷一样，那种神情在体操小组里总是能够见到。对蒙堤而言的孙儿就是第七天堂吧，或者是——

「这三天，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也努力撑下去了，不过能提供的只有烘焙点心、咖啡和红茶。今天也这样吧，不提供餐点，营业时间定为 11 点到下午 5 点。」

「5 点是不是有点早了？」

「过了那个时间，喝酒的客人就变多了，我可不想应付醉汉。你也还是新手吧？」

计划轰然崩塌。从早上开始就有些懵，尽管如此，蒂法和玛蕾两个人还是完成了开店准备，开始营业。

「啊，又来啦。」吧台里的玛蕾催着蒂法向外看。「从上周开始每天都过来，坐在露台上，只点一杯咖啡一杯果汁就泡一天。」

越过窗户一看，一个黝黑的壮汉扑通一下坐到椅子上，在那对面——蒂法忍不住笑了起来——是一个小小的女孩，正在拼命地想要爬到椅子上。很危险啊。男人——大概是父亲吧——注意到之后抱起了她，把她平安地放到了椅子上。

「是父女哦。巴雷特·华莱士和玛琳·华莱士。玛琳只有 2 岁呐。」

「您打听过了吗？」

「因为我是爱管闲事的老太婆，可不能坐视不管啊。顺便一提，那两个人没有住的地方。好了——去点单吧」

果然下单了咖啡和果汁。准备好之后拿过去的时候，玛琳用很可爱的声音礼貌地道了谢，微微低下了头。相反，巴雷特只是摘下墨镜，瞪了一眼。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没有客人来呢……」

只有两桌喝完咖啡就匆匆离开的客人。上周的盛况好像假的一样。

「在我看来，有五个人走到入口的楼梯上就回去了，大家都是冲着你来的吧？」

时间一晃而过，还有一个小时就要打烊了。

「玛蕾婆婆，我气得不行啊……」

「因为巴雷特？那家伙一直盯着街上的方向，客人都不来了」

「虽然是那样没错，但是那个女孩子——玛琳真是太可怜了。近看那孩子的衣服，已经脏得不得了了。不觉得很可怜吗？」

「确实如此。」

「如果能帮上忙就好了……」

「蒂法，我是管闲事的老手了。因为与他人的人生扯上关系而目睹过的痛苦不计其数。那样子的我给你一个忠告，管闲事的时候，最开始就要设定好一个限度，贫民窟里利用他人善意的家伙是你想象中的一百倍哦！」

「限度吗……」

「给那个女孩子拿点饮料吧，算店里给的，我能为那两个人做的限度也只是这种程度了。感觉会惹上麻烦事。」

抱着不太舒畅的心情，蒂法开始准备制作果汁。限度……自己究竟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半途而废的话，还不一开始就不要做。蒂法把吸管插进玻璃杯里，走到了露台上。

玛琳——可怜兮兮——但又有些可爱地——在并在一起的椅子上蜷缩成一团睡着了。

这时，蒂法发现巴雷特没有右手。手臂到手腕的部分就没有了，上面垫着脏布，似乎是用皮带把那块布卷起来固定住的。蒂法感觉到了恐惧。事故、战争、暴力、飞溅的血。

巴雷特回过神来，看向了这边。移开墨镜后是大大的眼睛，睫毛意外地长。与全身散发着的气质相反，眼神相当和蔼可亲。蒂法决定只看着眼睛和他说话。

「这是给小玛琳的，是店里的服务。」蒂法以不吵醒玛琳为前提放下了果汁。「还有，非常抱歉，今天 5 点就会打烊了，还请多担待。」

「真的吗？」

巴雷特有些惊讶，露出打从心底困惑的表情看着蒂法。

「真的。因为一些缘故不能提供酒品，晚上也不能够营业了。」

「真的啊……」

「是真的。非常抱歉。」

「我知道啦。」

男人非常爽快地作罢。但是说话的方式很随意。蒂法有些介意，还想要说些什么。她抑制住心中的想法，从桌旁离开了。想要进入店里的时候，手腕上的皮绳映入眼帘。那是在尼布尔海姆度过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赞甘送给她的东西，控制情绪用的饰品。快要被感情吞噬的时候就去看着它。

刚刚不是很好地控制住了感情吗？只是找到了什么都不做的借口而已。宿敌不仅仅是让人忘记理性的强烈愤怒，装作敷衍和懂事的样子逃避麻烦不也是敌人吗？从小时候起就很容易随波逐流，渡过了很多不情愿的时光，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我不能输。」

说完，蒂法再一次回到了巴雷特所在的桌子旁。

「怎么了？不是还有一个小时吗？」

「一个小时之后，你们要去哪里？你要带玛琳去哪里呢？」

「……」

「每天都在哪里休息呢？」

「各种各样的地方吧。」

「这样啊。有替换的衣物吗？没有穿袜子，是没有袜子吧？鞋子也破了洞。」

「在贫民窟里不稀奇吧？」

「到这种程度是很少见的。」

「又不至于会死。」

蒂法用力地拍了桌子，就连巴雷特也吓了一跳。

「只要不死就行了吗？请好好地对待她，头发和身体都好好地洗干净，就算是旧衣服也好，请给她穿上干净的衣服！」

「爸爸……」

好像把玛琳吵醒了。

「爸爸，被骂了吗？」

「不、啊啊…嗯……没有…」

「不要生爸爸的气…」

玛琳一脸悲伤地抬起头。

「对不起呀，吵醒你了。」

蒂法微笑着对玛琳说。玛琳摇了摇头。

「不要生气哦……」

「嗯，我没生气哦。」

玛琳低垂的脑袋上散落着头皮屑，好一阵子没洗过澡的臭味飘了过来。真是受不了。这么想着，蒂法瞪了巴雷特一眼。

「店铺打烊后和我一起走，去第八区贫民窟。」

「啊啊？」

看着玛琳怯生生的样子，蒂法小声地对巴雷特说。

「你在的话，其他的客人都不来了，大家都很害怕。」

巴雷特再一次哑口无言。

「那真是不好意思啊。不，真的是很抱歉。」

「不要生爸爸的气……」

玛琳又说了一遍。这两个人究竟度过了怎样的人生呢？

蒂法把事情告诉了玛蕾，她露出了发自内心惊讶的表情——

「我明明给过你忠告了呀！」

「是，我全都有好好听。」

「真是的，你比我还更加爱管闲事。等我一下呐，关店以前我会回来。」

照看了一下店，等了一会儿、玛蕾就回来了。她出现在露台那，向巴雷特出声呼喊。边听着玛蕾说话，这位彪形大汉边摘掉了太阳眼镜，频繁地露出了惶恐的表情。发生什么事情了？最后玛蕾领着巴雷特跟玛琳进入店内。

「那位叫做蒙堤的人是？」

巴雷特问道。

「到上周为止不是都在吗？那个白头发的。」

「那个老爷爷啊。」

「真是失礼呐，他是这里的业主。」玛蕾说完后，巴雷特缩了一下脖子。他每一个的动作都非常大，粗鲁、但也缺心眼，看起来似乎不是坏人。「你们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他就很在意玛琳这孩子了。」

「我们没有打过招呼什么的。」

玛蕾走到墙边确认脚下的位置后，轻轻一跳，咚——、地板立刻出现四角形的切边往下沉。居然是电梯。

「哇啊～」

玛琳跑了过来，巴雷特一边叫着太危险了，一边慌忙地抱住了她。

「你也过来吧。」

下方传来玛蕾的呼喊声，地板也回到原来位置，巴雷特看向蒂法，蒂法只是点点头就往可以上下移动的地板范围站去，抱着玛琳的巴雷特也上前与蒂法并齐。

「爸爸，你要咚～吗？」

「哦！」巴雷特跳了起来，用力地将地板踏出了声响。零件音嗡嗡作响，地板又再一次将三人带往下层。视线离开原本上层地面以后，地下室的样子全部映入了眼帘。有一间很舒适的房间。软绵绵的床铺、看起来很高级的沙发、桌子与两张椅子，还有一台电视。刚好适合两人居住的空间。

「蒙堤从孩童时期就一直想要一个秘密基地，做这些装置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花了很多钱，还说什么要在上面设置电铃，谁知道弄了会发生什么事。好啦、接下来照你们喜欢的方式活动吧。」

「蒙堤在哪里？果然我不先弄明白会无法安心。」

「我们也不知道你的底细呐。要处理的话明天再说，你们两个赶快去洗个澡吧，都臭到不行了。接着还有玛琳的替换衣物，从上到下一整套。看起来应该不需要尿布了吧。」

「嗯！」

玛琳得意洋洋地回答。看到玛琳的样子就想要让人伸手抱抱她。蒂法对自己心中产生的新感情感到困惑，这难道是被称为母爱的感情吗？

「那么、蒂法，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你今天就——啊啊！我忘记了，你上来一下。」

蒂法与玛蕾两人又站上的电梯。

「要咚～一下哦。」

玛琳童言童语的说道。玛蕾笑着眯起了眼睛，然后往地板一踏启动机关。做出这样机关设置的是蒙堤，那位满头白发安安静静的老爷爷，究竟背负着怎样的人生走了过来呢？

「我也想要跟蒙堤爷爷打声招呼，待会我也跟您去探病。」

「他现在状况不太好，等他稍微好些了再去吧。」

「这样啊……」

「别露出这表情～没事的。有我照看着他呢，哼、真是段孽缘呢。比起这个，巴雷特那副面容你不觉得很适合做店的警卫吗？而且店里面还有很多需要力气的工作。」

蒂法噗嗤地笑了出来，玛蕾婆婆这不是也是对人温柔的没有底线吗？本以为向玛蕾婆婆说打算要带巴雷特他们去第八区集集装箱横町时，原来那反应不是反对呀？

蒂法指出这些后，玛蕾依旧神态自若地说道。

「我也是很不服输的，也很爱多管闲事，我可不能输给像你这样的小姑娘呐。」

两人一起走到露台后，玛蕾一边警戒着四周一边说道。

「洁西有话要带给你哦。『下下星期的休假日，我会去见你，等我的联络。』，她是这样说的。」

下下星期！这是超乎期待的好消息。

「你的回答呢！」

「谢谢您！」

「那么、下星期，可以期待你的表现吧？」

当然，如此回答后蒂法离开了第七天堂。途中回过头好几次，看着逐渐远去而渐小的店，能看到听到关店后错愕的客人身姿。是为了自己而来的客人吗？没能笑脸迎接他们真是令人沮丧。呼…，蒂法不禁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该来学会调制鸡尾酒了。这样的话或许就不用一直等到蒙堤回来工作岗位才能开始晚上的营业。这样想一想也是蛮有吸引力的提案。但比起这个、或许首先要先开发出中午的菜单。构思、梦想，一个个接连浮现在蒂法的脑海中。

仅供阅读 请勿擅自发布

「欢迎回来。」

路经小巷的途中，拉科斯正站着的地方，一直都是〝门卫〞的位置。

「我回来了。」

「你去哪里了——」拉科斯刚一开口，就慌慌张张地摇着头。「抱歉、抱歉，就是……不自觉地就想问一下。」

「你在这里做什么？」

「在找到新的门卫以前，就先由我来担任这职务。」

「这样呀，那挺辛苦的。」

「也是啦，但是也没有办法。」

「是呢，那、晚安了。」

我们都无法从曼森手上逃脱。蒂法感觉他又要开始那个话题，直接结束对话离开拉科斯的所在处。用钥匙打开自己的集装箱，进入里面，打开电灯…这是多么悲惨的日常生活。今天也有发生几件不错的事情，但是只要回到这里，感觉全部开心的事情都会烟消云散。

从衣柜底层中拿出皮包数着里面的钱，其实用不着数也知道里面的金额。里面有着能够提前一年还清债务的金额，这是努力节约下来的成果。也就是说、还剩下两年，再两年自己就能从曼森规矩中解放了。蒂法突然感觉力量涌了出来，立即站起了身、开始了型的复习。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赞甘老师了，现在他人在哪里呢？型的流程已经完全变成了〝蒂法〞流，这样真的好吗？好想要请老师给予我指导……他没有来米德加尔吗？他不会再来找我了吗？我住的地方只要去塔米妮的诊所问就会知道了吧？让拉科斯带路就好了呀？

「啊！」

我忘记了。玛蕾婆婆出院的时候，不是将自己的住址告诉了拉科斯吗？他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蒂法走出了集装箱，走过小巷又回到了大街道。

「拉科斯。」

「嗯？」

「你没有跟我传达玛蕾婆婆的住址吧？」

「玛蕾婆婆？」是打算跟我装糊涂吗？「啊啊，好几年前住院的那个老婆婆对吧。我记得她。但是，你说住址？我不知道哦。是不是年纪大了，搞错了什么呢？不是常发生那种、明明没做过的事，不知不觉间却变成有做。这样的事嘛。我有说哦、你没说过哦，类似这样的事情———」

真唠叨，这不是很心虚的嘛。

「你跟赞甘老师有见面吗？」

「没有，没见过哦。」

「多久没见了？」

「嗯……啊……」

原来是说谎这么差劲的人呀！蒂法对没看破这点的自己相当火大，伸出手扭住左手上的皮绳，再次定睛一看、皮绳已经全部泛黑了。

「已经好久没见到了呐。」

「如果你见到赞甘老师的话，请一定要告知他我的事情。住在这边的事、在摊位工作的事，请让他过来见我。还有也一样请跟塔米妮医生告知。」

「啊啊，当然。」

拉科斯的笑容回来了。大概是觉得难以应付的话题结束了吧。

来到下一个星期三，有个悲伤的消息正等着期待与玛琳见面的蒂法。蒙堤过世了。在星期日的晚上，突然病情急剧恶化，在星期一的早上撒手人寰了。巴雷特与玛琳在星期天的时候得到消息，似乎也向他表达了借他们住在地下室的感谢之情。

「上周也应该要让你见见他的。对此我真的很抱歉呐。」

玛蕾握住蒂法的手道歉，然后———

「来吧，我们与蒙堤约好了，要活泼开朗地工作，让这家店人气大涨哦！」

玛蕾与巴雷特，还有玛琳都向前动了起来。开店前的各自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分配决定好了。巴雷特动作激烈地拖着地板，小小的玛琳拿着抹布来回擦拭着椅子，玛琳穿着腰部绑着大大蝴蝶结的洋装，非常可爱。头发也散发出光泽，有好好地用梳子整理过了呢。

「今天营业时间也是到下午 5 点，不提供酒水。在那之后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商量，是蒙堤想跟你们讨论的事情。」

今天的来客数还不错，玛蕾婆婆笑着说、开店的同时让巴雷特出去外面转悠真是太好了。自从巴雷特他们住在地下开始，似乎已经变成每天的例行事务了。将玛琳交给玛蕾后，巴雷特就会外出溜达。玛琳会坐在放在吧台中间的儿童椅上帮忙顾店。

「巴雷特他们是在一年以前来到米德加尔的。玛琳那时候还是个婴儿———」玛蕾小心地不让玛琳听到谈话内容。「一直在各处流浪，听说也学习了星命学。一听到有集会或者放映会就会露脸。然后会到这边露台霸占座位，说是要找一位在放映会认识的女孩。那个女孩的名字是———」玛蕾将音量压得更小声。「你也认识的洁西，洁西·拉兹贝利。」

蒂法静静地点着头。

「剩下的就你自己判断吧，我尊重你的想法，我只是说出我的劝告。」

语毕，玛蕾离开吧台去招待客人了。叹了一口气后蒂法担心地向吧台内侧看去，刚好与玛琳四目相对。蒂法鼓起了双颊，绯红的眼珠咕溜溜地打转。这是母亲非常拿手的鬼脸，至今为止都还未曾想要做出这副表情。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然后就听到了玛琳开怀地笑声。

打烊后整理桌面时，巴雷特回来了。正在寻找的人——洁西——看起来今天似乎仍一无所获。

「呐，玛琳。」玛蕾出声呼唤。「要不要下去看电视？忠犬史坦普要开始了哦。」

「史坦普？」

玛琳看向巴雷特。

「可以哦，去看吧。」

好～，玛琳心情愉快地回答后，就往地板机关处走去。然后口中发出、咚！的一声，跳了起来。着地的同时地板也往下沉，玛琳向我们挥着手慢慢地往下降。

「好了，那么从蒂法开始吧。你这边要说的事情很简单。这是蒙堤的遗物。」

语毕后，玛蕾将一本笔记放在吧台上。

「这就是蒙堤的人生，鸡尾酒的调配集，说是要把这个交给你。」

瞬间蒂法感觉到心脏有股强力的脉动，说是感觉到了命运驱使也不为过，这本笔记本与赞甘的秘传之书相同尺寸，封面的颜色也一模一样。

「我真的可以拿吗？」

「如果你不会感觉到沉重的话。」

「我会好好收着的。」

蒂法拿起了笔记，翻开里面的内容，蒙堤一丝不苟的字型与图画填满了每一页内容。

「这不是很棒嘛？把这些学起来后晚上也能营业了，店也会生意兴隆。我会做好警卫的，拉住那些麻烦醉鬼的衣襟把他们丢出去。」

「这样或许挺有趣的。」

如果真的能够学起来的话，真的非常不错。

「对吧？」

巴雷特一脸得意地说道。但是玛蕾却垂下双眼。

「请问怎么了吗？」

「这个月底前若不准备好 20 万 Gil 的话，这间店就要转手他人了。这间店的建筑木工———为第七天堂命名者之父，还没有支付费用给他呢。那位先生也给我们延缓的付款期限，但是似乎也到了极限了。」

「这间店才 20 万？不是非常便宜吗？」

「这只是先支付的费用，余款还要每个月缴付呐。」

「啊啊，我明白了。不、就算这样说我也没有钱呀，连 10 Gil 都没有。」

「蒙堤有留下 4 万 Gil，所以还剩余 16 万。如果凑不到钱的话这间店就会被卖出，这里毕竟地点还不错，已经有不少买家在张望了哦。」

「啧，玛琳会很难过吧。」

巴雷特漫不经心地说。

「难道你还要露宿街头嘛！？」

「睡袋是很高级的奢侈品。」

「真令人难以置信！」

听到蒂法的指责，巴雷特不耐烦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也想要玛琳能好好的啊。每天穿着可爱的衣服，梳好头发，洗得干干净净，晚上躺在软绵绵的床上睡觉什么的。但是，没钱就只能这样子，没办法啊。与之相对，我是自由的。试着借款就会被金钱绑手绑脚，父母会哭的啊！」

巴雷特的话只是打了个比方而已，然而，蒂法受到了打击。自己的生活——不管看起来多么有希望——在别人眼中都是会让双亲哭泣的生活方式。

「父母都已经不在了…」

能够反驳的就只有这一点。

「啊？我说中了？你才这个年纪就负债累累了？真是不好意思啊。不过，就算是过世了父母也还在的哦？就在星球中。你与星球相连，通过星球也就和父母相连，不管他们是活着，还是离开人世。」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玛蕾插话道。「不留痕迹，化作思念继续活在某个人的心中，那样子不就挺好了吗？星命学的演讲就到别的地方做吧。」

「哼！」

「那，结论出来了。虽然很遗憾，这家店本月底就要关门了。」

「好吧。在那之前我会尽力的。」

为什么这么快就盖棺定论了呢，蒂法焦虑不安。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么干脆地决定真的好吗？

「房子没了吗？」

传来了玛琳的声音，不知何时来到了上层。

「店…要没有了吗？」

眼看玛琳就要哭出来了。

「电视怎么了吗？」

巴雷特问道。玛琳摇了摇头。

「房子…要消失了吗…？又要睡在外面吗…？」

「没关系，我会想办法的。会再找到新家的。」

「玛琳，觉得这里比较好！」

巴雷特走近了，想要把她抱起来。玛琳从那只手下面穿过，躲到了蒂法的身后。

「玛琳，觉得这里比较好！」

然后，哇地一声，难过地哭了起来。

「我有钱。16 万、我有。」

蒂法不假思索地说。玛蕾和巴雷特惊讶地看了过来。这样好吗？这样真的好吗？

回去的时候，巴雷特提议说要送到贫民窟区域的交界上。虽然蒂法拒绝说没有必要，巴雷特却说有话要讲。在把玛琳托付给玛蕾后，两人离开了第七天堂。

「我会还钱的，总有一天一定。即使让父母哭泣。」

「嗯。我想要在那家店工作。按照蒙堤先生的配方制作鸡尾酒，很多客人慕名而来，我觉得会很开心。虽然也确实对玛琳非常同情，但那才是下定决心的契机，其实我是为了自己。所以钱的事就算了。如果无论如何都想要还钱的话，就给店里买弹珠机吧。」

「这样啊…」

随着谈话，心情渐渐舒畅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为了我的未来，我要在这里生存下去，那家店就是秘密基地。

「话说回来，你好像认识洁西·拉兹贝利啊」

蒂法惊讶地看向巴雷特。

「是听玛蕾婆婆说的？」

「不，是玛琳说的。她很清楚我在找洁西的事情」

啊啊，是那个时候。从玛蕾婆婆那里听说巴雷特的目的的时候，玛琳确实也在一起。

「能让我跟她见个面吗？」

「为什么要见面呢？如果是为了星命学的学习会的话，我想可以介绍其他的熟人给你。在客人中就有那样的人。」

「星命学只是表面上。我真正的目的是加入雪崩。星命学的学习会中好像混进了不少雪崩的人，听说了学习会的传闻，我就参加了。在那当中，能够确定是雪崩成员的就是洁西。当然，我也在找其他的雪崩的成员。只是最近神罗打压得很严重，大家都隐藏了痕迹。」

「好像是从科雷尔的魔晄炉事件开始的吧」

「我和玛琳就是从科雷尔来的」

蒂法惊讶地看着巴雷特。

「我们的家人，故乡被夺走了。有人说是雪崩干的，要我说的话，全部都是神罗的错。把神罗全部破坏掉吧，还有，魔晄炉。」

巴雷特一边走着，一边指着魔晄炉。

「如果不阻止那个东西，星球就会死去。魔晄炉抽取上来的是星球的生命。虽然还没了解星命学前完全没察觉到这件事，但是啊，以神罗作为对手战斗的话，怎么想也不可能一个人办到。同伴是必须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一个人是不行的，但是齐心协力就可以办到。你不这么想吗？」

在集装箱里的时候，洁西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蒂法放松了下来。

「呐，蒂法，求你了。我想这就是玛蕾常说的〝缘分〞吧。」

「也许是这样吧。不过，这不是我能决定的。首先要问问洁西。」

「嗯！感激不尽！」

下周见面的时候会试着谈谈巴雷特的事。蒂法答应巴雷特后，两人就分开了。

蒂法原本以为这一周仍会相安无事的过去，但是在星期二的晚上，八番包子的卖况绝佳。营业结束回到据点将摊车推回仓库后，〝老爷子〞开口问道。

「呐，蒂法，你还跟雪崩有来往吗？」

「欸？」

我们有聊过这件事情吗？〝老爷子〞也曾经警告过我，但是——

「现在他们…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那就好。」

“老爷子”很难得地露出故弄玄虚的表情。究竟有什么事情?

「请问怎么了吗？突然间聊到这个？」

「明天晚上 10 点，听说有雪崩的集会，神罗将会进行突袭。听说正在准备从上方直升机落下特殊部队。」

「是这样吗？」

「你是我最合拍的伙伴，所以我不想看到你无精打采的表情，如果你有朋友在那的话告诉他们也好。」

「非常谢谢您。但是，没问题的。」

「哦，不错嘛。那等休假结束，来挑战卖 1500 个包子吧。」

此时，蒂法感觉有种背叛了“老爷子”的罪恶感。

「那个……其实我……」蒂法停住了脚步。「等曼森的债款还清后，我就要辞职了。」

“老爷子”发出了哦——的声音。

「能还清了吗？」

「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我想趁现在，先跟您说一下比较好。」

「那就把目标订 2000 个吧。这样的话，欠款也会尽早还清吧？」

进入集装箱横町的小巷前，拉科斯站在那。

「欢迎回来。」

「我回来了。」

蒂法尽量不和他眼神对视的走了过去。

「呐，蒂法，明天你休息吧？许久没去诊所了，要不要去露个脸？」

「抱歉，明天我有其他预约了。」

好吧，没关系，那就下次吧。拉科斯往后退了下去。蒂法朝集装箱的方向走了几步后，便改变了主意、往后回了头。

「在还清债款以前，我都会一直待在这里工作，请用不着挂心。」

蒂法的积蓄打算全用在第七天堂上。所以为了还清借款，接下来必须要更加努力工作。

这样就好，一定、这样就好。

「那么——」

回到集装箱后，蒂法开始烦恼了。明天神罗要袭击雪崩集会的事情，要怎么让洁西他们知道？也可能他们早就已经知道消息，也可能最初就不会参加。即便如此，也不能就这样什么也不管，应该有什么可以传递消息的方法。

「啊！」

突然灵机一动，也许这个方法值得一试。蒂法走出集装箱，往〝浴室门卫〞的所在处走去。

「晚上好。」

「啊～蒂法，要洗澡吗？」

「在此之前，请您听我说。」蒂法将音量压低。「雪崩在明天晚上 10 点会有集会，这消息已经走漏到神罗耳中了。我想将这个情报传达给雪崩。」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说我儿子是雪崩成员的是神罗哦。嘛、就算我儿子真的是雪崩成员，我们也已经 10 年没见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呐。」

「也是呢……」

「不过再怎么说，这么危险的情报你是从哪听来的？」

「一起工作的人跟我说的。被称作〝老爷子〞的人。」

即使说出来也没关系吧？〝浴室门卫〞也知道〝老爷子〞这个人吧？

「嗯～～嘛、我也不是不知道这人呐。但是，我可什么都做不了哦。」

〝浴室门卫〞再也没说什么了。

「很抱歉突然跟您说奇怪的话。」

没有任何效果。要再请玛蕾婆婆传递消息吗？虽然会像前一次一样费时，但这样比较好吧？那就现在出发去第七区吧，虽然已经夜深了，反正明天本来就要去店里，今天就这样住下来也好。

正在蒂法准备的时候，听到门外传来的敲门声。

「你不用开门。」是〝浴室门卫〞的声音。「刚刚跟你交谈以后，我想起了跟儿子的连络方式，试着联系后、我把你跟我说的事情跟他说了。他要我向你道谢，他会转达给其他成员的。」

「谢谢您。」

「还有一件事情，是那边传来的留言。明天星期三，晚上 9 点，在庆祝生日的电影院见———」

「欸？」

蒂法感觉到〝浴室门卫〞离开了。她对刚刚那段留言有些不明就里，但是很快地就想了起来。这是洁西给她的留言，庆祝生日的电影院，指得是 17 岁时收到大家祝贺的那间空屋。

隔天早晨，蒂法去淋浴时与〝浴室门卫〞见到面，她却象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一如往昔的跟蒂法交谈。也许这就是她的作风吧？有很多事情想要跟她询问，象是很快就跟儿子取得联系，儿子跟洁西一直都保持联系吗？她说她想起了儿子的连络方式，但是贫民窟的电波状况比尼布尔海姆还要差，那是不是还有其他自己不知道的连络方法呢？

往第七区出发的蒂法，在走出横町之前往后回头看了看。眼前是林立并列的集装箱群，虽然一直都不想去在意，但是在这横町之中到底都住了什么样的人呢？蒂法想象了一下洁西就偷偷住在了这些集装箱之中，那画面很奇怪，但是却不是不可能。

在第七天堂的店内，虽然还正在开店的准备中，却生气勃勃。玛琳在擦拭椅子跟打扫之间跑来跑去。

「这三、四天，玛琳可受欢迎了呢。我们生意非常兴隆，就算没有提供酒类也赚得盆满钵满的。」

「你在说什么呀，还远远不够呢。呐、蒂法，要付给那位木工先生的时间，是在下星期三，晚上 7 点。可以在这边付现给他吧？他会亲自过来取钱。」

「好的，我知道了。」

「不过，这么多钱…你要怎么拿过来？那些钱的类别是？」

「啊啊……」我没考虑到这件事。「虽然大多是纸钞，但是硬币也挺多的。」

「我会帮忙的。中午的时候先休店，再把钱运过来就可以了吧？」

「你就算不在也能照常营业啦。店里就交给我跟玛琳吧，你们两个就去取钱。」

「了解。」

巴雷特很爽快的回答道。

「那今天也要精神饱满地工作呐！」

店内的客人络绎不绝。就如巴雷特自豪的那般，玛琳的存在带来很大的影响。带家族来用餐的客人也增加了，似乎也被口耳相传为带孩子来也能很享受用餐的店。

傍晚时分，最后一位客人离去后，玛蕾走近蒂法问道。

「今天晚上你要跟洁西见面了吧？」

「是的。」

「你可别忘记雪崩的事情哦。即使洁西是个好人，她的伙伴也未必都是好人。不……虽说是好人吧，但满口正义是很恐怖的。打着正义的名号就觉得什么都能做的伙伴实在太多了呐。」

「好的。」

「那你就赶快去吧。看到你的脸、就忍不住对你说教了。」

「让您担心了，真的很抱歉。」

「啊啊，你确实让人担心呐！」

蒂法跟看起来还想要说什么的玛蕾约定好下星期的付款后，就往第七天堂后方去了，与洁西相约的地点是在第八区贫民窟跟第七区贫民窟的交界，第八区的外侧，与外墙相接的空地筑起来的屋子。失去与洁西的往来后，在工作回去的路上，蒂法一个人来过这边许多次。空地变成了废铁的放置场，虽然在这一次都没有遭遇到危险的事情，但是果然一个人还是会紧张。贫民窟的夜晚虽然是人工制造的，但是感觉边界部分还是与外界真实的夜晚很相近。虽然带有很可怕的氛围，却与人工制造的夜晚截然不同。靠近周边的部分，空气的味道也变了。是真实夜晚的味道。

「蒂法！」

突然被人喊了名字，蒂法吓了一跳。但是回过头后，思念的脸庞出现在眼前。

「洁西！」

以绑着头巾、穿着排汗衫以及轻盈的裤子之姿的洁西出现了。伴随着她轻盈的脚步声，她踩踏在散落累积的铁片之间向蒂法跑来。

「蒂法！这边很危险，赶快离开——！？」

一瞬间，根本无法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听着碰碰碰的声音，周围开始四散火花。

「我们被攻击了，用闪电型路径逃跑吧，回到贫民窟去！」

洁西牵起蒂法的手跑了起来，又响起了同样的声音，蒂法惊觉到那是枪声。突然蒂法感觉到脸颊有什么东西擦过。

「好痛！」

用手摸了下，手指上都是血。似乎能听到血液流动的声音。

「那边！」

虽然洁西喊着『那边』，但蒂法却没有时间往那看。

「带我过去！」

「了解！」

枪声再一次响了起来。子弹射入了地面，击中废铁的时候迸出火花，反弹回去，发出杂乱无章的声音。四散翻飞的凶器，好可怕，快要吐出来了。

「别干蠢事！」

「欸？」

「睁开眼睛，看看情况！」

连自己闭上了眼睛的事情都没有注意到。睁开眼一看，蒂法正和洁西一起躲在身份不明的巨大机械——大概是工程用的车辆——的残骸的阴影下，屏息以待。

「用机枪攻击的家伙大概有三个人，不知道隐蔽在哪里。这里虽然还算安全，但要想逃走必须暴露一次身体。」

枪声停下了。好像是不知道这边的具体位置吧。

「啊，真是的！在等着我们这边移动呢吧！」

「袭击者是谁？为什么？」

「今天原定是雪崩的联合集会。地点在第六区的外墙附近。昨天夜里，流出了集会地点已经暴露给神罗这样的情报，于是集会中止了。然后令人惊讶的是，神罗所获得的信息是〝贫民窟的周边部分有雪崩的集会〞这样笼统的内容，那些家伙，现在正对外墙附近的可疑地点逐一进行攻击。你用耳朵听。」

远处传来枪声和爆炸的声音，好像还有直升机在飞。

「我把蒂法叫到这里来——几乎是外墙了吧？——所以我慌张地赶紧跑来，真的是千钧一发呀。如果跨过去的话绝对毫无退路！这是什么啊！是啊！如果是演戏的话会，女主角会脱困的吧？但现实会怎样呢？蒂法，有带武器吗？」

「没有，但我有学格斗术。」

「喔！但是无法与远程攻击的家伙战斗吧？」

「嗯，大概吧。不对，谁知道呢？不试试看的话！」

「之前没有做过吧？不行啊，对自己的身手有自信就乱来的典型！」

枪声响起，子弹击中了附近的金属，铿锵有声地弹来弹去。与之前不同，子弹是不间断地发射的。声音从断断续续变成了连续的，声音本身似乎蕴含着杀人的力量。

「一边威吓一边接近的模式？我还不想死啊。绝对不能死。这样下去只能投降了，然后趁机寻找逃跑的机会。那个，手帕、有什么白色能用的东西吗？」

正当蒂法不知所措的时候，传来了更大的射击声。象是雷鸣一样，然后归于静寂。不，虽然还能听到枪声，但似乎是远处传来的声音，亦或是嘈杂的枪击声让耳朵坏掉了？

「喂，蒂法，不要紧吧？」

熟悉的声音传来。

「欸？什么情况？女主角的危机中出现了英雄的感觉？」

「蒂法！还活着吗？」

是巴雷特的声音。

「嗯，还活着。」

发出了与平时不同的虚弱声音。

「哎呀。已经没有人了，赶快离开这里吧！」

首先是洁西，紧接是蒂法，从生锈车辆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呦，洁西，好久不见！」

巴雷特站在前方 10 公尺左右的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巴雷特会在这里？」

「想要再见到你啊。我一直在找你。」

「真可怕！」

听着那两个人的谈话，蒂法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巴雷特的右臂。那里有着比手臂还要粗的枪——确切地说是武器——有着那样的东西。能够看到好几个枪口，大概是还在发热的缘故，泛着微微的红色。

「巴雷特，那只手——」

「这个啊？平时我都拆掉了，要说的话就是我认真的证明。」

巴雷特的周围倒着三个神罗士兵。直到刚才还在毫无疑问地喷射子弹的、巨大的——沉重的——枪落在一旁。

「这些家伙啊，得意忘形地攻击着你们。我慢慢地靠近他们，他们后方简直漏洞百出。呐，蒂法——」

「欸？」

「我不这样做的话，你们会死的。」

「嗯……」

「别告诉玛琳哦！」

「嗯。我知道的。」

远处的枪声还在响着。直升机也高高低低地盘旋着。

「两位——」洁西说「差不多该溜了？」

「哦哦，是啊。蒂法，去你家吧！」

「为什么？」

「玛蕾婆婆让我好好地送你回家。洁西也来吧，我有话跟你说。」

在去往集装箱横町的路上，巴雷特讲述了去往那块空地的过程。

「玛蕾婆婆啊，好像有一种真的很不祥的预感。然后，命令我…不如说是把我从店里赶出来，要我尾随着蒂法。虽然在废品的迷宫中迷路了一次，但是由于神罗的笨蛋们大张旗鼓的攻击，很快就找到了你们所在的位置。」

「虽然说着得意洋洋的话——」洁西瞪着巴雷特。「赶到的时候还不是千钧一发？」

「结果不是还好嘛？啊？」

总算走进了熟悉的小巷，作为“门卫”代理的拉科斯惊讶地看着三个人。

「我们是朋友。」

「欸，知道了。」

拉科斯似乎被巴雷特的气势压倒了，显而易见地倒退了两步，那个样子有点可笑。从空地以来一直持续着的紧张感，终于有所缓解。

穿过小巷，三人在集装箱前停下。

「欢迎来到我家。谢谢你们送我回来，还是，你们想进去坐坐？」

「有点挤吧？我也不是一定要进去，只是想和洁西谈谈，但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安全的话题，如果能把房间借给我就太感谢了。」

「明明今天是属于我和洁西的日子呢。」

「马上就回去啦！」

蒂法打开锁和房门，首先把巴雷特塞了进去，然后是洁西，最后是自己。

「哦哦，三个人果然有点挤啊！」

看着不太自在地巴雷特，蒂法无可奈何地笑了。

「搬家吧，不管怎么说这可不行啊！」

「我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呐、巴雷特，你要说什么？」

「哦哦，那个啊——」

巴雷特在地板上盘着腿坐了下来。

「很简单的话题，让我加入雪崩吧，全指望你了。把我引荐给首领，是艾鲁非对吧？」

洁西坐在床上，也是盘着腿。蒂法倚靠在墙上听着两个人的谈话。

「呼嗯——」洁西挠了挠脸颊，然后是侧腹。「你的话题并不简单耶。不过我来说明一下，听好了」

巴雷特的身体向洁西的方向倾斜着。

「艾鲁非带领着的雪崩本家、主流实在是有些奇怪。看不出他们的目的。然后呢，和他们保持距离的雪崩也有几个，不过，规模都不大。三个人啊、十个人啊、最多不过二十人，完全不足以对神罗发起行动呢，所以我试图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击溃神罗，破坏魔晄炉，守护星球，解放米德加，复兴共和国。呐？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今晚的集会就是为了把大家集合在一起。但是，根本不可能集合的吧？我们三个——毕格斯和威吉都没能集合在一起。」

「啊？」

巴雷特皱起了眉头。

「我想要阻止魔晄炉，炸了也好怎样都好。毕格斯总得来说就是憎恨神罗，能找神罗麻烦的事情怎样都可以。但是那样做的话，很多普通人也会感到困扰吧？所以他还没有做好觉悟。威吉只是听从毕格斯和我的话而已。我们几个，空有热情却毫无建树。在集会上…是的，第七区贫民窟分部——这只是自称——的主题的实现手段是什么？被问到的话什么也答不上来呢。」

「总而言之，有统率能力的首领是必须的。你们几个的支部还有雪崩整体都是啊。」

「嘛，就是这么一回事啦。」

「我来做。啊啊。我来做吧？」

「就算你这样说……」

洁西苦笑着。

「不有所行动怎么会知道结果，中与不中总会有反应的吧。一边围绕着问题一边解决不也挺好的嘛？最棒的是，我出奇的聪明哦，思虑周全。行动起来吧！让我鞭策着你们，背负着你们。现在的首领是谁，洁西，是你吗？」

「嗯。第七区贫民窟分部是平起平坐的，我们喜欢合议制。」

「所以进展不顺利吧？所以试着改变一下，好吗？」

「唔～蒂法，你怎么看？」

「伙伴多起来是好事。你看，这是“缘分”吧？」

「你也说得太轻松了吧？」洁西有些惊讶。「不过，巴雷特呀，心中动力十足呢，与其说是气势汹汹，更象是向前踏出一步的力量。我想那确实是我们几个欠缺的东西。嗯，我们到目前为止真的完全不行呀，不改变是不行的！」

※

「这就是我们的雪崩的开端。毕格斯虽然一开始不太擅长应付巴雷特，但渐渐地也被那个步调吞没了。」

「被带跑了吗？」

「如你所言。虽然因为巴雷特的气势，其他的团体也加入进来一起发展壮大了，人数一多起来，提出意见的人也会增加吧？应付不过来的时候，巴雷特就会爆发。那种状况重复了几次，每次第七区分布就会减少一部分成员。最后的爆发是从本家脱离了关系。」

「能在一起也不容易啊…」

「那是因为，缘分嘛。被那个缘分紧紧连着，才能够和 Red 相遇哦。」

「嗯～」Red XIII 用后脚灵巧地抓了抓耳后。「说起来，那个家伙怎么样了？」

「嗯？谁？」

「拉科斯。是不是有什么隐情？怎么样了呢？」

※

不知不觉间，又来到了下一个星期三。清早，蒂法结束了每日早上的淋浴时间后，就在房间内等着巴雷特一起来搬运 16 万 Gil。缴付这些钱，代表蒂法即将成为第七天堂所有者，换句话说就是订金。接下来会每个月缴还蒙堤留下来的债款，讨论的结果、巴雷特接受了蒂法的建言，也会帮忙一起经营店面。玛蕾为了要划清跟雪崩的距离，所以决定离开不再插手。但是、嘴上这样说，却时常出手帮忙，虽然搞不清楚她说的要离开的意思，但却也很符合她的行事风格。蒂法继续以包子销售员的收入赚取要还清的欠款，待所有债款还清后，就会开始认真地投入第七天堂的工作。目标是两年后与大家真正地在第七天堂会合，而在那之前，蒂法也打算慢慢学习鸡尾酒的配方。

「呦、走吧！」巴雷特前来迎接蒂法。「你听我说，我们做了壮举呐。上星期与神罗的争斗上，圆盘上方似乎也有造成损害，神罗对雪崩的抓捕应该也会有收敛啦。这样一来肯定我们也会比较容易活动——喂、蒂法，怎么了？」

巴雷特滔滔不绝的对话中有将近一半蒂法根本没听进去。藏着 16 万 Gil 的皮包完全不见了踪影。

「钱不见了！」

「啊？」

「我把钱放进皮包里，藏在这个里面，但是不见了！」

蒂法翻倒了衣柜，完全没心思在意散落出来的贴身衣物。

「你说啥哦哦哦！」

巴雷特高叫着奇怪的声音。

「现在你还开玩笑啊！」

「那可是 16 万 Gil 耶？当然会吓到发出怪声啊！你最后一次见到钱是在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相当晚的时候我有看了下。」

「那应该是今天不见的，今天早上吗？你一直待在房间里面吗？」

「嗯，我一直在这等巴雷特——啊！我还去洗澡了！」

蒂法跑出集装箱往淋浴间跑去，〝浴室门卫〞正好在那。

「请问我洗澡的期间，有谁来过了吗？」

「就算你这样问我，我从这边也看不到你的集装箱呐——啊啊，〝门卫〞有过来要洗澡，不过他顾虑到你正在淋浴，所以就直接回去啦。」

蒂法向〝浴室门卫〞道谢后，跑向了〝门卫〞的定点位置。途中与巴雷特会合了。

「我找过你房间了，没有钱的踪影！」

「我知道犯人是谁了！」

两人动身追赶代理的〝门卫〞，奔跑在早晨的贫民窟中。目的地是塔米妮·奥莱恩吉的诊所、拉科斯的家。如果在那边找不到他的话，蒂法打算闯进曼森的据点寻找。

抵达诊所时两人气喘吁吁，正要缓口气时，听到里面传来了男人的怒吼声以及女人的尖叫声。

蒂法将手放在门把上，发现门并没有上锁。再次仔细听了里面的声音，发现里头正在施暴。机器翻倒的声音、玻璃破碎的声响。

「住手！」是塔米妮的声音。

「我们已经把钱准备好了！」

这是拉科斯的声音。巴雷特将粗胖的食指抵在唇上，似乎示意先在一旁观察一下再做打算。

「我当然会收下那些钱。但是呐、不是迟了一星期了吗？既然迟缴了就要给你们点苦头尝尝吧？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可是会被小看的呐。」

「我们并没有小看您。您的厉害我们都知道的！」

「那，这一星期你都做了什么？说说看？」

拉科斯并没有回答。

「不说，就让我来告诉你吧。你这家伙，似乎把赚到的钱全都投到陆行鸟赛跑上呐。那些都是要还给我的钱吧？果然我被你们这些家伙给小看了吧。」

「我一定会赚回来的，这次我得到了很确实的情报！」

然后又响起了物品被破坏的声音。

「请不要破坏那些东西，拜托您了！」塔米妮恳求说道。「曼森先生！」

「骗人！」蒂法不由得发出了声音，慌慌张张地把自己的嘴捂住。但是已经太迟了。

「谁在那里！」

从里面走出了一位娇小的老人。

「蒂法……」

眼前正是上下总是穿得红通通的〝老爷子〞。

「〝老爷子〞就是曼森？」

〝老爷子〞视线到处游移，嘴巴也不知怎么回答地一张一合，最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身分曝光了也没办法了，我每个星期三，就是进行曼森的收款工作。」

「用曼森规矩将我束缚起来的是〝老爷子〞……」

「等等，什么规矩？我不知道呐。」

「但是拉科斯说……」

「那就让拉科斯自己来说。他现在正在里面哭鼻子咧。」

蒂法进到诊所里面后——

「曼森先生…」蒂法看到了眼皮肿胀的拉科斯。虽然一直擦拭着鼻血，但很快又会新的血液流淌出来。「总之今天请您将这个带回去吧。虽然我知道还不够…」

拉科斯拿出皮包给〝老爷子·曼森〞。

「那是我的钱！」

「还来！」巴雷特伸手把拉科斯手上的皮包打掉，然后捡起来抱着。「确保！」

「啊啊……」拉科斯就象是自己的钱被抢了一样唉声叹气。

「请跟我说明一下，拉科斯。不然〝老爷子〞也可以。」

「拉科斯跟我借了巨款。」〝老爷子〞用着很厌恶的声音说道。「那是借来赌博的钱。为了要还清欠我的钱，他将这边的医疗费用涨价，让患者替他承担那些费用。被害者不计其数，当然他母亲也是共犯。」

「我的医疗费用，到底是多少钱？」

「其实只有 1/3，真的很抱歉。」

塔米妮从里面走出来回答道。听到这个回答、蒂法瞬间停止了呼吸。只有 1/3！

紧紧扭住左手腕上的皮绳——瞬间、皮绳断了，手环解了开来落在地板上。

「正因为有我指导你，所以你才能够在遇到任何苦境时都没有去围墙商店街。你不这么觉得吗？」

「蒂法，我们走吧，再跟这些家伙扯上关系我们也要烂掉了！」

巴雷特作呕般地说道。

「我知道。但是在那之前——」

蒂法将两手的拳头举到面前，深深地吸气，慢慢地、慢慢地，然后吐气。秘传之书第五卷，第一章第一段第一条———蒂法的右手痛快地向拉科斯的下颚击出一拳，被击中的拉科斯转了好几圈，最后撞上了诊所的墙壁倒了下来。塔米妮急忙跑上前去将拉科斯的头抱在怀中。看到他们这个样子，蒂法完全没有罪恶感与后悔。

「老爷子——」蒂法转向〝老爷子〞开口，他只能搔着头。「你全部都知道吧？」

「算是吧。但是我是因为不想将好不容易遇到的优秀人才放掉。我说过很多次了吧？你是我最合拍的伙伴。所以我只是顺势搭上拉科斯的计划。」

「我很喜欢摊车的工作。即使有任何艰辛、痛苦的事，只要将精力集中在包子上，我就能够抛诸脑后。因为你也教会了我工作的快乐。所以、如果是用普通的方式雇用我的话，那该有多好……」

「唉——」〝老爷子〞遗憾地叹了口气。「我在世界的阴暗面中待得太长时间了呐。」

蒂法将视线转向了塔米妮。

「欠款，已经可以了吧？」

「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一直以来谢谢你…不、是很对不起你…」

「蒂法——」拉科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秘传之书、第五卷第二章第二段第一条！蒂法飞快地击出快狠准的侧踢——

※

「……最后的那一踢让我身心舒畅呢。」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聆听。好了，我老好人时期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哦～现在不一样了吗？」

「我是这样打算的？」

被 Red XIII 注视，蒂法也回视着他。

「赞甘怎么样了？」

很利落地转变了话题。

「呼～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哪。但是下次见到的话——」

「要进行真传的考试吧？」

「不，下次我要用蒂法流跟他对战。我对老师、还挺火大的。」

Red XIII 的喉中吟起了哼唧声。又笑了吧？风、再次吹拂了起来，青草再次被撩动起阵阵波浪。

「我们去大家那边吧？」

站起来时，又吹起了一阵风。蒂法昂首朝风的方向迈开了步伐———

To be continued

＜Traces of Two Pasts － Aerith 篇＞

kuro_nego 译

艾莉丝・盖恩斯巴勒身处接驳船第八神罗丸之中。和伙伴们一样，穿着神罗士兵的军服。首次出海，也是她第一次坐船。连接朱农和太阳海岸的接驳船比想象中更豪华，受好奇心驱使，她在船内巡视了一圈。乘客净是些富人，并不待见士兵。 艾莉丝被冰冷的视线追逐着，下到了最底层的船舱。这里杂乱地堆着货物，已经有人先到了。

「我刚才在甲板上听说」

對方是一身神羅兵裝備的蒂法･洛克哈特。从那温柔的笑容很难联想到，她可是名优秀的

格斗家。 练就目不暇接的拳招，多变的踢技，以及出众的弹跳力，是位可靠的伙伴。 即便相识的时日尚浅，艾莉丝相信同舟共济所培育出的感情，是真真切切的。

「聊天好像可以缓解晕船的感觉」

「是吗，蒂法，觉得晕？」

「不会，我没事」

「我也是」

对话在这里停住了。随即艾莉丝意识到，蒂法是想聊天。她有时候太过客气。

「不过，要聊聊吗？嗯，来聊天吧」

「这回想听艾莉丝的故事呢」

「我的？」

「我是个不错的聆听者哦，你想啊，我常在店里听人说话嘛」

蒂法变换了姿势，摆出一副擦拭酒杯的模样。

「客人是初次光临本店吧，您来自何方？」

「哇」艾莉丝发出赞叹的声音。

「是住在这一带吗」

「不，我住在五番街贫民窟」

「这样啊，五番街也相当热闹呢。您是出生在那里的吗？」

「这个……」艾莉丝吞吞吐吐「说起来，比较麻烦」

蒂法似乎立刻领悟了。艾莉丝讲过自己身为古代种，又是最后的幸存者。

「抱歉，我太追根问底了吧」

「不」艾莉丝马上否定。

「只是，有些惊讶。以前，没人说过想听，我也没有过，想倾诉的人。呐，要听吗？要听吗？」

艾莉丝挽着蒂法的手臂贴上来。

「如果，你愿意说的话」

「愿意愿意！」

※

艾莉丝的妈妈伊法尔娜，双亲皆为古代种，是纯血的末裔。她在神罗公司的保护下，长期生活在神罗大厦高层，协助围绕古代种的各种研究。

那是间除了不能外出，几乎一切都配备齐全的房间。和妈妈一起生活的艾莉丝，不记得是怎么住进来的，记事时起便已在房中。周围全是大人，能称得上朋友的，只有照顾她们起居的玛丽艾尔带着的儿子，比艾莉丝年长两岁的罗

尼。

1992 年，七岁的艾莉丝，脑中突然满溢各种影像。从未见过的风景和人，不仅如此，还有动物和怪物。她觉醒了古代种力量。年幼的艾莉丝无法控制或无视它们，将其画在纸上、墙上，不分物件地向外展示。 她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消除神秘的“预见”。

※

「现在才明白，直到那时，我，都是人质。为了保护我，妈妈只能顺从宝条。但是，当发现我也继承了特别的力量，宝条，变得得寸进尺。因为有了备用品，他开始了之前没做过的，残酷的事。妈妈，很快，身体就吃不消了……」

※

宝条和他的研究员囚禁伊法尔娜的时间变长了。接连几天，从早到晚配合研究。伊法尔娜日渐衰弱，出现了无法自立行走，需要被人推着轮椅送回来的情况。状态差时，甚至不能从轮椅起身上床。艾莉丝多次向研究员们求助，当时来的人叫法兹·希克斯。法兹是艾莉丝所认识的，身材最壮硕的人，五官也很分明。他结实的臂膀轻松抱起伊法尔娜的样子，显得十分可靠。

法兹一来，伊法尔娜就向他求药，用苦闷又带点撒娇的声音哀求。 艾莉丝沉默不言，她不喜欢发出那种声音时的母亲，如果生病了只希望尽快治好。

「拜托了，法兹」

法兹似乎心领神会，他背对摄像头，叮嘱别告诉其他研究员，放下药水瓶和针筒回去了。伊法尔娜便拿来自己用。艾莉丝不忍直视往手臂扎针的母亲，时常躲进沙发的阴影里。

她几乎记不得孩童时期所历之事的日期，那是七岁的某天晚上，她像平常一样钻进母亲的被窝。因为知道受到监视，而养成了用毛毯盖住脑袋的习惯。

「艾莉丝，要不要去冒个险？」毛毯另一边伊法尔娜小声说。

「要做什么？」艾莉丝也学着悄声问道。

「离开这里。出去，呼吸外面的空气」

「哎？」外面的世界，既憧憬又害怕。

「真怀念啊」

艾莉丝不懂那种感受，但是，她觉得母亲的声音里混着泪水。她想看妈妈的脸，于是探出脑袋。伊法尔娜将头埋在双臂中，宽大的睡衣袖口翻起，露出好几处触目惊心的注射痕迹。

「去了外面，妈妈，会有精神？也不用打针？」

「是呢，会变好吧」

「那，我去。可是，走得了吗。摄像头，在看着呢」

「法兹会来帮忙」

「他为什么要来帮我们？」

短暂的沉默之后。

「因为他人很好」

伊法尔娜一如既往地被带出房间，然后在傍晚回来，由法兹推着轮椅。

「嗨，艾莉丝」法兹嗓音粗犷「万事俱备，第三区贫民窟有个秘密小屋，你也有房间。不算大，但我们会从那里开始」

他只留下这句话，就走了出去。

清早，警铃作响。艾莉丝被伊法尔娜催促着穿上眼生的衣服。

「是法兹准备的」她说着也换好新装。

「走吧」

「会被发现的」

「别去想那种事」伊法尔娜打开了门。

「不是吧！门没上锁。为什么？」

母亲没有回答，她深吸一口气冲向走廊，一个人也没有。宣告紧急状态的铃声刺痛耳膜。

「实验用怪物在外徘徊，科学部门的员工请去安全的地方避难」

室内广播淡然地响着。

「不得了」

艾莉丝很害怕，伊法尔娜看准方向迈开步子，走得晃晃悠悠，只有开门时有些力道。艾莉丝被她牵着跟在后面。

转过走廊第一个拐角，不见研究员，也没什么怪物的影子，仅有一台搬运清扫用品的手推车。是金属大箱子下按着小滑轮的那种，上面杂乱地堆放了长柄刷和抹布。

伊法尔娜跑近推车，把手放在侧面的移门上滑动拉开。内部本应塞满各种清洁剂和扫除用具，现在空空如也，挡板和隔板也被拆掉了。

「我们藏进去，妈妈先来」伊法尔娜蜷着身钻进箱子。

「过来，艾莉丝」

艾莉丝听话照做了。

伊法尔娜搂住自己的膝盖给女儿腾位置，娇小的艾莉丝顺势溜进，倒也不觉得挤。

「要稍微待一会儿，找个舒服的姿势吧」

「嗯，这样就好」

「明白」

伊法尔娜拉上移门，手推车里变得一片漆黑。室内广播仍在重复实验用怪物外逃的消息。片刻后有人走近，手推车轻轻晃动。

「是我」

「拜托你了，法兹」

「我们走咯」

手推车开始滑动前行。

「不管发生什么都别出声」

「要转向了」

「现在进电梯，会换乘几趟」

法兹的声音时不时传来，在电梯里，艾莉丝感到反胃。

「妈妈，我难受」

「马上就结束了」

同手推车一起下落的感觉消失后，又开始了疾走。 如法兹所言，他们换乘了几次电梯。

「到停车场了」

和刚才不同，这回有不太好闻的气味飘进来。

「很快就到了，卡车有个载货台，请抓紧上去，我来帮忙」

地面大概凹凸不平，手推车飞驰着发出哐啷哐啷的噪音，不久即停下，门被拉开。

「来，赶快」

艾莉丝被伸进来的大手抓了出去，又被顺势抱起，放至载货台。仿佛对待货物般。

「朝里走」法兹边说边又轻巧地让伊法尔娜上了载货台。

「车上有几个木箱，最后面那个是空的，请藏在里面，记得关箱盖。开车的是我表哥，抵达车站后，箱子会被装进火车货仓，最后送达四番街贫民窟站，请在那边等我」

「在箱子里等？」伊法尔娜发问。

「不用，在站内某处等就行，那儿有我的朋友，听她指示吧，详细内容写在信上了」说着法兹将折好的纸片交给她。

「你去哪里呢？」艾莉丝问道。

「回上层，假装找你们的样子。要是露馅儿可不仅被开除那么简单呢」

车子鸣笛了，情绪越发紧张。

「那，一会儿见。箱子里有食物和水」

「要等你多久？」

「最迟，就是末班车吧」语毕，法兹亲吻了伊法尔娜的手背。艾莉丝非常吃惊，来回看着他俩。

「谢谢你，法兹」话未说完卡车便开动了。

在颠簸的载货台上，母女俩匍匐般地往里移动。有五个比装清扫用品的手推车还大一圈的木箱，伊法尔娜找到

空置的那个，打开箱盖把艾莉丝抱进去。

「好臭——」

离开房间后闻过各种臭味，可这个实在受不了。

「忍一忍，忍一忍，马上就会习惯的」说着伊法尔娜也进到箱内，艾莉丝没放过她皱起眉头的表情。

「妈妈也嫌臭吧！」

伊法尔娜吐了吐舌头，两人相视而笑。

艾莉丝注意到箱底的纸袋，内有便携式小灯，一小包果干和坚果，硬面包和水瓶。另有一个薄薄的信封装着钱。

「我得关上箱盖」伊法尔娜吃力地合起盖子后，箱子内变得一片漆黑。

「接下来，呃……看看信吧」黑暗中，发出伊法尔娜展开纸片的声音。

「艾莉丝，能帮忙照明吗？」

「好——」

不知如何操作而忙活了一阵，最后找到开关点亮小灯。划开黑暗的那道圆形光斑，照映出母亲苍白的脸，额头上渗着汗珠。

「妈妈，你还好吗？」

「我开始念了，你也要记哦」她似乎不准备回答。

「嗯」

「神罗大厦所在圆盘与目的地的贫民窟之间，由铁轨相连而成。这个箱子会接着被搬进货

运火车，火车出发后过一阵箱子里会闪红光，应该会闪好几次，但无需担心，不用管它」

「什么意思？」

「法兹他啊，觉得我什么都不懂，虽然是没错」

「很吓人啊」

「写着无须担心，就相信他吧」

「……嗯」

「之后火车将不再下行而平地行驶吧，再过一阵便会报停靠广播。听到后请从箱子里出来，等在车厢出入口附近。终点站是第四区贫民窟。到站门会开，请把装钱的信封交给来开门的人，那是谢礼。请放心，对方是我朋友。在我

来接你们之前，请听从她的指——」

伊法尔娜未能念完便咳嗽起来，她用手臂挡住嘴，咳了许久。

「把灯……关掉……」说着，又继续咳。

片刻后卡车停了。货物互相碰撞的哐啷哐啷声起时，载货台开始摇晃。至近距离有人的动静，在进行卸货工作。动作相当野蛮，箱子甚至被甩翻。母女俩在里面忍受着颠簸和苦楚。伊法尔娜搂紧艾莉丝，拿手掌掩盖女儿口中漏出的声音。

「坚持住」

周围安静了。但喘息时间很短，紧接着装载作业又开始了。

「这箱送第四区贫民窟」

伴随男子含混不清的说话声，箱子再度动起来，还是一样粗暴。用上双手双脚加后背固定身体，咬紧牙关。

过了一阵货装完了，货仓的关门声，巨大而沉闷。

火车启动，周围响起喀嚓喀嚓的声音。慢慢地那节奏感变得令人舒心，艾莉丝不禁犯困。意识逐渐远去，忽然她醒了一下，看向母亲。不灭的灯光淡淡照亮伊法尔娜侧脸，一如既往的美。她注意到视线微笑起来。艾莉丝感觉安心，

便再度合眼。终于陷入梦乡。

梦中，艾莉丝画着画。

醒来时，伊法尔娜又在咳嗽。

「妈妈，还好吗」

「嗯……等一下」声音变哑了。片刻后她调整好呼吸——

「刚才，火车好像走完了下坡，红光也不闪了，快到了吧？」

「哎！？我，还想看看闪红光呢！」

「你不是说吓人嘛」伊法尔娜笑了。

「吓人也想看」

就在此时，箱子里被染成红色。两人吃惊地面面相觑。

「变红了！」

「嗯，红通通的」

「一点都不吓人嘛」

「呐，艾莉丝，吃点什么吧。下一餐不知何时才能吃上」

伊法尔娜把袋子里的面包掰成小块，递给艾莉丝，再撕开装果干的小包。

「这就是，野餐吗」艾莉丝大口嚼面包。

「野餐，是什么？」伊法尔娜问道。艾莉丝将面包咽下——

「我听罗尼讲的，带好食物出门，走很远，再吃。好像也有不吃的时候。不过，罗尼也没去过」

「哦—，虽然我不太懂，走走应该挺开心吧」

借着地上放的便携式小灯发出的微弱光亮，伊法尔娜递来剩下的面包。

「妈妈你不吃吗？」

「我吃过了，在你张着嘴巴呼呼睡时」

尽管艾莉丝觉得那是谎话，仍鼓起腮颊故作生气的模样。

火车速度放缓了，伊法尔娜又开始咳嗽，因强忍着咳意肩膀大幅度起伏。

「我没事」

「嗯」

听她反复强调，更是不安。

「下一站……区贫民窟。第四……窟」传来了断断续续的声音，是到站广播。

「差不多该出去了吧」

掀翻箱盖，伊法尔娜先探出再把艾莉丝拉上来。虽说速度慢了，车厢仍哐啷哐啷地摇摆。

「好好玩！」艾莉丝叉开双腿保持平衡，伊法尔娜则抓住箱子抵御晃动。

「艾莉丝」

「嗯」

「别忘了这份心情」

「什么心情？」

「享受一切的心情」

「呃—，知道了」

「哎哟，艾莉丝，看这个」伊法尔娜指着自己抓的箱子上贴的标签。

「写了什么？」

「发自神罗公司送至神罗公司，由地面四番街站保管，危险品，严禁中途开封——这么写呢」

「我们，是危险品？」

「真没礼貌呀」伊法尔娜笑了。然后，火车开始减速。艾莉丝站不稳险要摔倒，紧紧拽住母亲。

「艾莉丝，等会儿不要说话，交给我」不清楚所言何意，望向母亲，发现她脸上已无笑容。

开门的是个年轻女子，表情不太愉快。穿着上下一体松松垮垮的衣服，到处都很脏。

「是法兹的朋友？」伊法尔娜问道，女子点了点头。

「请收下这个，是谢礼」伊法尔娜向她递出信封。

「都说不用了」

「但是……」

最终，女子粗暴地扯过信封，塞进屁股口袋。

「下车，赶紧的」

车厢地板比地面高许多，需要搭把手。然而女子只关注周遭的眼光。

「那，我先走」

伊法尔娜从艾莉丝的视野中消失了，她跳了下去，发出苦闷的声音。

「妈妈！」

「快点」

女子厉声叫道。伊法尔娜边道歉边站起，回过身向艾莉丝张开双臂。艾莉丝怕脏衣女再发怒，慌忙投入母亲怀中。这股冲劲使伊法尔娜一个踉跄，险些抱着女儿摔倒，朝前踏了两三步才站稳。

「上面，已经在闹了。法兹来接你们之前，躲到集装箱存放点去」女子指指集装箱成堆的地方「傍晚提货人会进出那里，别被发现，我不想惹麻烦」

「离傍晚还有多久？」伊法尔娜问道。

「差不多四小时吧」女子正要离去，伊法尔娜叫住她接着问。

「三番街在哪儿？」

女子用下巴示意后，逃一般地回岗位去了。伊法尔娜望着她的背影。

「妈妈，快去躲起来吧？」

「嗯，说的也是」

女子快要走至火车前端时，朝这边转过身。指向集装箱存放点，仿佛在说，快去。

「艾莉丝」伊法尔娜伸出手「现在开始才是真正的冒险，走吧」

「妈妈，你手怎么那么热？」

「因为兴奋吧」

伊法尔娜笑着，往车厢尾部走去。她们上的是最后一节，绕过车厢跨越铁轨，站厅出现在眼前。刚才的女子消失在了站厅那端，还能看见其他几个衣着象是铁路工作服的人。

「妈妈，要去哪里？」

艾莉丝忐忑不安，母亲一言不发，但牵她的手愈发使劲，笔直走向正前方的铁丝网，对面大道上行人川流不息。

「妈妈！？」

「我们翻过去」

「哎—？」铁丝网高达 2 米「我做不到」

「但是不翻过去，冒险，就要结束了」

两人终究还是攀上铁丝。

「来，学会享受！」

伊法尔娜说道。铁丝网对面的路人在朝这边看，可是谁也没有停下脚步。

「双手先去抓铁丝较高的地方，然后左脚脚尖插进网眼里」

「呜」艾莉丝心里很乱，却仍努力模仿母亲的姿势。

「接着手上用力，把右脚也插进网眼」

「嗯」

「做完这一步再将右手伸到更高，左手也是同一高度」

艾莉丝似乎掌握了爬铁丝网的方法。

「妈妈，你看」

一眨眼她就喀嚓喀嚓攀到了顶端。

「艾莉丝真厉害，好，继续往外翻」

「喂！那边的！给我下来！」

伴随一道厉声呵斥，一名站务员往这边跑来。

「妈妈！」

伊法尔娜看着站务员。

「艾莉丝，快走！」

「妈妈也！」

伊法尔娜攀爬起来，慢得令人心焦。

「喂！」

站务员离得很近了，路人的视线集中过来，就在此时——

「嘿，赶快」

一名身材高大的成年男子伸出手。艾莉丝混乱了，这个大人是妈妈认识的人吗，不太可能

吧。

「好了，快走！」

不知何时爬到同一高度的伊法尔娜越过铁丝网，她的脚差点就被站务员伸手搆到。终于来到大道那侧的伊法尔娜攥紧艾莉丝胸口的衣服，用力一扯。艾莉丝失去平衡，正要头朝下跌向铁丝网外侧时，有双强有力的手拖住了她。

「没事吧？」

男子边把艾莉丝抱到地上，边问伊法尔娜，她却咳嗽不止无法回话。

「逃票是重罪！」

站务员也开始爬铁丝网。

「虽说是重罪，逃的人太多，他们也抓不完」

「谢……谢您」

伊法尔娜终于能出声了。

「不客气」

说着男子一拳砸在站务员抓铁丝的手指上，对方惨叫着收回手。

「神罗狗，吃屎去吧！」

男子骂完，像无事发生一样离开了，站务员气喘吁吁地怒视着他。

「第三区怎么走？」

伊法尔娜突兀地打听道，不仅站务员连带艾莉丝都震惊了。

「谁会告诉你啊！」

艾莉丝被怒吼吓得腿脚瑟缩。

「说的也是，我太冒昧了」

伊法尔娜温和地向站务员致完歉，牵起艾莉丝的手远离了车站。回头一看，对方还在瞪着这边，可是很快，她们就消失在人流里。

「啊啊，心脏砰砰跳」

艾莉丝抬头看她，母亲的表情是一脸的爽朗。

没有人追上来的迹象，母女俩由车站出发在四番街贫民窟穿行，仰面可见钢铁都市的内侧，整齐排布的钢筋天花板震撼人心。上面有大量的人居住，亦是神罗大厦所在地，她们就曾住在那更高之处。规模过于庞大，艾莉丝还无法联系起来。

「艾莉丝，走路只看天，容易摔倒哦」

「嗯」

的确周围来来往往的人没有谁朝上看，大概对贫民窟居民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景色吧。有时，艾莉丝会听见来路不明的声音，抑或是怒吼。 果然，谁都不在意。

「呐，在车站帮我们的人，是谁啊」

「估计是讨厌神罗的人吧，贫民窟好像挺多的」

「妈妈，为什么知道贫民窟的事？」

「我问了很多人，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爬铁丝网的方法也是？」

「嗯，宝条博士不在的时候，大家经常过来搭话」

「其实大家人都很好呢」

「不一定吧，虽然会同情、安慰我，但是，谁也没伸出援手。真正的好人，不光嘴上说说，更会以行动证明」

「法兹，怎么样了呢」

艾莉丝等了一阵，母亲都没接话。

「呐，艾莉丝。我想休息一下，去那边吧」

伊法尔娜指向一个放着几台长椅的小型广场。

※

「妈妈，一坐下来，就掏出针筒，打针。我，吓了一跳」

「……很难受吧」蒂法眼里、声音里流露出同情，按母亲的定义，她是“真正的好人”吧。可是当年的自己并不是。

「明明知道，妈妈身体不好，我却只考虑自己，在意路人眼光」

「你当时还小嘛」

「嗯」

艾莉丝陷入沉默，那些后悔的事，使她不想都归咎于，因为还小所以没办法。

「啊，抱歉抱歉，要继续说吗？」

「嗯，我听着」

「药物起效后，我们在四番街的贫民窟走走歇歇好几小时，然后，看到路牌上出现“五番街贫民窟”」

※

「妈妈，上面写着第五区贫民窟，我们的家是在第三区吧？」

「不，这里就好」

「但是，新家不是第三区贫民窟吗？」

「艾莉丝，走快一点，天要暗了」

「要去哪儿？ 往哪里走？」

伊法尔娜没有回答，紧握牵艾莉丝的手，加快脚程。就这样无言地走了一段，内心浮出许多个疑问，终于伊法尔娜静静地开口。

「以前，我听说，五番街贫民窟有座教堂。人们过去曾聚在那里，向神祷告。但现在，已经无人再去。我想暂时到那儿躲藏」

「我，听说过神！ 真的存在吗？」艾莉丝很惊讶。

「对信徒而言，是存在的。据说向神祈祷，就能涌现力量」

「祈祷？」

「像赛特拉人与星球对话一样吧，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教堂不会再有人来，说明信奉的人不在了吧。虽然对不起神明，但对我们来说正好」

「要在教堂等法兹？」

伊法尔娜短暂地沉默，随后摇摇头。

「不能再给他添麻烦啦」

「新家呢？」

「我们不住那里」

「法兹，会失望吧」

「或许吧」

「妈妈没关系吗？」

「我有艾莉丝就够了」

多么令人高兴的话语。尽管法兹很可怜，背叛他的罪恶感也未消失，可一想到不会再有针筒、药物及亲吻手背的画面，艾莉丝更觉松了口气。

「我们，去趟车站吧。我只知道从那边出发的路」

「要去问人吗？」

「不问，不想被人发现行踪嘛」

贫民窟上空受圆盘遮蔽，有些时间带阳光难以投射进来。而弥补光照不足的，是被称为贫民窟太阳的巨型照明装置。但在早晨与傍晚，就只有太阳本身的光源。艾莉丝一边对母亲的说明表示感叹，一边感到忧虑，因为傍晚即将来临。她有预感，如果不能在日落时分抵达教堂，会有什么恐怖的事发生。是种难以想象的，可怕之事。

「艾莉丝，那个好像是车站」

恰逢一趟火车驶离。和四番街贫民窟站不同，这边虽然也有月台却是个小站。或许是下客少吧，来往的人不多。

「我看看，该往哪——」

往哪儿走好呢。伊法尔娜大概是想这么说吧，但话音未落她就瘫倒在地。

「妈妈！？」

艾莉丝的声音吸引了周围的目光。可是并没有人靠近。

伊法尔娜呼吸紊乱，伸手一触，身体滚烫。她烧得厉害。

「妈妈，药呢？」

「已经……没有了……」

绝望的状况。怎么办。

「你还好吗？ 妈妈」

在苦闷的喘息中，伊法尔娜仿佛说着什么。艾莉丝没能听清，她将耳朵凑到母亲嘴边，却只感觉到炙热的呼吸。怎么办。怎么办。艾莉丝脑中满是“怎么办”。母亲似乎又讲了什么，听上去象是，我没事。怎么可能没事。可是，该怎么做。有没有人来帮帮我们，像翻越四番街车站时那样。艾莉丝抬起脸，寻找着愿意帮她的人，却无人再望向她俩。请看过来。脑海中冒出许多句子。妈妈生病了，发着高烧，请救救她，求你们帮帮她。但发不出声音。

「对不起啊……」伊法尔娜说道「明明还在……冒险途中」

不要说那种话。

「不要！」

感情通过声音爆发出来。

「生病了？」

一回头，有个男人穿着脏兮兮褪了色的衣服，站在身后。

「拉你到旁边去吧，躺这里很碍事」

男人不等回答就动起手，手伸到仰面躺倒的伊法尔娜两腋下，架起她并往后倒退。她的鞋子因拖拽而脱离脚面，艾莉丝捡起鞋追上去。

「轻一点」

男人面不改色地持续拖行，将伊法尔娜靠在月台边沿。

「找医生去」

「要去哪里找呢」

「天晓得，是我就大声喊人」

男人转过身，真的开始大叫。

「有没有医生在啊！」

但是无人应答。

「加油吧」

男人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可麻烦了」

一对整洁打扮的男女凑过来，没礼貌地打量着伊法尔娜。

「您是医生吗？」

「不，我不是」

「她是你妈妈？」

「趁早去找医生吧？」

「你没药吗？」

艾莉丝见他们自说自话，想起母亲讲的，真正的好人以行动证明。这里没有那种人。

「妈妈，你等一下，我去找医生」

艾莉丝跑着，快要被不安压垮了。

「有哪位是医生吗？」

奔向人群密集之处。

回头望去，已从车站跑出很远。她听见男男女女的声音，一组人眉开眼笑迎面而来。去问问他们，如果依然不行就回一趟车站。艾莉丝跑过去。

有谁是医生吗——正当她想这么问时，眼前的青年转过身去。

「那我就说了嘛！」男人背朝这边倒退着前进「后来——」

艾莉丝慌忙闪躲，却避之不及。她的脸碰上男人的臀部，随后跌倒在地。男女们的视线向她集中。

「小鬼滚回家睡觉去！」

撞到艾莉丝的男人说道，其他同伴笑出了声。

听着渐行渐远的嗤笑，艾莉丝呆呆地站起身。她感觉懊恼，悲伤，愤怒，凄凉。

「没事吧？」

回过头，是个女人，一脸担忧地望着自己，随意束在脑后的头发在摇动。

「没事。您认识医生吗？」

意识到自己哭了，她擦掉泪水。

「我住得比较偏，不认识这一带的医生」

艾莉丝道完谢迈开脚步。如果被问没事吗，只能回答没事，这样的对话和母亲进行过多少次呢。

「妈妈，对不起」

她朝着车站跑去。

回到母亲身边，发现她身上盖了毛毯。肯定是“好人”出现为她盖的。不过，见母亲痛苦的样子，艾莉丝觉得心疼无比。高烧很厉害，一摸就烫手。

「妈妈」

即便呼唤母亲，她的两眼依然无神。

「艾莉丝，你在吗」

「我在这里」

伊法尔娜寻觅着艾莉丝，终于找到了她。

「这个——」伊法尔娜从衣服底下递出个小布袋「我是从爸爸那儿，爸爸是从妈妈那儿，妈妈又是从她的妈妈那儿继承的。虽然它一点用都没有，却始终都在，连结着我们赛特拉人」

艾莉丝胸口一热。

「不，我不要」

有种强烈的预感，收下它就结束了。

「对，我的生命，快结束了，将回归星球」

伊法尔娜捧布袋的手在颤抖，终究还是垂下了。

「别伤心，今后，我也会一直陪伴着你」

「妈妈」

「你没事吧？」

头顶响起一个声音，艾莉丝向上望去，发现是她跌倒时来关心的女人。

突然伊法尔娜动了。她撑起上半身，抓住那个女人的胳膊。

「求您，请带艾莉丝，到安全的地方」

难以想象她还能发出这样强有力的声音，可是下一秒，她的身体就成了空壳。作为伊法尔娜之人的精神，已脱离这具身体，只剩失去主人的骨与肉。

「啊」

不由自主出了声。

艾莉丝的脑中不断重复着母亲的话。别伤心，我会回归星球，一直陪伴着你，连结着我们。我知道的。虽然知道，胸口仍刺痛。泪水滑落，难忍呜咽，她痛苦地全身颤抖。有谁在轻抚自己的背。

忽然周围开始喧闹，抬头只见一列火车伴随轰鸣疾驶进站。

「我们离开吧」

女人边说边强拽艾莉丝的胳膊，将她拉起。她慌忙去捡掉在地上的布袋。

「有不好的预感」

女人又握住她的手匆匆往站外走，她联想到牵着伊法尔娜的手跨越铁轨的时候。这双手要带我去哪里。妈妈，再见了。今后我们或许也在一起，但即便如此，却再也无法抚摸，无法接触那具身体。因为生命的形式已然不同。

「妈妈！」

她回头喊着，牵她的人加大了手上的力道。火车停下，神罗士兵和穿白大褂的男人们气势汹汹地从车里出来。

「准备跑」

见艾莉丝不动，女人便粗暴地抱着她就跑。

过了一阵，当她们接近贫民窟中央区时，女人才放下艾莉丝。

「能走吗？」

艾莉丝点点头。

「未能让你好好告别，对不起啊」

艾莉丝摇了摇头。

「很抱歉，我们只能丢下你妈妈了」

女人的模样看上去真的很歉疚，艾莉丝又点点头。

「真可怜」

「妈妈只是回到了星球，所以我不伤心」

「啊，也有这种看法的人呢，不过，分别还是很悲伤吧？」

「不会，还能见面的」

「是吗，总之先去我家吧，到那儿就可以尽情地哭了」

※

「但是，我，完全没哭」

听艾莉丝这么说，蒂法露出诧异的表情。

「你们去过我家了吧？　在五番街贫民窟」

「嗯，去过」

「那里，开着许多花吧？」

「嗯」

「我第一次到那里时，花儿们，来迎接我了。真的，有感觉到。感受到星球，感受到妈妈。所以，不哭也不要紧了。我们丢下的不是妈妈，她就在这儿」

蒂法侧着脑袋。

「我说的话，很奇怪吧」

艾莉丝笑了。

「只是有点不可思议，并不奇怪」

「谢谢，就知道你会这样说。所以，我愿意讲出来」

鼻子一酸。

「对啦！」想要换换气氛「我家，在贫民窟里，算挺大的吧」

「嗯，而且，该说是气派吗，相当豪华呢。我觉得真的很有家的氛围，不仅贫民窟，整个米德加尔都不常见」

「是啊，那个家，是艾米娜的，我义父的家。义父他在贫民窟面子很大，该怎么形容呢，善良的古留根尾？」

「善良的古留根尾？」

蒂法重复了一遍。

「啊，不行，印象太差了」

「嗯，只能联想到那张脸」

「太失败了，找找更绅士的，除了古留根尾，谁都行」

「我试试」

蒂法似乎真的在尝试，却又噗嗤一笑。

「嗯？」

「绅士，见得不多呢」

※

即使是没怎么见过贫民窟风景的艾莉丝，也立刻就发现那里是与众不同的。这片土地充满自然气息。台阶错落的立体地势，草木繁盛，甚至还开着花。对于提到花只知道花瓶或花盆的艾莉丝，非常震撼。

穿过庭院，开始踏上木板铺成的通道时，手脚仿佛有被谁抚摸的感觉。并非不安或恐惧。胸中——或说脑中——生发出温润而沉稳的感情。

「谁？」

风起了，轻抚着艾莉丝的脸颊。

「你说了什么吗？」

艾米娜·盖恩斯巴勒——途中进行了自我介绍——她回过头。

「不」

「是吗」艾米娜又迈起步子「草长得多吧？ 这儿保留了古早的样貌，还会开很多花呢。现在这样，只是刚开始」

艾莉丝想象了一下花开满院的样子，开心起来。

「我也修修剪剪过，都会长回来，还引虫子，可烦人呢」

「我觉得这样就好」

「哎，我算放弃了」

艾米娜的房子是木质的，古老而厚实。推开上半部嵌着玻璃、造型考究的双开式房门，两人进入屋内。

这是离开神罗大厦后充满新鲜体验的一天，其中，初次造访别人的家，这种“初次”感尤为强烈。室内装潢使用了大量实木，如房间中央摆放的桌椅，不同于神罗大厦那间、开满窗的墙壁。家具、碗碟、锅子、食物、扫除用具——都折射出主人的生活气息。艾莉丝无法消化过多的情报，大张着嘴喘气。

「这孩子真滑稽」

艾米娜笑言。

「我们开门见山吧，回家路上我在想，带你回来没问题，可今后该怎么办呢。半路上有间孤儿院吧？ 有许多失去父母的孩子住在里面，送你去那儿也是一种选择，但据说他家有神罗背景。就车站所见，你，讨厌神罗吧？」

艾莉丝用力地点了好几次头。

「那，我们得从长计议啊」艾米娜大叹一口气「话说回来，现在也没有余力想得太复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先让你暂住下来行吗？」

艾莉丝又点了好几次头。

「那，我们上二楼吧」

艾米娜——好像是急性子——登着台阶迅速上楼，艾莉丝慌忙追赶，艾米娜已经在二楼的走廊等她了。

「你要暂时待在二楼」

「嗯」

「我家的来客不少，如果突然冒出你这样的小孩，大家会起疑心吧？ 而且，不敢保证他们不会透露给神罗。除非我说可以，这阵子其他时间你就待在二楼吧」

「这阵子，是多久」

艾米娜皱起眉头，双臂交叉。眼神中失去了笑意。

「你老实说，神罗追的是你母亲？ 还是也在追你？」

艾莉丝知道所问何意，但是，情况到底如何呢。神罗也在追自己吗，肯定是吧，因为此刻，自己已成赛特拉的末裔。

「嗯。是」

「嗯就可以了。但这么一来，你只能住到神罗放弃为止了吧」

神罗绝不会放弃的吧，艾莉丝心想，自己可能一生都要被困在二楼了。

「别露出那种表情，没有永恒不变的人事」

「是。嗯」

楼下门铃响了。艾米娜蹙着眉，艾莉丝很紧张，或许是神罗的追兵。

「等我一下，不要出声」

艾米娜飞快地整理好头发和衣摆，下了楼。艾莉丝原地蹲下屏住呼吸。

就在她揣测家门是否开了——

「你上哪里去了！」

突然传来男人的怒吼，艾莉丝吓了一跳失去平衡，慌忙用手撑住。

「去哪里关你什么事」

「不是你让我傍晚过来吗。啊？ 有你这样的吗？」

「我只说傍晚有可能在家，没和你约定。让你每天不分早晚来敲门可还了得」

「签名加按血印就行了，要我说几遍啊」

「不管说几遍都一样，听好，这社会讲制度、规定。没有目黑的同意，我就不做。而且，就算按了血印，那个人也会认为我是屈从。你想好好干，先学会守规矩」

「混蛋」

「骂人脏的是自己的嘴，行了，给我回去」

「混蛋混蛋！」

「要立于人之上，就去洗心革面。好了，走吧！」

传来家门被粗鲁关上的声音。男人含混不清的怒骂。无法听清内容。

走回二楼的艾米娜看上去很疲惫。

「唉」她深深叹了口气。

「刚才的是卡洛·近基。那个男人比较特殊，平常来客都是文雅的正经人」

艾莉絲被分配到的是，親手建起這座房子的加百列·蓋恩斯巴勒，直到兩個月前都用來療養的房間。收拾得十分整洁，很干净的味道。完全没有死亡气息。

「虽然你可能不喜欢，但没别的房间了。不，倒是也有，不过没收拾过」

艾米娜似有歉意，然而，艾莉丝并不介意。甚至觉得这个房间在欢迎她。

当天夜里，伊法尔娜出现在枕边。

「妈妈为你打气，希望艾米娜会疼爱你」

伊法尔娜笑了。但是那抹笑容看起来略显疲惫。是和在贫民窟穿行时一样的表情。

「妈妈怎么来的？」

「与其说是来的，不如说我始终陪伴着你，因为我们连在一起」

艾莉丝感觉到母亲的手放在她额头，于是放心地沉入睡眠。

第二天晚上伊法尔娜也出现了。

「今天过得怎样？　和艾米娜相处顺利吗？」

「呃—，不知道。艾米娜她，做完早饭，拿上二楼，和我一起吃。又给我面包当午餐。然后出门，再回来。吃晚餐时，她看起来好像很累，所以，没怎么说话。相处不好，怎么办」

「没关系，艾米娜现在，很辛苦。但是，你应该可以帮到她」

「要怎么做？」

「想哭的时候，陪着她，安慰她，就像，陪我那样」

「……妈妈，你，有想哭的时候？」

「偶尔，有过呢」

※

仅供阅读 请勿擅自发布

「我，来说明一下」艾莉丝带点辩解的口吻说道。

蒂法饶有兴趣的样子。

「小时候还以为是梦，以为在梦中对话，其实不是」

「……呃，什么意思呢」

「赛特拉的能力之一，可以与漂浮的星球生命结合。通过那些生命，甚至能和离开的人对话，虽然好像条件各异」

「好厉害啊」

「对吧，跟想象中，不一样吧？ 不过，现在已经，做不到了。这种，到浓度高的地方才有感应。平常完全不行」

「这样啊」

「既觉得开心，又有些落寞。不过，小时候因为这个力量吃过苦头。算是，怪小孩？」

※

那是第三天发生的事。天色完全暗了，艾米娜还不回来。艾莉丝中午吃完面包和汤就再没进食，肚子再饿下去该怎么办，下楼找食物去吗。但是擅自行动可能会被讨厌——正当她纠结之时家门似乎开了。

「是我」

传来艾米娜不太高兴的声音。

「马上给你弄饭」

「好的—」

对方没有回应。艾莉丝坐在椅子上安静等待，楼下飘来做菜的声音和香味。她从衣柜里搬出一张小小的折叠桌，模仿艾米娜的动作摆放好。片刻后，艾米娜端着盛有豆料理和面包的托盘走上楼。

「久等了」

「啊！」

看见艾米娜的脸，艾莉丝不由得叫出声。她右边眉毛和眼梢处都贴着很大的创可贴。

「我摔了一跤，别担心」

艾米娜将料理从托盘移到小桌上，嘴里咕哝着什么，然后吃起来。她似乎不想多说。既然如此——

「我开动了！」

艾莉丝尽量欢快地吃着。

「味道真好！」

「是罐头」

「罐头，好吃」

「生产的人听见会很开心吧」

「是谁生产的？」

「神罗工厂。行了，安静吃饭」

一听是神罗产品，艾莉丝消沉下去。米娜马上说道。

「你很难完全不碰神罗的东西过活，就算自己烤面包，没有神罗是弄不到素材和燃料的，要学会妥协」

「什么叫妥协？」

「意思大概猜得到吧？你忘了？我说安静吃饭」

她的声音里带着烦躁，艾莉丝有点懊悔。但是，既然活跃气氛的努力白费了，就不必再介意。

「嗯，不过，告诉我一件事。你吃过早餐后，去了哪儿？」

艾米娜停下进食的手，望着艾莉丝。然而过了几秒，目光就落向碗盘，继续把豆子送入口中。从她表情上难以看出情绪。艾莉丝已不知如何是好。

「我以前，经常带这张桌子去野餐」

艾米娜似乎愿意继续讲，声音柔和下来。

「我知道野餐！」

「但因为是贫民窟，只能尽量找人和怪物稀少的地方，面包里夹上火腿和起司，也喝点小酒」

「很开心吧」

「的确」

艾米娜的表情蒙上阴影。艾莉丝慌了，不能断送这愉快的话题。

「你一个人去的吗？」

「不，不是的」

艾米娜把面包放回盘子，离开房间，走进隔一条走廊的自己卧室。很快又回来了，手上拿着一个相框，递给艾莉丝。

照片中的艾米娜上半身挨近一名陌生男子，他们之间就夹着现在她俩使用的小桌。那男子身材魁梧，和瘦削的艾米娜形成鲜明对比。

两人都笑得很灿烂。

「格雷·盖恩斯巴勒，他是加百列的独子，我的丈夫」

「艾米娜的丈夫先生！？ 我知道，丈夫，是妻子重要的人。妻子，也是丈夫重要的人」

「嗯，我的丈夫先生。很重要的人。等他回来，记得叫格雷。他很喜欢小孩子，会欢迎你的到来的」

「格雷去哪儿了？」

艾莉丝看着照片问道。没有得到答覆。抬头一看，只见艾米娜一副好像快哭的样子。视线对上时，她勉强地笑了笑。

「他上了战场。给我寄过一封信，说休假被批准，可以回来了。离讲好的日子，已过去六天。和你们相遇时是第三天」

艾莉丝理解了艾米娜奇怪的排程。

「你，每天，都去车站吗？」

「嗯，从早晨等到傍晚，像个傻瓜一样」

才不傻呢，艾莉丝摇摇头。

「去问神罗也没用，说什么士兵的行踪要保密，简直不可理喻」

「格雷是神罗的军人吗？」

「嗯，是啊。我应该一早就告诉你的，抱歉啊。而且这个家也和神罗交情匪浅」

艾莉丝僵住了。

「不过，放心吧。我和格雷不会把你送还神罗的。艾莉丝，虽然不清楚来龙去脉，但我忘不掉你母亲拼命哀求的模样。我不会出卖你」

「嗯」

为了掩饰不安，艾莉丝用手捂住脸颊。艾米娜看着照片继续说下去。

「格雷之所以参军，是为了消除坊间对盖恩斯巴勒家受到神罗特别关照的批评。即便加百列反对，格雷仍坚持要去。这件事后他俩连话都不说了，我只好周旋在两个男人间，替他们传话」

「格雷和加百列先生，关系不好吗？」

「时常会起摩擦，不过两人性格一样」

性格一样为什么会那样呢，艾莉丝不太懂。可艾米娜温和描述的样子，令她相信即使是神罗兵，格雷应该也是个好

士兵吧。

「艾莉丝，你没什么想说的吗？ 有没有应该告诉我的事？」

有太多该说的了。但是，真的可以让她知道吗。

我是赛特拉人。被称为古代种。

艾莉丝想起从伊法尔娜那里听过的，关于赛特拉的各种逸闻。艾米娜的的确确是好人。不光嘴上说说，更为萍水相逢的人做到这个地步。格雷也一定是好人。照片中的他，有和艾米娜相同的笑容。然而，听闻自己是古代种，说不定人就变了。神罗公司想要掌握古代种的秘密。那些亲切而温柔的行为，皆源于此。获悉真相后，或许所有人都会变成宝条博士，想用针扎她、想去剥她的皮肤。

「妈妈和我，被脑子坏掉的科学家抓住，关在神罗的大楼里。妈妈被做了很多实验，所以生病了。被神罗抓到的话，我也会变成那样。我，想留在这儿。而且，我喜欢这儿。喜欢这个房子，还有庭院。神罗的罐头我也吃，所以求你

了，艾米娜」

艾米娜盯着她张大了嘴，然后伸长双臂越过小桌握起她的手。

「原来出过那种事？ 不，肯定假不了。啊，你当然不用回去。我答应你，不会做你讨厌的事。来，我们吃吧」

两人默默地吃着。过了一阵——

「明天有来客，难得做顿大餐吧。我虽喜欢做菜，一个人的话就懒得弄。今后有你在，还是多下下厨好了」

「我，想做菜，想帮忙」

「该怎么办呢，厨房在一楼，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艾莉丝垂下肩膀，但随即又抬起头。

「客人，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是二当家的目黑」

「二当夹的木黑」

「对，还要和你讲讲我们家的生意，明天再具体说吧」

晚餐结束后，艾米娜不经意地提到。

「你很怀念妈妈吧？」

※

「当时，我并不怀念，也不寂寞。因为一到晚上便能相见，即使见不到，也和星球连在一起。我相信是这样。而且，妈妈给我的袋子，装的是魔晶石。不管怎么弄，都只会淡淡泛白光。根本派不上用场。不过，拿着它，就感觉，心
平气和」

「这就是它的用场啊」

「啊，对哦！」

艾莉丝摸了摸后脑勺的发结，那时的魔晶石直到现在也带在身边。

「艾莉丝要传给谁呢」

蒂法说道。没能马上反应过来。

「我说，蒂法」

「嗯？」

「我，没考虑过这种事」

或许有一天自己不再是“赛特拉的末裔”。艾莉丝想象了一下那种情况，惊讶地看向蒂法。于是蒂法慌忙说道——

「抱歉，我说了奇怪的事情了。呐，继续讲下去？　二当夹是？　」

※

艾莉丝很意外可以获准共进午餐，被艾米娜叫去一楼的餐桌时，目黑特意从椅子上起身并想同她握手。艾莉丝边回应边观察对方。目黑长得圆滚滚，眼睛炯炯有神。看起来比艾米娜还要年长许多。

「他就是二当家的目黑，加百列信赖的部下。格雷的发小，也是我的好顾问」

「目黑先生您好，我叫艾莉丝」

「我听艾米娜讲了，你真是不容易啊」

艾莉丝吃惊地望着艾米娜。

「目黑是自己人，何况他消息灵通，即便我不说，马上就能发现蛛丝马迹，迟早会暴露。所以还不如我亲自介绍」

本来只想作为两人间的秘密，艾莉丝有点不高兴。不过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

「艾莉丝，你和妈妈的事在神罗闹翻天了。还连带引发了绑架案。有些卑鄙小人，把贫民窟的小姑娘拐走骗钱」

「怎么骗？　神罗不可能上当吧？」

「当然啦，不过说是神罗在找的女孩，就会有买主。想钓贪婪的家伙上钩，也算不得多困难吧」

目黑巨大的身躯转向艾莉丝。「你六岁，不，七岁了吧」

「七岁了」

「是吗。我也有个七岁的女儿，名叫萝娜，所以可以将心比心。我有个提议，你俩从现在起要成为母女。艾莉丝不再躲藏，和艾米娜一起大大方方地出门见人，并介绍给他们，你——」

目黑指着艾米娜说道。

「就这么说，这孩子是和格雷婚前所生。曾经寄养在亲戚那里，现在领回来一起生活」

「等一下」艾米娜抗议「完全不懂你什么意思」

「目的是让邻居认识艾莉丝，让他们知道这个小孩住在附近。隐居在此，万一被绑架犯或神罗抓去，没人会注意到。艾米娜，这周边的居民你都熟悉吧？ 如果是你的女儿，那谁都会留心的」

「原来如此，但也可以说成亲戚的小孩，或从孤儿院领养的吧」

「孤儿院就在旁边，为什么不从那儿领养，你不想被人这么问吧。不过，从亲戚那里过继的孩子倒是可行。也对，这样比较自然。哎呀，你啊」目黑眯起眼看艾米娜「也应当被叫『妈妈』，就像加百列让我认他作『爸爸』一样」

说着，目黑将视线移至艾莉丝身上。

「我是个孤儿，被加百列捡回家像亲生儿子一样养大。艾莉丝怎么想？暂时在这个家，作为格雷和艾米娜的女儿生活」

「我也同意这样」

艾莉丝觉得这个点子非常棒。现在的自己不论如何求救，都没人在意，如同那天在车站找医生。但是，變成艾米娜·蓋恩斯巴勒的女兒，就不一定了。艾米娜还在犹豫。拜托了，艾米娜。

「主意是不错，可这不光是艾莉丝一个人的问题，对盖恩斯巴勒家也很重要，我无法立刻下决定」

「嗯，仔细考虑吧。无论如何要出门的话，最好改个名字。嗯，好好想想」

要改名？ 艾莉丝被这出乎意料的提议吓到。

「话说回来，你脸上的伤是卡洛搞的鬼？」

艾米娜斜眼瞧了瞧艾莉丝——

「你这是明知故问吧？」

目黑得意地哼了一声。

「那家伙挺让人头疼啊，不晓得哪儿来的自信干当家」

「加百列不在了，觉得格雷可能答应吧。而且，代理人是我，以为女人威胁一下就会哭着署名了」

「看来有必要把整个组织收收紧了」目黑表情严肃。

「格雷会继承加百列的衣钵吧？」

「嗯，这次休假也是回来和你聊这事」

「不不，那是为了见亲爱的你啦，生意只是借口」

目黑愉快地笑着站起身。

「卡洛交给我。至于组织全体等格雷回来再谈」

※

「目黑先生回去后，我得知了盖恩斯巴勒家的工作，加百列是建筑工地上的总管，被称为中间人」

「啊，我有听过」

「米德加尔最开始建设时，他就在干这一行了。圆盘造好后，其他同业者都移居到上层，还留在贫民窟的，只剩下加百列和他的部下们。贫民窟有诸多设备，在支撑着圆盘对吧？ 当设备需要施工和维修的人手，便会联络盖恩斯巴

勒家」

艾莉丝在蒂法眼前比划出一个三角形，并指着顶端——

「加百列是大当家，格雷和目黑先生是支持大当家的二当家。三当家有六人，他们各自统领工匠，或召集手下，听二当家指示行动。那个暴脾气的卡洛，相当于格雷的小弟」

※

「你懂了吗，艾莉丝。这对你而言，非常重要」

艾米娜将手搭在艾莉丝的两肩说道。

「我家的工作几乎全依仗神罗，我丈夫又是神罗兵。即便如此你也想留下来吗？」

艾米娜在等她的回答，一脸认真。她和伊法尔娜不同，什么都告诉她。因此，必须考虑清楚再答。

「虽然是客户，但不至于替他们卖命，你可以放心」

要说不在乎和神罗走得近，那肯定是假话。可是表示厌恶就不能继续待下去了吧。怎么办。要怎么做？ 看着艾米娜。比伊法尔娜干燥的皮肤，头发也更毛糙。看上去很累，脸上的创可贴还不能撕，感觉很疼，是从车站回家路上偶然碰见卡洛而弄出来的伤。去车站是为了等格雷。因太想念格雷而坐立难安。这样的她正看着我。明明她也不容易，却还在为我考虑。

艾莉丝察觉到了，最先就该确认的事，急忙开口。

「艾米娜不要紧吗？ 把我藏在这儿，不要紧吗？」

「当然，事到如今还问什么」

艾莉丝不知该如何表达安心和喜悦，只能抱住艾米娜，将脸埋进那平坦的腹部，艾米娜温柔地将她拉近并环住。

「哎，我和格雷都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家族生意也是有样学样，谈不上娴熟，也许会遇到困难。而且，将来你也可能被神罗发现，到那时我们一起思考对策。我们，指的是格雷和目黑和我，以及你，艾莉丝哦」

艾莉丝把额头抵在艾米娜的肚子上点了点头。

「呐，艾莉丝。能唤我一声妈妈吗？ 当然不用当真，你的母亲只有她一人」

艾莉丝埋着头试着叫了。

「妈妈」

「你说什么？」

「妈妈」

「再叫一遍」

「妈妈？」

「怪难为情的，不过倒也不错。你怎么想？」

抬头对上艾米娜柔和的目光。

「倒也不错！」

艾莉丝模仿艾米娜的口吻，逗得她笑出了声。房间里的气氛欢快得似要起舞。

晚上，伊法尔娜出现了。艾莉丝向她汇报完白天的事，她便闭上眼满足地点头。

「太好了，艾莉丝」

「但是……对不起」

「为什么道歉？」

「因为……」

艾莉丝刚看到她，就感到内疚。

「不用顾虑我，倒不如好好享受。新名字要怎么办？」

「艾米娜叫我自己想」

「是吗，仔细考虑哦。那个名字，会给你自由」

「嗯……」

告别用惯的名字，令人寂寞。

「对我来说，你一直是艾莉丝。我可爱的艾莉丝。永远不变」

「真的？」

「当然」

伊法尔娜的身影晃了一瞬，艾莉丝慌忙叫住她。

「那个，妈妈。格雷要是反对怎么办。他发怒说讨厌我这样的孩子待在家里怎么办。又如果他想把我送回神罗」

「应该没事的，他是艾米娜挑选的丈夫先生嘛」

「嗯，说的也对」

即使不安并未消散。

「格雷去哪儿了呢」

「就是说啊，我去找找看吧」

「嗯，拜托了」

翌日上午，艾莉丝和艾米娜在一楼喝茶。一个矮小的老人上门来了，是三当家的布奇。黑乎乎的脸上那深邃的皱纹令人印象深刻。

「早上好，布奇，你是不是来早了？」

「抱歉，好像搞错了时间，要不我先回去」

「不用不用，没关系」

艾米娜把准备好的东西交给他，是工作所需文件。布奇确认了内容，满意地点点头，放进他那破破烂烂的挎包。

「话说，这孩子是？」

「啊，应该和你介绍一下」

「我表妹的小孩，表妹过世了，就由我收养她」

「她爸爸不在了吗」

「哎？啊，对对，不在了」

能感受到艾米娜的动摇，布奇眯起眼看着她，然后视线转向艾莉丝。艾莉丝第一次见到布满皱纹的脸，他眯缝的眼睛犹如另一道皱纹。

「小姑娘，你叫什么？」

皱纹看得正出神，突然被问起，艾莉丝惊慌失措。结果——

「我叫萝娜，布奇先生请多指教」

刚出口，就觉得完蛋了，然而为时已晚。萝娜是目黑女儿的名字。布奇肯定知道。艾米娜也紧张了。

「啊哈哈，还真是巧啊」

不知布奇是否察觉到她俩的慌张，暧昧地点点头。

「请多指教，萝娜」

说完这句话，老人就回去了。

「伤脑筋啊」

艾米娜抱住头。

「对不起，我没想好」

「不不，是我准备不周」艾米娜蹲下身平视艾莉丝「应该早点猜到布奇会早来，常有的事。还有，关于名字。本来以为新名字这么重要的事应该让你自己思考，我果然得帮忙啊。毕竟才七岁。啊，这也难怪」

也难怪啊，艾米娜重复念叨了好几遍，拿起扫帚来回清扫地板。做家务好像可以稳定情绪。过了一阵她重新泡好茶，招呼艾莉丝。

「下一位来客叫罗丹，和布奇一样是三当家。表面有点轻浮，本性是个踏实的好孩子」

「是个孩子？」

「不不，他比我岁数小得多而已。另外，艾莉丝。罗丹预计傍晚才来，这段时间我想去车站，也许能接到格雷。可以委屈你在我回家前躲在二楼吗？ 你也怕万一有人突然造访吧？」

「嗯」

「如果能带你出门就好了，但现在还太早」

「我，没关系，也喜欢二楼」

「名字，好好考虑哦，我去和布奇解释。用萝娜也行，但马上改也不迟。我路上会帮你想想，之后交换意见吧」

自己到家前不论谁来敲门，哪怕是罗丹也绝不能开门或者应答，艾米娜叮嘱完便走了。艾莉丝觉得她们就像绘本中登场的松鼠妈妈和宝宝。想起松鼠们的命运，她慌忙跑上二楼。

本打算早点决定名字，思绪却飘向布奇的皱纹，幻想有朝一日要去摸一摸。对目黑的肚皮也有兴趣，里头究竟藏着什么呢，是软是硬呢。萝娜多大了呢。即便之后改成别的名字，对布奇自称“萝娜”一事不会引发问题吗。目黑他会生气吗。萝娜本人又怎么想呢，她是怎样的孩子，会与她见面吗，能相处好吗。

思索着这些，不知不觉间——变得昏昏沉沉——时至傍晚，家门开了，传来艾米娜爽朗的

声音。

「下来吧」

发生什么好事了！？

她匆匆跑下楼梯迎接，看到艾米娜双手捧着纸袋。

「欢迎回家」

「嗯，我回来了」

「欢迎回家—」

「行了」艾米娜笑着将纸袋放在桌上，偷偷一瞧，里面装着大量不认识的果蔬。「今天蔬菜便宜就买了很多，好久不逛市场了。你干了点什么呀？」

「想萝娜的事，她是怎样的孩子呢」

「是个好孩子哦，很快会有机会见面的」

艾莉丝继续问关于萝娜的话题，艾米娜背对着她，边回答边把蔬菜放入冷藏柜。她不再笑了，声音失去活力。格雷今天也没回来。

门铃响起。

「是罗丹吧」

感觉得救了，大概艾米娜也一样。

罗丹是二十岁出头的青年，身材高大而瘦削，有大大的蓝眼睛，和一头带卷的金发。

「你好」

罗丹跟艾米娜简单打过招呼，便马上发现了艾莉丝。

「嘿、萝娜，初次见面，我是三当家的罗丹」

突然被人唤作萝娜，艾莉丝往后一缩，罗丹打开挂在肩上的挎包，从里面抽出一本薄薄的书递给她。

「请多指教，布奇送的」

「谢谢」

书的封面上印着大大的『玩玩文字』。艾莉丝不禁鼓起脸。这是本收集了米德加尔常用字的教科书，和曾在神罗大厦被分发到的一样。

「咦？　你不喜欢？　是布奇选的……那个人其实蛮在意这种事，我帮你保密哦」

「很高兴收到书，不过会想到不得不要学习」

「是吗，那你和我是同类？　我也不善学习，阅读还成，讨厌写字。特别是汉字，没有就好了」

「罗丹，别教坏小孩子。来……萝娜，上楼看书去吧。我们要谈生意的事」

艾莉丝尽量活泼地应声，随即逃一般地登上二楼。每次被叫萝娜都加剧了她的不安。

罗丹走后，艾米娜就没想到适合的名字、以及关于他来之前未能商量好一事向她道歉。然后——

「萝娜这个名字怎么样？　你喜欢吗？」

「嗯，喜欢」

「那，就这样吧」

「嗯」

※

「妈妈和我很像，名字太多，也不知是好是坏。所以，放弃了，顺其自然吧，我们一拍即合」

「啊哈哈，不过，现在变回了艾莉丝吧？　果然出事了？」

「出大事了，事件之多可不输蒂法」

她叹了口气，蒂法安慰道，辛苦你啦。

※

决定叫萝娜的第二天。

早晨马彬，傍晚罗杰。第三天，早晨博尔曼，傍晚路易士。大家都为萝娜带来了礼物。既是大当家加百列的代理人，又是二当家格雷之妻的艾米娜·盖恩斯巴勒所收养的亲戚之女萝

仅供阅读 请勿擅自发布

娜。这个情报似乎转眼就在相关者中扩散开来。原本暮气沉沉的二楼房间，被面向孩子的礼物装扮得五颜六色充满活力。

艾莉丝尤其中意博尔曼送的「动物卡片」和「植物卡片」。经艾米娜允许，她将它们贴在墙上。眺望着未知生物的插图，能忘却时间。其他礼物——书和娃娃，她也并非不喜爱。毕竟接受赠与，这本身就令人雀跃。

应对早晨与傍晚来客——多是三当家们——以外的时间，艾米娜仍一如既往外出度过。罗丹偷偷告诉艾莉丝，她好像已经不再去车站，而改为到贫民窟转悠。她似乎怀疑，格雷因某些原因无法回家，所以在街上彷徨。

※

「然后那个夜晚来临了」

语毕，蒂法在旁边静静地点头。

「晚上，妈妈——伊法尔娜妈妈来了，一脸为难地，看向走廊。我从床上下来，打开门，望着走廊。看见一楼，亮着灯。下了楼，妈妈——艾米娜站在厨房，唰唰洗着碗。我闻到青草的气味，忽然变得很浓。感觉有声音，房门旁，站着一个士兵」

※

误以为神罗的士兵来抓自己，艾莉丝忙去叫艾米娜，对方却无动于衷，声音无法传达。士兵望向这边，取下头盔。这个人在照片上见过。

「格雷？」

他的脸脏了，仔细一看，满身是泥。好像真的在到处徘徊。

「欢迎回家，格雷」

然而格雷只是环顾四周，似乎不知道该去哪儿。艾米娜没有注意到他，明明最爱的格雷近在咫尺！

「妈妈！」

声音果然传不过去。

「格雷！」

格雷闭紧双眼，又张开。是觉得这样做眼前的景象就会变吗。他在看什么呢，眼睛继续一闭一睁。重复数次后他用手背搓眼，大叹一口气，原地蹲下。艾莉丝想去他身边，脚却迈不开。

「格雷！」

还是没有被听见。格雷仿佛力气用尽般地躺倒在地，嘴唇动了动。他在说什么。艾莉丝集中意识。艾米娜，对不起啊。她感觉听到了这样的话。

「格雷，不行！妈妈，快注意到！」

艾莉丝叫喊着。

于是，她醒了，发现自己睡在床上。但她确信那不只是梦。格雷死了。临死之际他的心和星球连上，最后看到他最想去的地方了吧，见到艾米娜了吧。

艾莉丝钻出被窝下到一楼。艾米娜站在厨房洗着碗。已经没有不同寻常的气味了。

「妈妈」

要怎么告诉她。

「妈妈，你不要哭哦」

艾米娜惊讶地转过头。

「怎么了？」

「妈妈重要的人死掉了。他的心来看过妈妈，但他还是回到星球了」

艾米娜沉默地注视她。

「你是说格雷死了？」

「嗯，但是，他应该好好回星球了」

「艾莉丝，去睡觉」

这句话毫无疑问包含着愤怒。艾莉丝感觉胸口苦闷。

「妈妈——」

「睡觉去」

「格雷回到星球了，一直都会和妈妈连在一起，所以——」

艾米娜强行抱起艾莉丝，登上台阶，像对待行李一样把她放回床上。然后粗鲁地摔门走了出去。房间里还残留着艾米娜的怒气。艾莉丝裹着毛毯哭了。不是为惹怒艾米娜，而是为她没有等到格雷感觉悲伤。

伊法尔娜的气息就在近旁，隔着毛毯也能知道。

「妈妈.....」

艾莉丝探出头望见那张温柔的脸，但是，样子不同以往。脸上透出了后面的墙，伊法尔娜的身体变透明了。犹如格雷即将消失之际。

「妈妈！」

艾莉丝慌忙跳起，母亲的脸已和墙壁的纹路融合起来，她嘴角在动，说着什么。但什么都听不见。伸手想要触碰，却失去平衡跌下床。浑身疼痛。忍耐着，渴求母亲。母亲全身渐渐消失，嘴巴动着，仍然听不到内容。

母亲完全消失了。已无人存在于此。

翌日是安静的一天。等艾莉丝起床，艾米娜已经外出，她准备了简单的早餐，和一封留信。上面写着自己要出门，傍晚回家，今天没有来客。艾莉丝吃完饭返回二楼寝室，拉开书桌抽屉，取出小袋子。里面是伊法尔娜给的白色魔晶石，她将其捧在掌心握住，心绪便平静下来。只有这一事始终不变。

傍晚，家门被悄悄打开。倾耳细听，脚步声之后，是拉动椅子的声响。艾莉丝蹑手蹑脚地下楼。艾米娜坐在餐桌边的老位子，人趴在桌上。口中漏出呜咽。察觉到动静，她转过身，两眼通红。

「神罗来通知了。直升机坠落在森林，那个人的位置远离现场，因此发现得太晚了。大概是想走出森林吧，为什么不待在原地呢，他以前就老这样」

「因为想见妈妈，所以走着，来见你了」

「然后回到星球了吗？ 别再说这种话了」

「可是——」

「为什么要回星球啊！那个人的家在这里吧？要回就回这里啊？ 来不了的原因，那就是死了啊。不管说得多好听，格雷也——」

艾米娜像孩子般放声大哭。大人哭泣的样子令艾莉丝胸口苦闷。

「但，他还是回到星球了！ 星球和我们连在一起！ 所以一直都在一起！」

「艾莉丝求你，别再说了」

「伊法尔娜妈妈也消失了！ 如果不是回归星球，我不要啊！」

之后的几天，艾米娜和艾莉丝是在悲痛欲绝中，互相依偎着度过的。彼此的体温成了缓解孤独的良药。听闻格雷死讯，以布奇为首的工作伙伴轮流来探望她们。当得知艾米娜连做家务的气力都没有时，罗丹提醒大家带上食物。卡洛代替生病的目黑前来，艾莉丝与他是初次见面。卡洛是个身材高大而瘦削的青年，状似濡湿的黑发向后梳拢。看起来沉不住气，身体总有某处在动。出于对他暴脾气的印象，艾莉丝起先很害怕，对方却始终温柔以待。而且，没想到他还主动承包所有家务。艾米娜虽然不喜欢，倒也默许他进出，大概实在是过于消沉吧。

就这样过去一周。厨房传来餐具打碎的声音，动静之大，想必损失惨重。艾米娜和艾莉丝当时在二楼，觉得难以无视，便下楼查看。

艾米娜注视着散落在地，多到夸张的碎片。卡洛在一旁垂着头。

「这个，很贵吗？」

「不好说，格雷和我在一起时，加百列置办的东西」

「那就不便宜，不，是超级上等货吧。对不住啊艾米娜，看到餐具柜里积了灰.....我，对这方面老敏感啦，忍不住想擦.....」

艾米娜没搭理拿眼瞄自己的卡洛，仍旧盯着碎片。是放弃求原谅了吗，卡洛蹲下身开始收拾残骸。

「喂，卡洛，你可以回去了吗？」

「艾米娜啊」他发出可怜兮兮的声音「给个机会吧」

「不是的，像你那样捡会受伤吧？ 剩下我来弄，你回去吧。目黑那里由我去说，我会告诉他，你表现得很好。嗯，事实如此，帮大忙了」

卡洛唰地面色一亮。

「真是单纯，学会藏住感情，不然你怎么在这一行爬上高位」

卡洛啪啪拍着脸，换了表情。

「那，我走了，有事就叫。还有，你脸的伤，抱歉啊」

「是我自己摔的」

「不——」卡洛摇头否定「我对不起格雷」

他的声音发抖，难以置信，居然在哭。

「格雷是个好汉。我捅了娄子，也一直挺我、教训我，还帮我牵线加百列。结果现在人不在了……」

「别哭哭啼啼的，没出息」

艾米娜恢复了平常的模样。卡洛抬起胳膊擦眼睛，然后撇嘴一笑，留下一句你也是，便离开了。

「好——」环顾四周「家伙们干得不错，不过离我的标准还差很远。得好好打扫了，艾莉丝，不，萝娜，有精神帮忙吗？」

「嗯！」

艾莉丝的声音，欢快得连自己都意外。

※

「后来，我们两个做了大扫除。先收拾掉，碎碗碟，窗户，全开，用鸡毛掸子和扫帚，把灰尘跟眼泪统统赶走——妈妈，最喜欢打扫了，那个家，有好多扫帚拖把。其中一把，将柄锯短，给我专用。第二天再擦洗。家里清爽了，接着改变布置。把我房间的窗帘、床底的地毯，全换掉。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去买东西。我们两个人第一次外出」

※

穿过由屋前向外延伸的小道，途经附近孤儿院“五番街之家”门口时，冲出来几个和艾莉丝年龄相仿的孩子，拦住两人去路。

「你，是萝娜吧？」「萝娜？ 这就是萝娜？」「孤儿？」「不对，是养子啦，真好啊」「过来住嘛」「好可爱」「装什么乖啊」

艾莉丝被毫不客气连珠炮似的问题砸晕，忙躲进艾米娜身后。两人在家独处时不会被唤作萝娜，她有点不适应。卡洛走后，自己作为萝娜的自觉性也下降了。正当她忐忑不安，又被人从旁摸了头发。这一幕太突然，她吓得小声惨

叫。

「阿步，住手！」

年长的少年慌了。

「欺负萝娜，下场会很惨的」

「我没欺负她！」

「对，是我自己吓到，不怪这个孩子」

「那就好」

「不不，才不好」艾米娜问道「约翰，谁和你说下场会很惨的？」

「卡洛说的」

听见约翰——年长的少年——的回答，艾米娜蹙着眉。

「你们是从卡洛那里知道萝娜的？」

「嗯，是啊。他说要是惹哭盖恩斯巴勒家的萝娜，会三倍奉还」

艾米娜叹了口气。

「好了萝娜，来，开口打声招呼。这些孩子住五番街之家，就跟邻居一样，好好相处哦」

「你们好，我叫萝娜，请多关照」

「请多关照！」

孩子们答得很欢快。「我，是莎拉」「我是佐伊」「我是格拉德」「我叫阳子，她是阿步，我

妹妹」

阿步是那个摸她头发的孩子。

「　我是约翰」最后年长的少年说道「你想来玩随时欢迎」

「嗯，谢谢」

「现在玩不玩？」

阿步邀请道，她的眼神充满期待。艾莉丝有些不好意思。第一次被这么多——不过也才六人——同龄的孩子们盯着瞧。不知道该怎么办时，艾米娜替她回话了。

「抱歉啊，我们今天要去买东西。有很多需要萝娜自己挑的，不能把她留下。下次再请她玩吧」

被艾米娜牵起手走出一段后，回头发现孩子们还目送着她们。自称莎拉的女孩，在胸前轻轻摇手。艾莉丝也向她挥挥手，于是其他孩子大幅度地摆起手来。多么令人高兴的场面啊。艾莉丝不断地挥手，直至看不见他们。

「好像能交上朋友呢」

「嗯！」

随后艾莉丝被介绍给咖啡店店主、社区医生等艾米娜的熟人，大家都很友善。临别时艾米娜仿佛顺带一提般，传达了格雷的死讯。在对方震惊，并想表示什么——吊唁或同情——之前，她如此说道。

「虽然很难过，但有这孩子在，我感觉宽慰多了」

然后不等他们暧昧的笑容消失，艾米娜便告辞了。

「抱歉啊，艾莉丝，让你当挡箭牌。但是，我不想唠叨格雷的事。也许早晚要面对，可现在就让我先应付过去吧」

「嗯，好啊。不过，我，是萝娜呀」

「啊，对哦。萝娜。独处的时候也得叫你萝娜才行」

萝娜初次亮相后过了一周。艾莉丝在第五区之家门前同孩子们玩耍时，看见目黑走了来。纯白的西装在土黄色的路上非常惹眼。事先知道他要来，艾米娜答应艾莉丝，在他到达前可

以去孤儿院玩。目黑身后跟着一名少年，

大概有十岁吧，雪白的衬衫配上宽松的裤子，表情显得十分无趣。少年身后又跟了一名少女，穿着贫民窟不常见的、快拖到地上的裙子。她提起裙摆，不太好走的样子，上身是镶装饰的女式衬衣，再搭配一顶大帽子。看起来就是有

钱的一家子。

「啊！」

萝娜——艾莉丝——对自己目睹的状况幡然醒悟。她本以为目黑单独来访，却并非如此。他领着孩子一起来了，也就是说，真正的萝娜来了。

和玩伴们道完歉，她穿越小路，跑过庭院那木板铺成的通道，直奔家门。

「妈妈，是目黑先生。和孩子们一起，真正的萝娜来了！」

艾米娜似乎不为所动。

「倒没听说他还带了孩子」

「怎么办」

「名字的事？ 他人宽宏大量，会理解的。反正肯定早知道了」

目黑首先介绍儿子玛瑟卢斯，再是女儿萝娜。萝娜好奇地看着艾莉丝。接着他打开手上的公文包取出三支白花。一支给玛瑟卢斯，一支给萝娜。最后一支留给自己，并望向艾米娜。

「不好意思用的假花，我可不能顺走你院里的啊」

艾米娜点了点头，示意他桌上的小相框。那是格雷和加百列父子的照片，两人长得酷似兄弟。目黑一家把花放到照片前，两手十指相扣置于胸口，随即闭上双眼。他们在做什么呢，艾莉丝张着嘴巴看呆了。过了一会儿，目黑睁开眼，与她对上视线，她才慌忙合拢嘴。

「祈祷很稀奇？ 我是个守旧的人，这样做可以向死者传达心意」

「传达得到吗？」

玛瑟卢斯鼻子一哼，目黑瞪着他，于是他又低下头。

艾莉丝扫了一眼萝娜。四目相对，萝娜朝她微笑。

「我相信可以。首先要相信，这是一切的基本。加百列经常这么教导我」

艾米娜听着，静静地点头。

「对了，艾米娜。我本想立刻就来的，却生了场病」

目黑歉疚地说道。

「别介意。你不是派卡洛他们来了嘛？　帮大忙了」

「卡洛表现如何？」

「勤快到我还当认错人了呢。不知道吹的什么风」

「他把格雷当兄长一样仰慕，是希望借照顾格雷所爱的你，作为报答吧。以前同你针锋相对，也是觉得格雷被抢走而不开心吧」

「真是幼稚。不，我也差不多。每次夜游格雷都会带着他，天晓得被我念叨过多少回」

「喂，我渴了」

玛瑟卢斯嘟着嘴说道。

「那又怎样？」

见父亲反问，少年一瞬间露出嫌麻烦的表情，又迅速假装找艾米娜讨要喝的。

「啊，抱歉没注意到，马上就准备」

艾米娜去倒饮料时，萝娜凑了过来。

「我是三月出生的，艾莉丝呢？」

「我二月生的」

「哇，那艾莉丝是大我一个月的姐姐咯」

「她不是艾莉丝改叫萝娜了吧？　偷用萝娜的名字」

玛瑟卢斯责备道。

「我完全不介意哦」

萝娜笑容不改，仿佛真的不介意。然而，这等于肯定了她哥哥的意思，艾莉丝觉得心脏像被人捏紧一样难受。

「关于这件事——」

艾米娜边给所有人分发柠檬水，边插嘴道。

「目黑，按你建议想让艾莉丝换个名字，哪料到还没想好就突然要自报家门，只好拿萝娜的名字蒙混过去」

「我，听目黑先生讲起萝娜，就满脑子都是，萝娜长得怎么样呢，会不会见到呢，能和她做朋友吗，所以说了萝娜的名字」

「是我没尽到监管责任。已经在邻里传开了，可以就这样让我们用下去吗？」

目黑大方地点点头。

「当然，完全没问题」

「我很开心呢」萝娜语调飞扬「因为，你是喜欢这个名字吧？ 是我妈妈起的」

「不过她因为生你而死了」

玛瑟卢斯撞了一下妹妹肩膀，萝娜脸上所有的表情都消失了。

「玛瑟卢斯，你再用这个责备萝娜，就给我滚出家门」

目黑声音低沉。

「知道了」

玛瑟卢斯负气地点点头，他朝玻璃杯里的吸管吹气，柠檬水泛起了气泡。喷出来的饮料打湿桌面，令他觉得很好玩。艾莉丝心想，要和他处好关系不容易。但他是艾米娜信赖之人，目黑的儿子。艾莉丝决定，接受这一切并努力去做。

「那，我们也——」目黑讲道「不叫艾莉丝改叫萝娜吧，平时就得养成习惯」

「萝娜，请多指教」

真正的萝娜说道。

「请多指教，萝娜」艾莉丝回答「玛瑟卢斯，也请多指教」

对方无反应。

「好了孩子们，我们要谈生意上的事了，去外面玩吧。就在庭院里，别跑出小道」

「明白」

玛瑟卢斯答得爽快，一口气喝光柠檬水。萝娜急忙模仿他的动作，艾莉丝也是，却因呛到而弄脏了桌子。艾米娜笑着催促他们赶紧去玩。

走至庭院，发现第五区之家的约翰他们，正在院子入口处张望。

「可悲的孤儿」

玛瑟卢斯轻蔑地说着，并向约翰他们挥手。

「喂—」

「哥哥，你做什么？ 孤儿很凶的」

「没事，我们有个厉害的爸爸」

听见两人的对话，艾莉丝紧张起来。预感会有糟糕的事发生。

「大家，来这边啦」

玛瑟卢斯欢快地喊道。

「我们可以过去吗？」

约翰反问。

「当然，一起玩『兽人哈痒』吧」

「那是什么，没听过」

约翰领着孩子们走入庭院，有两、三个生面孔。

「现在第四区贫民窟流行的游戏，啊，住孤儿院的不晓得吧」

艾莉丝捕捉到，约翰眼中浮现的阴影。然而年幼的阿步尚未察觉玛瑟卢斯的恶意，继续问道。

「好像很有趣！『兽人哈痒』怎么玩？ 呐，你叫什么？」

「我是玛瑟卢斯」

「我叫萝娜」

兄妹报上名字，艾莉丝紧张得全身僵硬。

「咦？ 有两个萝娜！」

阿步纳闷地看看约翰。

「不稀奇，偶然罢了」约翰若有所思地回答。

「什么偶然」

玛瑟卢斯压低声音，以一副胜利者之姿望着艾莉丝。

「这个萝娜偷了我妹妹的名字，真名叫艾莉丝，小偷艾莉丝。对吧？」

笑嘻嘻的玛瑟卢斯，在场所有孩子一齐转向艾莉丝。

「不是小偷。我，不是小偷！」

「小偷都这样讲」

终于露出本性的玛瑟卢斯变本加厉。

「别说啦，哥哥」

他似乎听不进妹妹的话。

「我不是小偷」

唯独不想被贴这种标签。

「名字小偷」

「不是！」

声音哑了，想着不能哭，泪水却夺眶而出。

「才不是！」

「你也是孤儿吧，只配去住孤儿院。结果还混进格雷家，真不是省油的灯啊」

玛瑟卢斯摊了摊手。

「闭嘴！」

有人撞了他，是约翰。伴随短促的呻吟，玛瑟卢斯仰面倒在地上。另一名少年跨到他身上。是叫埃克斯的男孩，平时总在帮老师们的忙，不常跟大家一起玩。虽然身材矮小，但应该年长四岁。

「松手！ 滚开！」

「不准侮辱我们的家！」

埃克斯怒吼。

「破烂孤儿院，穷得掉渣」

玛瑟卢斯依旧口无遮拦。

「揍他揍他！」

少女们煽风点火。艾莉丝被孩子们的暴力吓得缩成一团。

「住手！」萝娜叫道「哥哥，道歉吧」

埃克斯扯住玛瑟卢斯的衣领，摇晃他的脑袋。

「艾莉丝先道歉！ 谁让她偷人名字」

玛瑟卢斯绝不示弱。约翰在观察小道和盖恩斯巴勒家门的方向。

「对不起，是我不对。擅自用了萝娜的名字」

「擅自用了？ 说你是偷的！」

「我没有」

埃克斯打了玛瑟卢斯的脸。

「住手！」

艾莉丝仿佛被打的是自己，她并非要袒护玛瑟卢斯，但这太过了。

「埃克斯，停手」

「除非他道歉，骂我们就算了，侮辱我们的家，不可原谅」

「道歉！」

埃克斯叫道，准备再度下手。

「艾莉丝先道歉！」

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

「对不起，我偷了萝娜的名字。萝娜，对不起。玛瑟卢斯，对不起」

声音带着哭腔。约翰先动了，他拉开埃克斯。重获自由的玛瑟卢斯晃晃悠悠地站起身。

「哼，总算承认了」

大概是口中被磨破，他嘴角留下一道血痕。浑身微微颤抖，看起来像在拼命逞强。

「轮到你了，为侮辱我们的家而道歉」

玛瑟卢斯慢吞吞地瞧瞧约翰，再瞅瞅孤儿院的孩子们。

然后咧嘴一笑——

「穷酸孤儿院！」

由约翰和埃克斯带头，接着刚照面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孩子们，接二连三地扑向玛瑟卢斯。又开始打作一团。萝娜尖叫着往盖恩斯巴勒家跑去。对啊，应该一早就去求援的！ 艾莉丝也追上去，正当萝娜的手快要够到门把时，目黑推

门出现了。他立刻就把握了事态——

「喂！」

宛如从地底喷涌而出的怒吼声，和平常的目黑判若两人。艾莉丝吓得哆嗦，打架的孩子们也是同样反应。艾米娜一脸错愕地来到门口，目黑越过她、萝娜及艾莉丝，朝孩子们缩短距离。

「快逃！」

不知是约翰还是埃克斯喊的，孤儿院的孩子们迅速消失于小道尽头。目黑揪住呆立在那的玛瑟卢斯的耳朵，把他拖向盖恩斯巴勒家。玛瑟卢斯一路嚷着好疼好疼勉强跟上。

「你简直没药救」

「那群家伙闯进院子，我想赶跑他们，才被打的」

「你哪会管这些」

「说到底是艾莉丝的错」

「那事不早解决了吗，我和萝娜答应她的，不关你事」

「可是！」

「脑子放聪明点，要讲几遍才明白。听好玛瑟卢斯，妈妈不在了，你闯祸别人会说就是缺妈管教。会给你母亲和我脸上抹黑，懂了吗？」

目黑提着玛瑟卢斯的耳朵，走回门口继续训斥。

「目黑，适可而止吧」

艾米娜看不下去，轻轻按住目黑的手。

「嗯，我知道」

目黑放开了儿子的耳朵——

「艾莉丝，对不起。原谅他吧。这小子虽蠢，也是护妹心切。看在我和萝娜的面子上，饶了他吧」

玛瑟卢斯从目黑背后瞪着艾莉丝。只要能平息这场闹剧，无论什么条件艾莉丝都愿意答应。

「没关系，是我不好，真的很抱歉」

她对目黑、玛瑟卢斯以及萝娜道完歉，最后抬头看向艾米娜，对方则稍稍点头。

「那么，艾米娜，给工作收个尾吧。萝娜和艾莉丝进屋，玛瑟卢斯站这儿反省」

进到屋内的艾莉丝透过窗户望着玛瑟卢斯，心想所谓的怪物，就是像他那样吗。片刻后，

目黑他们打算告辞了。

「我绕去孤儿院抗议一下，关照不许再进盖恩斯巴勒家的院子。还有艾莉丝——不，如果萝娜出什么事，孤儿院便不复存在。这么警告比较好吧？」

「不，目黑。让我去说，我熟悉那边的大人，不想把事情搞太僵」

「……哦，随你便吧，反正是你的地盘。不过，需要我出马的话，随时效劳，无需客气」

初次见面时的绅士已经不见了，那是专门应对孩子的面孔，艾莉丝心不在焉地想着。萝娜跑了过来。

「艾莉丝，我的名字借你用，是特权哦」

萝娜始终都如此，温柔而残酷。

※

「呐，约翰他们住的第五区之家，和绿叶之家不一样吗？」

刚才安静听讲的蒂法抛出了疑问。

「一样一样。其实准确地说该叫“下层五号养护院”，俗称第五区之家。后来改名绿叶之家。当时并不知道，有经营者买卖儿童的传闻」

「哎！？」

「当然孩子们，甚至老师，都被蒙在鼓里。听说后来和经营者一家交涉，又买下孤儿院的，是成年后的埃克斯。那个冲撞玛瑟卢斯的孩子」

「这样啊。雪崩有个同伴，是从孤儿院长大的，又一直在资助那边。本以为跟他有关，看来不是」

蒂法似有遗憾。

「是毕格斯？」

「你认识他！？」

「人没见过，但老师和孩子们，常常提起，他很受尊敬——啊！？」

艾莉丝不由得大声惊呼。

「埃克斯就是毕格斯啊！」

「什么——意思？」

「他，婴儿时期被捡到，原本，没有名字。所以孤儿院的人，命名前，暂时叫他埃克斯（X）。后来，他也喜欢这个名字，就沿用下去。还说将来要自己，起一个最棒的名字」

孤儿院的孩子们得知萝娜是假名时，反应各异。只有埃克斯，说出自己的事来安慰她。名字靠自己决定即可。

只见，蒂法的眼睛湿润了。

「了不起啊，毕格斯。真了不起。也要告诉巴雷特才行」

※

目黑一家走后，艾米娜独自出门。过了一小时左右，带回她的外出成果。首先造访五番街之家，为玛瑟卢斯闯的祸道歉，并告知萝娜的真名是艾莉丝。事出有因借用假名，今后也希望友好相处，并关照此事切勿外传。

「我尽量不去撒谎，理由没讲，不过老师们也接受了。约翰又是个有想象力、有担当的孩子，应该会帮忙管好他们。也跟小路对面的熟人说明了。」

「嗯」

「哎，虽然要求他们保密，光靠口头的还是不够。和布奇商量下来，他会让三当家们常到家里坐坐，这样更踏实吧？」

不知是不是艾米娜的方案奏效了，日子过得很太平。习惯了对内是艾莉丝，出门就改叫萝娜的模式，对贫民窟生活逐渐熟悉。也适应了有三当家的某人，或其某个手下，坐镇家中的日常。目黑每月会拜访几次，但都是单独前来。布奇告老引退后，三当家产生的空缺，由卡洛获得了提名。

二月，卡洛打算替艾莉丝筹备八岁的生日宴，想请当家们携家人一聚，共同为她庆祝。听说这个计划时，她高兴得忍不住想拥抱卡洛。五番街之家的孩子们也可以参加。尽管她不想

叫上玛瑟卢斯和萝娜，但卡洛不答应。

然而宴会并未如约举办。生日前天，卡洛和手下开始布置的时候，罗丹慌忙跑来，告诉他们目黑心脏病发作倒下了。似乎生命垂危。组织实际的首领病倒，对任何相关者而言，这是比生日宴更重大的事件。卡洛随即宣布宴会延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艾莉丝错愕不已。有人安慰道，只是延期不是中止。但她一想到要换无关的日子庆生，就开心不起来，热切期待的心情也变冷了。大人们东奔西走时，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埋怨起病倒的目黑，但下一秒就被罪恶感折磨。

生日当天早晨，艾米娜出门探望目黑。孤儿院的谁来邀请艾莉丝一起玩，她没有搭理。傍晚，艾米娜回来了。

「目黑没事，好像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太好了」

「还说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孩子托付给你了之类的」

「咦！？」

「开什么玩笑？　那我打心底里祈祷他早日康复」

艾米娜笑了，艾莉丝也跟着笑起来。

「你终于笑啦。晚上我们找热闹点的地方？　去吃些好东西」

「嗯，要去」

「这才对，其实我还请了保镖，应该差不多到了」

「谁？」

就在那时，门铃响起。透过门上玻璃窗，能看见人影。

「来了—！」

艾莉丝用力推开房门，是个生面孔。不过，她记得这西装。某次和宝条博士见面时，正是这身黑漆漆的西装，站在他身后待命。唯一一次见神罗总裁时，站在房间角落的男人，也是全身黑服装扮。神罗公司终究还是来了。

「艾莉丝，你在这儿啊，大家都很担心呢」

西装男亲切地开口。

「不！ 我不要！」

艾莉丝从门口跑开，躲到艾米娜身后。男人自说自话地走了进来。艾米娜伸手制止，男人没搭理她继续说。

「艾莉丝，你是很珍贵的孩子。你继承了古代种的血」

「你是什么人，这里是我家，都不懂礼貌吗？」

「真是抱歉，我来自神罗公司」

「很年轻嘛，新来的？ 你忘了自我介绍，还是说，觉得拿神罗的名头就能压倒我了」

男人的眼神少了淡定。

「曾，我是神罗公司总务部调查课的曾」

「说，什么事？」

「今天是有话跟艾莉丝说，才来叨扰」

「我，不要说话。不想和你说！」

「你刚才说到古代种，那是什么。认错人了吧？」

艾米娜向前一步问道。

「古代种将引领我们前往应许之地，获得无上幸福。有人认为这是传说，也有人觉得是某种比喻，众说纷纭。但我们相信，真相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神罗公司希望能得到艾莉丝的协助——」

如今再也不敢想象，自己要被迫离开这个家。绝对不想回神罗大厦。

「不对！ 我不是什么古代种！」

「但有时候明明空无一人，你却听得到声音，对吧？」

「我才没有！」

艾莉丝逃一般地奔上二楼，缩在床上盖起毛毯。明明不冷却浑身发抖。她感觉这一年的经历快化作泡影消失了。为了赶走这前所未有的恐惧，她紧紧闭上眼。脑海中全是坏的可能性，甚至想到艾米娜惨遭毒手的画面。怎么办。却

又不敢下楼探查情况。不，那家伙上楼了该怎么办。

「事情解决了」

近旁传来艾米娜的声音，艾莉丝从毛毯中探出头，没有其他人在。艾米娜眼中带着同情。

「刚才相当害怕吧，没事的，他已经回去了」

艾米娜坐到床上，抱住艾莉丝。

「你是古代种吗？」

很有她的风格，单刀直入地问。

「我们其实叫赛特拉，妈妈是赛特拉，我只有一半是」

艾米娜点了好几次头。

「刚才的男人——曾他说，神罗对伊法尔娜——对你妈妈所做的残忍之事，导致他们失去了最想要的情报，也表示反省。所以他们决定只想从艾莉丝这儿了解应许之地，其他不再强求」

艾莉丝不是不知道『应许之地』。伊法尔娜说过存在那样的地方。但是，是怎样的地方，又在哪里，神罗所求的情报她一无所知。

「不知道，我才不知道呢」

「曾也这样说，不过，即便现在不行，或许总有一天会明白之类的」

「我，哪儿也不要去。我喜欢艾米娜，想留在这个家」

「这句话真贴心啊，我也是哦。所以，我向那些家伙提议了。让跟你天天生活在一起的我，从旁观察，如果发现有那种迹象了，就通知神罗。在此之前，坚决不准他们接近。曾联络了他上级，当场作出约定。那家伙，还挺能干呢」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

「是啊。还有，虽然对不起曾，我只观察女儿的日常行为」

艾米娜笑着说。

※

「反正都被发现了，就不再需要，隐藏真名。所以，不只家里，外出也变回了艾莉丝。之后一段时间，日子非常平静。塔克斯真的没有再来，艾米娜的生意也很顺利。当然，不光是

开心的事，讨厌的事也有，有时也会想哭。但那

也是因为，普通地生活着」

「太好啦」

蒂法感叹地说道。

「不过，后来又出事了。起因是玛瑟卢斯」

「哎呀……」

※

卡洛来拜访了。

「艾莉丝，过得好吗。这给你吃」

他递过来的是一包糖果。作为送十岁小女孩的礼物，略显幼稚。艾米娜板着脸，觉得甜食有碍口腔健康。

「我要和艾米娜谈麻烦事，你拿着这个，上二楼去好吗？」

「好—」

有哪个当家来时，常会把她支开。以前艾米娜什么事都告诉她，而最近则开始像母亲一样，为女儿甄选话题。

艾莉丝走进二楼寝室，用力推门，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关上门之后，这次是悄悄地，只开一道能供自己溜出去的门缝，蹑手蹑脚挪到楼梯附近。老房子地板常嘎吱作响，但艾莉丝知道哪里是安全地带。

「头疼啊，真是头疼」

卡洛嗓门很大。

「你对目黑的病情了解多少？」

「心脏没问题对吧？」

「算是吧，不过其他就不行了，长到记不住名字的病竟然有三个。萝娜出生以来，他胖得跟吹气球一样快吧？ 大姐过世后，生活作息混乱，净吃些油腻的东西」

「我也提醒过他要注意，早知道说得狠点」

「哎，反正他要么当耳边风，要么发火吧。总之，为了治病他家决定搬去圆盘上层住。工作分派也从上面给指示，好像打算带走一个三当家的谁当联络员。大概就这么回事吧？在我们看来，那家伙不过是二当家，你和他同级，这

类重要的事还完全不商量，太瞧不起人了吧？」

「真是麻烦，我只是个代理人。至今为止都交给目黑管的，别把我卷进权斗中」

「靠这门生意吃饭，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啊？」

没听见艾米娜接话，估计是大叹了一口气吧。

「话说，今天不为组织的事而来。是玛瑟卢斯，臭小子离家出走了。虽然不想管，但目黑命令所有当家都去找人，还叫我通知你一声。我算交代过了哦」

「玛瑟卢斯啊，已经两三年没见，现在他十三、四岁了吧？」

「是啊，我十二岁就从破老家出来闯荡，离家出走而已用得着这样小题大做么……」

「出什么事了？」

「目黑的健康状况暴露了，争权夺利者们似有动作。比如第六区的古留根尾、后方的曼森兄弟等。他怀疑是那群家伙绑架了玛瑟卢斯。你怎么看？」

「是绑架的话，犯人会有要求吧？」

「据说还没。玛瑟卢斯消失三天了，那不十有八九是离家出走嘛，但就怕万一」

「呼，我也会留心的。不过，我生活在贫民窟的明面，估计派不上多大用场」

「玛瑟卢斯我们去找，你守好艾莉丝。假如，假如他是被绑架的，艾莉丝也有可能遭毒手。组内先不提，外界看来艾米娜，你才是二当家，艾莉丝又是你女儿。换我肯定选她当交涉材料。为了她，你不惜放弃生意吧？」

艾莉丝震惊了，往后一退。从安全地带踏出的脚，踩响了地板。

「艾莉丝，你在啊？」艾米娜尖声说「下来吧」

被发现就没辙了。

「全听见了？」

刚下楼梯，卡洛便马上问。只能承认。

「没事的，什么也不会发生」

但艾米娜的声音带着紧张。

「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出去避一避吧。以前受过加百列关照的人现住在卡姆，可以去投靠他」

「这样比较好」

卡洛接话道。艾莉丝感到伤心，为了养育自己，艾米娜不得不离开这个家。

「今晚就收拾好行李，我来安排去卡姆的车和司机。不，我亲自开吧，虽然很久没开了，总有办法搞定啦。明天天亮前来接你们。到墙门口只能用走的，穿得轻便些」

事情进展得很快。

「艾莉丝，别露出那种表情。问题一解决我马上就接你们回来」

卡洛挺起胸脯，艾米娜则搂住她的肩膀。

夜里，两人往艾米娜和格雷野餐用过的小小手提箱里塞完行李，便上床睡了。艾莉丝由于紧张难以入眠。玛瑟卢斯怎样了呢，久违地想到他，马上就记起那声音，还有刻薄的话语。打湿桌子的柠檬水。雪白衬衫上沾的泥垢。

但是回忆不起那张脸，他长的什么样呢。嘴角留下的血。鼻子，以及眼睛。

「啊，是长那样」

想起他的瞬间，全身寒毛直竖。窗户，拉拢的窗帘后面忽然亮了。

「怎么了.....」

从床上起身将窗帘打开一道缝，能看到庭院。院子里，玛瑟卢斯就在那儿，在当天被约翰压倒的位置附近。

「哎？」

下一秒，艾莉丝已来到庭院。玛瑟卢斯倒在她脚下，满身是血。

「呀！」

「呜呜.....」

他的手动了，碰到艾莉丝赤裸的脚趾。又是一阵鸡皮疙瘩，周围的景色迅速变化。

「哎！？」

未知的风景在扩大，外墙，铁丝网。回头一看是米德加尔。墙外似乎是荒野。

「救……命……」

从玛瑟卢斯体内流淌出淡淡的光辉，艾莉丝觉得自己很早以前便知晓，那是生命的形态。此时此刻，他快要死了。

「哪里？　这是哪里？」

「第六区……墙门口……」

「哎？　我不认识路啊。不过，你等着！」

艾莉丝朝外墙的反面——大概是贫民窟的方向跑去，她想去求援。然而，景色消失了。回头发现玛瑟卢斯也不见了。她陷入一片模糊而苍白的停滞中。什么都看不见了。身体痒痒的，她知道自己体内，血液在翻腾涌动。不舒服的感
觉。

「不要——不要！　救救我！　艾米娜！」

远处传来自己的声音。越来越响。于是，景象回来了。眼睛终于恢复作用，是熟悉的房间。她倒在了窗边。慌忙爬起，看向窗外。还很暗，但黎明将至。感到走廊上有动静，打开门是艾米娜在外张望。

「啊，你起床啦。卡洛差不多该到了，快点准备」

「玛瑟卢斯，在第六区墙门口。他，受了伤，全是血。很痛苦的样子」

艾米娜的视线很刺人，但艾莉丝没有移开目光。

「我去告诉卡洛」

卡洛不久就上门来了。他急着出发，被艾米娜制止。

「玛瑟卢斯好像在第六区贫民窟墙门附近，他受伤了，似乎相当危险，你能快点去救人吗？」

卡洛皱起眉头。

「哪儿来的情报？」

「别多问，拜托了。算我欠你一回」

卡洛试探地望着艾米娜，以及艾莉丝的表情，然后走了。

※

「后来卡洛在第六区尽头的外墙门边，发现玛瑟卢斯倒在那里。状况挺危急的，但总算救回来了，可喜可贺」

「不可思议.....抱歉，一直反复说。不过真不可思议」

「不单单是我的力量，也靠土地的影响。那个家周围，与众不同」

「还会开花？」

「嗯，我猜妈妈也是用相同的方法来我房间的。我啊，就是想也办不到。跟我不是纯粹的赛特拉人也有关，最关键，心态和儿时不同了。这应该是很大的原因。已经无法回归，小时候那种纯真的感情了。因为长大后变迟钝了吗」

「感觉有点可惜」

「嗯，但现在试着开始了这样的旅行」

两人沉默了。幸福的定义每日都在变化。

「啊」蒂法开口「那玛瑟卢斯是离家出走吗？」

「嗯，正如卡洛所料。玛瑟卢斯不愿搬去圆盘上面所以出走，本想到围墙商店街找工作，四处转悠时被古留根尾一派的流氓纠缠，逃跑、迷路，最后被怪物袭击」

「欸，话说回来，卡洛大显身手呢」

「是吧。已经和最初的印象判若两人，变成可靠的大叔了。当时以为是大叔，不过，该算大哥吧」

「现在他在做什么呢？」

※

玛瑟卢斯得救了，但牵扯到古留根尾一派，即便惹事的是小喽啰，也不能掉以轻心。仍需持续戒备。卡洛派了受他照顾的两个年轻人，住进盖恩斯巴勒家。班克和佐特还不到二十岁，

艾米娜亲手做的料理，他们吃得那么香，简直就像孩子。艾莉丝不觉得这两人对付得了用心险恶的敌人，于是每隔一天来拜访的卡洛，显得越发可靠。

某天，这样的卡洛少见地难为起艾米娜，坚持要吃炸面包塞肉。艾米娜以缺食材为由拒绝，可他不依不挠。最后强不过他只得答应，让班克和佐特作保镖，陪同出门采买。

「嘿、艾莉丝」

三人刚离去，卡洛立刻来搭话，声音格外温柔。

「艾米娜告诉了我们玛瑟卢斯的位置对吧？ 她怎么知道的呢」

「唔—，不晓得」

艾莉丝冷淡地回答，想假装平静，却没有自信。

「是吗，其实呢，同伴间有人猜测那实际就是绑架，玛瑟卢斯也的确被古留根尾一派的流氓给揍了」

「嗯」

「几个家伙认为，艾米娜参与其中，所以清楚他的行踪。目的是警告，这样目黑只好乖乖听话了？ 之类的，意思你懂？」

「艾米娜被怀疑了？」

「没错，还有我也是。你想，格雷死后，我老泡在这儿，就被传两人搞上——啊，不好意思——是策划出卖组织什么的。老实说，我们立场有点糟糕。其实目黑也起疑了」

「怎么办」

想到生气时的目黑，艾莉丝背脊发凉。

「艾米娜为何知道玛瑟卢斯在哪里，如果是可以服众的理由，还有得辩解。一旦被当成内鬼，要自证清白可不容易。不过，至少让我知道真相，起码我的感受会很不一样」

卡洛眼神暗淡地盯着艾莉丝。

「你懂吧，她现在处境不妙。所以艾莉丝，你了解原因的话就告诉我」

她非常明白卡洛所言何意，不，是他的表情意味着什么。这样下去，他将不再是自己人。

「那个」

声音发抖，艾米娜叮嘱过她要守口如瓶。

「是我。我在梦中看见的。实际不是梦而是别的东西，却只能当作梦来解释。我在那里见到玛瑟卢斯，他告诉了我位置」

卡洛边听边轻轻地反复点头。

「虽然你可能不信，但是真的」

「是吗。艾莉丝，这种事经常发生吗？」

「不算经常……也不是第一次」

「是吗。所以艾米娜相信你吗，原来如此」

卡洛抬起脸，笑眯眯地抚摸她的脑袋。

「艾莉丝真的很喜欢艾米娜呢」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会继续站在她们这边吗，还是令他失望了呢。

「卡洛，事情会变成怎样？　我好怕」

「我也怕」

不久艾米娜她们买完食材回来了。

「艾米娜」卡洛开口说「状况有变，炸面包下次再吃吧」

「搞什么！　难得我……」话音未落，她察觉到气氛不对「出什么事了？」

「之前提到去卡姆的事，果然还是去吧。你如果不想走，只送艾莉丝离开也行」

「古留根尾要来找事？　还是曼森？」

「是目黑」

「你说什么？」

「因为你知道玛瑟卢斯的行踪，被怀疑勾结古留根尾。顺便，说我也是一伙的」

「是谁在传这种谣言」

「罗丹、马彬、罗杰、博尔曼、路易士，当然还有目黑」

「全体到齐啊」

艾米娜合上眼，在思考什么呢。终于，她睁眼盯着桌上的某处。是格雷和加百列的照片。

然后目光移向卡洛——

「目黑人在哪里？」

「他自己家，搬家计划延期了，现在守备森严。 要闯进去吗？」

「就去谈个话，生意我会抽手，把我家一切权利转让给他」

「喂喂喂喂！ 认真的吗？」

「我考虑很久了，坦白说，想到生活问题，一直没下决心。哎，是时候了」

「等等，这么做也洗不白啊？ 反而可能加重嫌疑，说你宁愿放弃本家，改投靠古留根尾。弄不好——」

卡洛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的意思，卡洛。可我还是得去，艾莉丝就托你再照看一下了」

卡洛缩了缩肩。

「艾莉丝也同意？」

「我不要」

艾莉丝声音沙哑，艾米娜微笑着抚摸她的脸。

「或许回来会比较迟，你先睡。晚饭和卡洛他们一起吃吧」

「不要！」

艾米娜背过身去。艾莉丝伸手想留住她，却被卡洛拦下。

「放开我！ 妈妈，你别去！」

然而艾米娜走了出去，班克和佐德手足无措地望着卡洛。

「给我们做饭吧，啥都行」

「我讨厌你」

卡洛一脸伤心的样子，仍抓着艾莉丝双臂不肯放。

「总要做个了断，你以后会明白的」

对班克做的蛋包饭毫无食欲的艾莉丝，一口都没动就躲上二楼。因担心艾米娜而坐立难安，不断地看窗外、观察楼下动静。终于接近深夜之时，家门开了。

「艾米娜！」

是卡洛的声音，欣喜若狂。

「放手啦！」

艾莉丝刚连滚带爬奔下楼梯，只见卡洛正不好意思地挠着头，班克和佐特则笑嘻嘻的。

「妈妈！」

艾米娜走到她面前，蹲下身。

「我回来了，害你担心啦」

艾莉丝忍不住抱紧她，她支撑不住女儿，一屁股坐到地上。

「你长大了呢」

「话说，艾米娜，情况如何？」

卡洛急着发问。她让女儿站稳，自己也缓缓起身，抚平衣服上的褶皱。

「目黑已不再认为玛瑟卢斯是被绑架的了。更不用说，他似乎从未怀疑过我或你与此事有关」

「欸，那为什么」

「他还叫我们别兜那么大圈子」

「好家伙，敢瞧不起人！」

卡洛恶狠狠的表情里，难掩喜悦。

「那，我听到的传闻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从哪儿听来的？」

「是布奇啊，布奇。虽说引退了，但他常同目黑见面，了解内情」

艾米娜沉默地看着卡洛。

「是布奇！？　布奇给我下的套！？　那死老头！」

卡洛抓耳挠腮，口出恶言，面相扭曲，揉搓眼睛，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卡洛，冷静点。话还没说完」

他瞪着艾米娜，呼吸尚未平复。

「布奇充当了怎样的角色，我一点都不清楚。所以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然后，目黑有东西交给我。」

说着，艾米娜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盒，递给卡洛。

「什么啊——」

他接过盒子打开后，瞠目结舌。

「是加百列的戒指。和神罗总裁的一样，算是他们友情的象征。本应由格雷继承，现已无法实现。所以目黑保管了一阵」

「那，这是.....」

「盖恩斯巴勒大当家的证明。还有这个」

艾米娜又给他一个信封。

「里头是权益书、神罗公司那边负责人的备忘录，和其他业务所需的一式档，以及按着所有现任当家血印的公证书。我刚才也按了」

说着艾米娜露出左手无名指，创可贴上渗着血。

「卡洛哥！ 意思是你成大当家啦！？」

班克兴奋地大叫。艾米娜看着卡洛重重地点头。

「目黑病后感到力不从心，他把其他当家们拖下水，准备了引退手续。本来打算最后找你商量的」

卡洛嘴里咕哝着什么，想去接信封的手又马上缩回。「真受不起」「太急了吧」「要怎么办？」——在手下们和艾米娜、及艾莉丝的注视下，他陷入苦恼。

「太棒啦卡洛哥」佐德边吸鼻子边搓眼。

卡洛花了三分钟才下定决心。艾米娜耐心地等他接过信封，并收进随身携带的黑色挎包。然后他从包里取出一把手枪放到桌上，发出一记沉重的闷响。

「我们不会再来这里了，无法继续保护你们，今后靠自己想办法吧」

「以后不来了？」

艾莉丝忍不住问道。问题都解决了，明明是皆大欢喜，为何会这样。

「不来了」突然卡洛表情一抖，一副快哭的模样「再频繁进出的话，那和目前为止没两样吧？ 被其他组织的人知道，就算已经从生意抽手了，你们仍会成为目标。艾莉丝，要长成好姑娘哦。艾米娜，你以后也要做个好女人」

卡洛飞快说完，逃一般地开溜。班克和佐特慌忙跟上。随后门马上又被打开，卡洛独自走了回来。他笔直走向艾米娜，用力抱住她。接着深深地叹口气，垂着肩膀，离开了。

再也没回来。

日子平静得令人扫兴，没出现任何危险的苗头。起先不管去哪儿都枪不离手的艾米娜，差不多半年后就把它收进阁楼了。卡洛他们过得如何呢。跟敌对组织怎么样了。一点消息都没。艾米娜或许知道些什么，但从未在家中提起。

原本就热爱劳动的艾米娜，到附近的咖啡店、医院、孤儿院等地承接保洁工作，以此维持生计。她惊奇地告诉艾莉丝，似乎无论走到贫民窟哪里，都能找到活干。好几次即便对方不缺人手，也会给她介绍别的雇主。到处有人关心她俩生活是否窘迫。她实在纳闷便追问缘由，对方总会告诉她，自己或是家人曾接受过加百列·盖恩斯巴勒的恩情。当年米德加尔还在基层建设期间，劳工能到手的钱少得惊人。有无数从神罗给他们的薪酬当中，以介绍费、周旋费、管理费等名义抽头的家伙。加百列便改善了支付体系，并轰走那些剥削者。为此没少发生流血事件，却也将劳工之敌尽数驱逐，为他们争取到大部分神罗所付佣金。加百列更进一步与神罗交涉，成功抬高了薪酬标准。多亏有他，许多人开起店铺、做起生意，父辈们教导其后代勿忘恩义。

「真是感激不尽」

艾莉丝时常听见艾米娜这么说。

第五区之家的孩子们，年满十三岁便会外出务工。艾莉丝也想效仿他们，但艾米娜不允许。

「为什么？」

「我不是想把你关在家里。实在是放心不下。至今为止发生过不少事了，对吧？」

「我理解，可是，这都太平多久啦」

「是啊，但这是我的问题。以前也有类似经历，刚刚安下心来感到幸福，就出状况了。一直如此，该说是我霉运缠身吗」

艾米娜深深地叹口气，然后摇起头。

「这不就跟困住你的神罗一样了吗。行吧，你去打工吧。不过仅限附近」

「谢谢，妈妈」

母亲的坦诚相告，打动了艾莉丝。同时，她开始思考，自己或许是母亲背负的问题之一。

※

「结果，妈妈的不安，应验了」

「哎？」

面对惊讶的蒂法，艾莉丝无力地点点头。

※

本想自己找工作，艾米娜却先行替她打好招呼，去给第五区之家的老师帮忙。说是打工，大部分时间无非是陪孩子们玩耍，没什么工作的实感。她更想了解未知世界。年长的阳子已经离开孤儿院，听说与朋友租了间房子制作首饰，拿到各地市场上兜售。约翰和埃克斯则从废品弃置场搜集机械零件，加以打磨，贩卖给需要的人。每当她提起这类话题，艾米娜就皱起眉头，叮嘱她绝不能离开第五区。

「你，忘了反省过，自己跟困住我的神罗一样了吗？」

「这是对妈妈讲的话么」

艾米娜看上去非常疲惫。工作很辛苦吧。如果能继续和卡洛他们的“生意”，应该就不必如此拼命了。放弃那个事业的理由，无论怎么想都是为了艾莉丝。又没有血缘关系，本来不需要背负这些。她们之间是否存在骨肉之情呢，那是当然的吧。所以艾米娜才会用言语过度束缚艾莉丝，如同自己受到的束缚那般，互相纠缠。

※

「病得不轻啊……」

「是的，我承认。叛逆期，放弃治疗。又缺少蒂法那种，可以投入的东西」

「真的推荐你运动」

「嗯，有机会再说」

「你肯定不会干吧」

「然后啊，即便如此，我也坚持做着，孤儿院的帮手。孩子们，既可爱，又亲人。到十四岁时，基本上，我也不发牢骚了。不过——」

※

结束第五区之家的工作后，艾莉丝踏上回家的小道，盖恩斯巴勒家领地入口处，有几名男女像堵路般地站着。好像在看庭院和她家。两男两女，她对其中一男有印象，那头漂亮的金色长发一如往昔。

「罗丹！」

不禁叫了出来，转过来的脸毫无疑问就是罗丹。

「哟，艾莉丝！」

罗丹轻快地应声，但不知为何同时留意着周围情况。

「你长高啦。几年没见了？」

「两年？　更久？」

「啊，差不多吧」

艾莉丝看向其余三人，他们也都是旧识吗。

「你好」

视线对上时，人高马大的青年——成人的身躯配着一张少年脸——腼腆地举起手来。

「哎！？　你是玛瑟卢斯！？」

「啊，认出来了？」

「当然」

尽管他承认了，艾莉丝仍难以置信这是同一人。他的体型已与其父别无二致。

「玛瑟卢斯他表示，无论如何都要来见见你，我只能带他来了」

罗丹的话听起来像借口，接着他往后退了一步。感觉有点不对劲。玛瑟卢斯四下张望，样子不太淡定。随后抓了两三次脸颊，难为情地开口说道。

「艾莉丝，首先，关于叫你小偷的事，我想向你道歉，原谅我。当年我真是个混小子，对整个世界充满敌意。连自己都控制不住」

「别再提啦。你，身体健康就好」

玛瑟卢斯面色一亮。

「是啊，多亏有你。那时我被小流氓追着跑，又被怪物袭击差点死掉，梦见你来救我。一直——一直都以为是梦。因为哪怕你在附近，也没道理救我，当然也不可能在。但是最近，我听卡洛说，是你发现我在那里的。他本身并不相信，所以从没跟人提过」

艾莉丝觉得既不否定也不肯定比较好，便含混地微笑。卡洛这家伙。

「然后我调查了许多，就猜那会不会是生命之流的影响。是精神能源的流向，你明白吗？」

「不」

她假装什么也不知道。

「魔晄能源在对这生命之流——」

「玛瑟卢斯！」始终保持着沉默的少女责备道「严禁魔晄批判论。我要告诉爸爸咯」

接着她看向艾莉丝——

「哥哥讲起这个就是长篇大论。嗨，过得还行？」

是萝娜。

「嗯，萝娜也不错嘛。目黑先生怎么样？」

「谈不上有精神，不过比刚离开贫民窟那阵子要好。圆盘上面空气清新，这里嘛，污浊又不透风。以前住着的时候不晓得」

萝娜仍是老样子，伤人于无形。

「卡洛近况如何？」

「挺拼的，管生意很尽责。当初第五区纷争那会儿还替他担心呢」

「第五区……纷争？」

「你不知道？」萝娜震惊了「爸爸引退后卡洛刚成为大当家，古留根尾一派、其他有野心的无名氏等等，上第五区来了。为了击退那些人，闹得腥风血雨。马彬、罗杰、博尔曼死了。」

「啊……」

自己竟然一无所知。

「哎呀哎呀，事情都过去了，现在天下太平。大家也适得其所」

罗丹边说边东张西望。

「好了，玛瑟卢斯、萝娜。差不多了吧？　以后用写信之类的方式联系呗」

「艾米娜也快回来了，喝杯茶再走？」

「那可不行。我们，不能进特区的」

「特区是？」

「从车站到这边」玛瑟卢斯说道「纷争开始的时候，由神罗定的。不能闹到特区里，违反者会被抹除。大家都遵从这唯一的规则」

「特别在哪儿呢？」

「哎？　当然是因为艾莉丝在这里啊！」

萝娜难掩惊讶地说。

「行了，到此为止！」

罗丹有些慌张。

「你俩话太多了。快，走吧」

玛瑟卢斯被罗丹催促着，急忙约艾莉丝下次再见。估计是想聊那桩“不可思议的事件”。她含糊地点着头敷衍过去。萝娜则是邀请她去圆盘上层玩，她回答会跟艾米娜商量一下。于是四人渐离小道，但中途罗丹转身，指着身旁的女人，尚未介绍的那一位，说道。

「她叫安柏，最近会在一起。替我向艾米娜也打声招呼，告诉她很遗憾没机会认识」

安柏一脸怒气地瞪着艾莉丝。

回到家，艾莉丝看向放着花瓶的台面，那里以前有过一台电视机。是从何时开始消失的呢。

「啊」

想起来了，在与卡洛他们断绝来往后一个月左右。艾米娜打扫时碰到台子，电视机掉下来摔坏了。此后，家里就没了电视机。是偶然吗，还是不想让多余的情报传进来呢。

艾莉丝对夜里很晚才到家的艾米娜，讲起罗丹他们的事。

「哎呀，真怀念呢，他们还好吗？」

然而，艾米娜脸上浮现的是警戒。

「我说，妈妈。你知道第五区纷争吗？ 还有特区的事」

「你听见什么了，我们和那些家伙早已不在一个世界，不必事事都上心」

感觉又要被糊弄过去。

「这儿是特区对吧。因为，有我在。所以妈妈，不想让我跑太远。这就是同神罗的约定，要把我，关在特区里」

艾米娜闭上眼，摇了摇头。

「不是的，先别说这些了。我累了，工作很吃力，今天咖啡店的储水罐破裂」

「既然这么累，那就别干呗。钱，去问神罗要不就好了。以前也靠神罗养活的，又没区别」

讲错话了，艾莉丝想到。她不敢看艾米娜的脸。只听见脚步声，向二楼移动，进了艾米娜自己的房间。

※

「当时感觉，要跟这样的生活，道别了」

「但最后是大团圆结局吧？ 你们又和好了」

※

艾莉丝觉得已经不能再待在这个家了，坐立难安。总之先回自己房间。从床底将一次都没用上的手提箱拖出来，塞好换洗衣服。再放入几件宝贝。最后把孤儿院挣得的全部财产丢进口袋，就出了家门。穿过熟悉的小道，前往明亮的大路。有熟人向她打招呼。

「哎呀艾莉丝，这么晚还出门？」

「有事去趟六番街」

反射性地撒了谎。

「喂喂！」

「没关系，不是去围墙商店街」

「小心点哦，艾米娜会伤心的」

走在大路上，她想起了和伊法尔娜的冒险。

『第三区在哪儿？』

『第三区怎么走？』

『以前，我听说，第五区贫民窟有座教堂。人们过去曾聚在那里，向神祷告。但现在，已经无人再去。我想暂时到那儿躲藏』

脚步变得轻快起来，仿佛此刻还置身于那场冒险途中，这个想法令她十分满意。教堂应该在车站对面很远的地方，是“特区”的外面。非常适合现在的心情。离家时郁闷的感觉，神奇地一扫而空。

『别忘了这份心情』

『享受一切的心情』

与伊法尔娜的回忆开始一件件复苏。

※

「跟父母吵架，会很兴奋呢」

蒂法说着，似乎联想起什么。

「对，所以，没办法停下来冷静思考」

「嗯，我懂」

「然后，伤到别人」

见她自白，蒂法屏息凝神。

※

车站正好有列火车驶入，是圆盘上层来的末班车吧。艾莉丝稍微瞥了一眼，就径直路过。那是与生母死别之地，至今无法直视。当初那一幕象是仍旧遗留着。突然，脑海中冒出，此刻她的举动是错误的，这种想法。自己是否正要犯下大错。方才高昂的情绪忽地烟消云散。自己一直受到“特区”的保护，越过车站后，这份庇护也将不在。面前犹如存在一堵无形的墙，把她挡在原地。只有车站周边比较明亮，继续前进，马上就会变暗。看不见未来。

「艾莉丝？」

有人用确认般的语气呼唤她，回头发现是个壮汉，背朝车站立在那里。五官立体而分明。

「啊！」

「你都长成大姑娘啦，和妈妈一模一样」

是法兹，身穿同那天相似的白大褂。

「您认错了」

瞬间撒了谎。艾莉丝想远离他，便背对车站迈出脚步。走向暗处。察觉到法兹跟了上来，她未能停下。

「艾莉丝，等等。你误会了」

误会什么了。无法相信他的话，仍不打算停步。他肯定很生气、很怨恨我们。被抓住不知道会变成怎样。已经分辨不出自己在往哪里赶了。跑在并不宽敞的路上，周围满是堆积成山的废弃物。说不定——

「约翰！　埃克斯！」

无人应答。就算真是他们的废品弃置场，这个点也不可能有人。即便如此她依然忍不住叫道。

「啊！」

被某个柔软又巨大的东西绊住，艾莉丝摔倒了。手提箱啪地一声落在地上，响起坏掉的声音。

「好疼……」

起先艾莉丝没认出路中央的物体。那是怪物的尸骸。发出咻咻的，难以解释的声音。才刚死不久。她手脚沾上了怪物体液，感觉火辣辣的。

「没关系，这无害」

是法兹。艾莉丝保持屁股着地的姿势抬头望去，他的身影同七岁时的印象无异，依旧高大。她注意到裙摆大敞，慌忙整理好，边后退边窥伺着起身的机会。

「艾莉丝，好过分啊。我一直在担心，逃离神罗后，你是不是过得很苦。然后今天听安柏说遇见了你」

「安柏？」

安柏，是傍晚碰到的罗丹的恋人。会在一起。怒气的脸。这些和法兹连上了。

「你果然不记得啦，她是我那个在第四区贫民窟站，把你们从货仓里放出来的朋友」

「哦哦！」

当天，穿着肮脏的工作服，不高兴的女人，就是安柏。

「从她那里得知你的行踪，我便急忙赶来第五区。好险啊，差点就跟你错过了。一定是伊法尔娜指引我们相见的」

艾莉丝缓缓站起，法兹是为表现无害吗，向后退了两步。

「莫非，你想去教堂？」

「哎？」

「我和伊法尔娜提过，当时她看似很感兴趣。我邀请她将来一起去，却回答我绝对不要去。但你们失踪后，抱着侥幸心理，我曾到那儿找过几次。也祈祷过，不过神好像的确不在了」

某处传来野兽咆哮般的声音。

「是怪物，这一带很危险，尤其是夜间。呐，机会难得去不去教堂？ 从这边出发很快就到，比回车站更近」

刚刚似乎比想象中跑得还远。

「可是……」

「伤脑筋啊，我比怪物更可怕？」

老实地点头，反正态度已经表明了，不必再遮遮掩掩。

「那，我走前面，你隔开几步跟上来。如果怪物从后方出现，自己想办法逃吧，这个时间肯定没自警团。丑话说在前头，别指望我哦，长得壮而已，战斗力不强。」

法兹淡淡一笑便出发了，白大褂融入夜色。他说的没错，艾莉丝没有勇气在怪物出没的路上独自折返。即使来时并未遭遇，无法保证返程也安全。

「小心点！」法兹的声音，由前方相当远的位置传来「有怪物死了，还很新鲜，注意别踩到」

“很快就到”是谎话吧。都走得艾莉丝不禁怀疑被骗了，跨过第三只——又是刚死的——怪物尸体，教堂终于展现在眼前。

「是谁打倒的呢」

法兹疑惑着登上石阶，接近教堂的门，那是一扇巨大的门。艾莉丝从未见过这种风格的建筑，仰头也看不到全貌。白天会是什么感觉呢。伴随吱呀一声门开了。法兹招手示意后，走进内部。她跟着拾级而上，从里头飘出一缕甜甜的气味，是她熟悉的味道。教堂内虽然一片漆黑，远处的地板却隐约发白。

「你看，开着花呢。姑且不论有没有神明，这儿是特别的场所。」

法兹说道。艾莉丝也同意。特别的场所会有花盛开。被盖恩斯巴勒家庭院相同的香气所环绕，她开始面对后悔的念头。艾米娜在做什么呢。是在找离家出走的女儿吗。该不会把熟人的话当真，往围墙商店街方向去了吧。

「你去睡靠近花田的长椅吧，我会待在出口附近」

「谢谢」

尽管毫无睡意，艾莉丝仍接受提议，坐到花田旁边的长椅上。大大地——静静地——吐了口气，觉得全身肌肉得以从紧绷状态中释放。她大概比自己想的更紧张。这样下去恐怕真要睡着，得思考点什么。

那一天，如果她和伊法尔娜妈妈抵达了这座教堂，如果冒险持续到最后，母亲会干怎样的工作呢。不谙世事的她会做什么呢。她们会和睦地生活在一块儿吗。无论感情多么要好，也

会产生隔阂吗。亲生母女就不会出现问题吗。

「艾莉丝」

远处响起声音。

「在」

「第三区的家，现在还是老样子。我一直付着房租，没有退掉」

「是吗」

「一起生活吧？」

刚才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法兹跟我一起生活？」

没有回覆。

「法兹？」

她战战兢兢地站起身，法兹就在近旁。

「是啊，一起生活吧，伊、法、尔、娜」

他笑了，眼中的瞳孔似乎没有焦点。大手慢慢伸过来。

「来吧」

要被抓了！ 拿起手提箱正准备逃，手臂却被揪住。

「放开我！」

她将手提箱狠狠砸向法兹的脸，他畏缩了。手把断裂，箱子飞了出去。

「好过分啊」

顾不了这么多直接逃跑，钻过长椅间的空隙朝门口狂奔。法兹从椅子上方跨跳着追来。

「等等！」

谁等你啊。大门近在咫尺，出去，往外逃——逃跑后要怎么办？ 被他知道家住哪儿了。肯定是安柏告诉他的。那里是艾米娜的家。即便现在逃离，他迟早会出现。怎么办。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吗。只要他还在——

总算冲到了门外。

「哎？」

眼前之人是艾米娜。穿着平常的衣服，好像理所当然地站在那儿。她先是惊讶，后是安心，轮番变着表情。最后一脸严肃——

「艾莉丝，让开」

「咦？」法兹从艾莉丝背后迟缓地探出头「谁啊？」

艾米娜挥舞武器，嘿地一下照他喉咙打去。他发出惨叫，然后应声倒地，不再动弹。艾莉丝看到艾米娜的武器震惊了。是扫帚。应该是提着扫帚一路过来的。

「你会回家吧？」

「嗯」

「有没有忘东西？」

「啊」

把手提箱给忘了。里面放着重要的东西。

「快去拿吧」

「嗯」

重新置身教堂的黑暗中，直走到花田处。定睛一看立刻就找到了手提箱。箱盖大开，东西都飞了出去。艾莉丝捡起散落一地的衣物，放回箱内。然而哪儿都不见“宝物”，没有装魔晶石的布袋。

「在做什么呢」

艾米娜的声音带着焦躁。

「那颗魔晶石，没有了」

真拿你没辙，艾米娜咕哝道，也蹲下来找。

「是个布制的、小小的袋子」

「我晓得」

没错，艾米娜什么都晓得。

「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艾莉丝边找边问。

「我才想问呢」

仅供阅读 请勿擅自发布

「哎？」

「你一走我就发现了，马上追出去。往外跑，思考着你准备去哪里。然后在庭院中知道了，是贫民窟周边的教堂」

「为什么？」

「反正脑子里浮现出教堂。自从你来我家，不可思议的体验也有过不止一两次，和那类差不多吧。接着折返进屋，做好准备再出发」

「准备，指扫帚？」

「当然谈不上很冷静啦，但是，派用场了吧？ 快看，艾莉丝，那边」

艾米娜所指之处花开得茂盛，寻觅之物掉落其中。艾莉丝拨开花丛下脚谨慎，以免踩到花朵。拾起布袋打开一看，魔晶石，好似闪着比以往更亮的光芒。回家吧。她正想这么说，转头看向艾米娜。

只见艾米娜坐在长椅上祈祷。十指相扣，置于胸口，双眼紧闭。艾莉丝望着她，屏住呼吸。

「小时候常这样奉上感谢」

她睁开眼起身说道，仿佛有些害羞。

「和祈祷不同？」

「今天是不同的」

「对谁，感谢？」

「对告诉我你在这儿的人吧，行了走吧」

艾莉丝跟上迈步前进的艾米娜。

「妈妈」

「怎么」

「我肚子饿了」

「艾莉丝，你从刚刚就无事发生一样的腔调，我可在生气啊。到家后，好好听我训话」

「是——」

两人完全放松了警惕。

恢复神智并躲在大门阴影中的法兹，首先踢飞了艾米娜。

「妈妈！」

想跑去艾米娜身边，法兹却朝她逼近。避开他抓来的手，捡起艾米娜落下的扫帚。迅速转身抡过去，把柄一断为二。

「艾莉丝，来这边！」

是艾米娜的声音。总之先奔往她的方向。只见她两手握枪，对准法兹。是卡洛留下的枪。法兹停止动作瞪着枪口。

「敢动一下我就射」

「你为什么不懂啊！」

他叫唤着走来。枪声响起，艾米娜开枪了，砰砰的声音回荡着。射了几发呢，最后只剩咔哒咔哒扣动扳机的金属音。

「伊法尔娜……」

法兹貌似安然无事地持续靠近，白色大衣脏得厉害，但不像中弹的样子。

「这玩意根本打不中啊！」

艾米娜恶狠狠地说着，把枪砸向他。那把枪也从远高于壮汉头顶的位置飞过。

「妈妈，快逃吧——」

哒咻。听起来是这么一道，撕裂空气般尖锐的声音。直到目睹法兹的模样，才理解状况。他右手按住左肩，发出呻吟。白色大衣浸出血迹，肩膀中弹了。是谁？ 从哪儿？ 环顾四周却不见狙击手的身影。

「走吧」

艾米娜异常冷静地说。

法兹倒下，痛得满地打滚。已经没有了恐惧，只觉得，非常可怜。

「对不起」

「艾莉丝，快点」

艾米娜疾步朝外走，手上提着断掉的扫帚。艾莉丝最后再向法兹道过歉，抱住缺手把的手提箱追上艾米娜。

「呐，妈妈。是谁开的枪呢」

「想象得到，“特区”扩大了吧」

啊，原来如此。艾莉丝边走边四处张望，搜寻着黑西装的影子。今晚她愿意道声谢。

※

「之后，法兹他？」

蒂法一脸不安地问。

「再没见过。我现在看到壮硕的人，还会心头一紧」

「是吗」

艾莉丝对于法兹，依然很纠结。再也不想见到他，但事件的开端是她们母女，因此仍怀有负罪感。如果不好好正视，心中的阴霾便始终散不去吧。以后能有赎罪的机会吗。

「你说什么我都会听哦」

蒂法讲道。这份体贴令她欣慰，还想，继续聊更多。

「好，接下来，终于到大事件！」

「不会吧，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没错，是初恋」

「呜哇，大事件！」

——似乎有谁进入船舱。蒂法好像也察觉了。她俩将食指抵在嘴唇上，对了下眼神。脚步声接近，在成堆的货物后面。蒂法蹑手蹑脚地挪到货架缝隙处，大概准备守株待兔。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脚步声停了。

「是我」

克劳德·史特莱夫的声音。蒂法表情缓和下来。

「初恋篇，留待下次」

艾莉丝悄声说。

克劳德现身，满脸惊讶地来回看着她们。他那试探的表情实在滑稽，两人抿嘴窃笑起来。

To be continued

Episode-2

Aerith

绘画之中的调查队

米迪尔的唐纳文医师

孩童时期在杂志上见到的风景如今在眼下延展。在着陆前，飞行员向我请求了单程费用的报酬。因为飞行员说我有可能回不来了。是这样啊？我理解了飞行员所说，并支付了金额。

我曾听说米迪尔是一片会挑选人的土地。果然不出所料，呼吸困难、让人感觉不舒服。似乎是因为生命之流接近地表流动的关系。

在星命学上认为生命之流是一种生命状态。人一旦逝去，肉体会回归尘土，生命会返回星球，并作为星球的一部分流转、翱巡在世界各处，最终栖息于新的生物体。这是星命学的入门初步。但是现代人获得了把生命之流当作单纯物质的提取技术，并将其命名为魔晄。不少人认为那只是很便利的燃料。但是作为能量消耗掉的生命将无法返回星球。所以那是在消耗生命。简单来说，生命就是被减少的一方。究竟未来会变得如何？虽然会变得茫然不安，但一旦使用过魔晄的恩惠就令人难以割舍。于是我就这样抱着罪恶感生存至今。甚至思考希望

回到懵懂无知的自己。

教导我星命学的是一位名为伊法尔娜，五官挺立分明的优雅女性。最后一次见面是在 15 年前，那时候的我只有 9 岁。

「我们呐，是依靠生命之流与星球相系的哦。星球与你、与艾莉丝、与我都是。所以大家都是与星球紧密依靠对吧？也就是说，我们与大家连系，是从一个大的生命体中分支出来的。所以呀，比起吵架、我觉得应该要感情融洽才好哦。大家感情好，星球也会开心。所以，你们就和好吧？」

真是个温柔的人，总是微笑待人。但是卻不幸福。

伊法爾娜與愛女·艾莉絲，一想起與那對母女度過的回憶，我的胸口就會滿溢罪惡感。

距离米德加尔遥远的南方有连绵的绿色群岛，米迪尔是其中最大的岛屿。之中有座不怎么广阔的村落。我一边观察一边到处走走看看，最后拜访了最开始注意到的诊疗所。如果是医疗机关的话应该会有残存的纪录吧？

唐纳文医师成为了我的访问对象。他看起来大概 35 岁，人很瘦、眼窝很深。大部分的医师都像这样看起来不太健康。

我把正在找尋的男人，蓋迪·巴克的照片給他看，他很肯定地對我說這人不是這村子的居民。那当然啦。我把事情经过说明一遍。盖迪应该是 15 年前来到这。希望他能调阅纪录。唐纳文将我引进诊察室，我坐在简陋的等候用长凳上。我是世人所称的神罗士兵。如若是神罗公司力所能及之地，我就算在哪里都不奇怪。此项力量还随附人们——不管他们内心怎么想——都会顺从士兵的话。

等待时间长到我都怀疑医师是不是开始午睡了，他就回来了。

「很遺憾，即便我查閱到 20 年前的資料，似乎也沒有蓋迪·巴克來過這邊的紀錄。」

与我的想法无关，他吐出灰心的声音。

「也有可能只是没有来过诊疗所。如果他一直很健康的话这个可能性也很高。你要不要去问问村中其他人？」

「嗯，那就這樣吧。」

「葛雷·莱納。」

「什麼？」

「如果是葛雷·莱納的話，這個男人的紀錄倒是有。就在 15 年前。那一年，村民以外來此接受過診察的似乎只有葛雷·莱納。他也是神罗的士兵。」

我的心脏开始扑通跳动。

「能让我看看吗？」

医生边从文件夹中抽出夹在其中的诊疗记录边问我。

「这是非正式的调查吧？」

「——是的。」

「你偷偷潜入这里，擅自调查了纪录，而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可以吧？」

我点点头，唐纳文医师准备回诊察室，我赶紧慌忙出声。

「關於葛雷·莱納的事情，醫生你記得什麼嗎？」

「盖迪也好葛雷也好，15 年前的事情我不知道哦。我也才 3 年前来到这边。」

既然這樣就沒辦法了。

根據診療紀錄，15 年前、葛雷·莱納在村子附近的森林徘徊時被村民發現，因身上有神羅軍的辨識券而身分得以確認。年纪为 25 岁。他被诊断出右脚踝韧带断裂与魔晄中毒。中毒情况判定是中期 III 型。似乎有严重的记忆模糊。在接受了半个月左右的疗养后，搭上了运送物资的直升机回到了米德加尔。患者的引渡文件還留有當時飛行員的簽名。能看到上頭寫傑克·克莱茵。

以防萬一，我在離開村子前也讓其他居民看過蓋迪·巴克的照片。连一个见过他的回答都没有。有一位記得診療所曾有神羅士兵入院的老人，但是就連葛雷·莱納這個名字還有相貌都記不得了。在森林保护了葛雷的男人也早已过身了。

15 年太长了。当时 9 岁的我现如今也 24 岁，也快要成为一名父亲了。

用回到米德加尔的那双脚去往本社大楼，寻求门路利用金钱购买了情报。葛雷·莱納於 15 年前戰死五台。那是在 15 年前、刚回到米德加尔三天后的事情。不是颇严重的魔晄中毒吗？将那种状态的士兵送往战场？似乎有点不对劲。

我正在尋找 15 年前消失的蓋迪·巴克。

本該是蓋迪去訪的米迪爾，我卻在那得知了葛雷·萊納這位士兵的存在。

调查了那位葛雷的消息后，知晓了他在 15 年前战死的情报。

15 年前。

连接上了。我的内心有什么这样告诉我。生命之流会超越时间将人联系在一起吗？我感觉到我的罪状增加了。

第七區的傑克·克萊茵

傑克·克萊茵住在第七區的員工宿舍。他的情报很简单的就获得了。你知道我是往米迪尔运送物资的飞行员啊？

杰克是一位脸部有点浮肿、即将迈入老年的男人。我在公休日去拜访他，明明是午前却浑身酒气。

「你也是士兵吧？我们都有守护祕密的义务，不是吗？」

杰克对说了想知道 15 年前的事情的我摆出一副威吓的脸孔。

但是我递出伴手礼的红酒给他后，他的态度立刻转变。这项情报也是老样子从飞行员身上取得。

「我喝醉的话有一个人滔滔不绝的习惯。被问问题的话也许会讲出不得了的内容。」

「15 年前…」我重新询问。「在米迪爾有位叫作葛雷·萊納的魔晄中毒士兵乘坐了直升機吧？」

「到底是怎样呢…」

我静待着。

就在酒瓶半空后，他开始自言自语。

「那时候魔晄的提取还很粗糙，中毒的家伙与现在相较一直非常多。将那些人交给科学部门的白衣家伙的话能获得金钱，小小的零花钱。我的解释是，那些钱是作为遮口费。虽然那些家伙说为了要确立魔晄中毒的治疗方法，这些协力者是必要的，事实究竟是如何呢？科学

部门的那些家伙也没人性……」

杰克的五官扭曲起来。似乎是注意到自己也失去了人性。

「啊啊，葛雷·莱納啊…。确实那家伙是从米迪尔的诊疗所回收回来的。像醉鬼一样摇摇晃晃，典型的那个症状。与送去的时候相较完全就是另一个人。」

「送去——？是把葛雷送去米迪尔的意思吗？你吗？」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就找来我这啦？」

杰克开始说起了特别土壤调查队的事情。就像在吹牛般。

那似乎是只在 15 年前短时间存在过。神罗总裁直属的部队，采行志愿制。只有被采用的才能晋升，也商定如果达成任务的话将获得一笔巨大的奖励金。

「当然那也伴随着风险，魔晄中毒的可能性非常高。总之调查队在寻找类似天然的魔晄炉的土地。但是、嘛，总裁不知道在搞什么，队员们拿到的线索就只是风景的照片。与其说是照片，不如说是图画，是把图画拍成照片的吧。」

突然喉头一阵干渴，我吞下了唾液。

「有传闻说画那幅图画的是位可疑的占卜师。」

杰克调整成像是在直升机驾驶舱的坐姿，把酒瓶当作操作杆握着。

「志愿投入调查队的士兵，年龄与性别都参差不齐。也有想要从暗灰色的人生中脱颖而出的人。他们相信拿到的照片，里面的风景定在世界的某一处，所以出发飞向世界探索。照片的背面有记载着坐标，但是那个坐标并不是照片中的风景，那坐标终归只是大概。大约是在本社上层工作的那些家伙标出的范围吧。」

杰克拉起了操作杆。

「我也飞了好几趟，将队员送入边境，因为魔物很恐怖，所以我跟他们约好不会降落在那。根据地点潜入五台，调查队员背上降落伞就跳机出发。约好 10 天后进行回收作业，但是能再见到的人用手指都能数得出来。也没听到他们说找到了魔晄的宝库。大概他们被魔物攻击，损失惨重吧。」

杰克仰起头将红酒一饮而尽。

「我并不讨厌那些人，那些家伙只是有梦想与野心，明明一旦习惯了在米德加尔的生活，

那些东西就会消失不见吶。」

「葛雷他拿到什么图画——拿的是什么照片？」

我问出口后，杰克的目光向远处看去。

「我會記得葛雷·萊納也歸咎於那張照片。我们绕着目的地转了一圈以后吵了一架。那家伙拿到的照片，就我来看是星殒峡谷的周边风景。」

「星殒峡谷……」

米德加尔遥远西边的荒野。那是荒野中村落的名字。听说是与星命学有深刻渊源的土地。

「那一天有两个人乘坐直升机。一个人的目的地是兀鹰堡垒的南方，葛雷是星殒峡谷的近郊。而我当时的据点是朱农。考虑到天气状况后，首先以兀鹰堡垒为目标，什么问题都没有。在指定坐标上那人就降落了。机内就剩下我与葛雷两人，之后那家伙——」

杰克用着打量般的眼神看着我。

「他给出了一张写着米迪尔附近的坐标的便条与 1 万 Gil，嘛、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红酒的酒瓶已经空了。

「回收调查队并不是我的工作。我完全忘记了葛雷的事情回到了原本的任务上，运送着物资在世界各处飞来飞去。所以半个月后在米迪尔见到那家伙的时候我非常惊讶，降下飞机时的操作还非常滑稽，差不多就是想着无法好好着陆会不会死掉啊那种。即使魔晄中毒也想方设法地活下来啦。」

但那个葛雷被你卖给科学部门了。我压抑住想责备他的冲动。

我将照片递到杰克的眼前，照片中的是穿着白色衣服，脸部没有什么特征的青年。当时大概 25 岁。

「不管如何让我确认一下。这个人你知道是谁吗？右边的男子。」

「不就是葛雷·萊納嗎？原來如此，穿著白衣呀。果然不是士兵。」

走出醉汉的家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凝视刚让杰克看过的照片。身著白衣的蓋迪·巴克正微笑佇立著，而他身旁站著 9 歲時的我。

第七區的希爾薇娜·凱莉

神罗军队在米德加尔的各处都有宿舍，很多是又旧又小，主要是单身者住着。结婚者家族人数增加的话就会出借较大的房间，但还是一样陈旧。与一般社员的员工宿舍相较简直云泥之别。是为了想要消除这份不满吗？如果申请的话即使是基层的士兵也能住进员工宿舍区。但是得要一路通過驚人的淘汰倍率。

希爾薇娜·凱莉就是那珍稀般中獎的幸運兒。

不过说到运气我也不输给她。因为我与希尔薇娜相遇，并成为了恋人。

「状况如何？」

希尔薇娜正在洗脸台前刷着牙。

「嗯，还挺有进展的。」

「哼～真令人期待，要好好说给我听哦。」

「完全不是让人愉快的话题呀。」

「如果是为了明亮的未来我会忍耐的。」

明亮的未来。我希望你能获得。我变得不会在夜半时分梦呓，希尔薇娜避免了睡眠不足的未来。

「当然。」

我站在她的背后，双手环抱住已然隆起的腹部，为了这两个人我一定要与过去做个了结。镜中反射的希尔薇娜那双大眼带着笑意，与艾莉丝非常相似。想象中，变成了大人的艾莉丝。

15年前－神罗大楼的艾莉丝

艾莉丝是个很会忍耐的孩子。我的母亲这样对我说。大概，她说的是对的。我们两人跑在狭窄的房间里游玩，所以常常手脚会撞到家具还是什么，即使撞到她也不会出声，忍耐着疼痛。但她的笑容消失了，所以我知道。因为时间到点后她母亲没有回来时她也会有同样的表情。

而这样的艾莉丝声色俱厉之处，我也见过不少次。

「蓋迪、討厭！」

面向蓋迪·巴克走出的門，艾莉絲如此說著。

「艾莉丝，不可以说那种话。」

「但是，他对妈妈、做了过分的事。你看，流血了。」

卷着伊法尔娜手腕的绷带正渗出血迹。眼窝也凹陷下去。

「是盖迪做的吧？」

「不是哦，盖迪没理由对我做什么。」

「但是、总是把妈妈带走，是盖迪没错。」

「即使盖迪不在，也只是其他人来执行哦。」

9 岁的我这样说了。估计相较于艾莉丝，我更了解这社会运作。

「可是！」

艾莉丝突然趴在沙发上，把脸埋在坐垫中。见到那副模样，我的母亲缩了缩肩。

「呐、伊法尔娜，已经到了我们回去的时间了。你没事吗？如果你觉得很痛苦的话我会留下来，你不要客气。」

「谢谢你，不过没关系了。」

「这样呀，那明天见了。艾莉丝也别生气了哦。」

她没有回应。走出房间后我回过头，艾莉丝从坐垫上把头抬起，正看着我。她皱着眉，没有发出声音，用嘴型说着「噎———！」。

如此可爱的女孩居然存在这世间？那无疑是我的初恋。

走出房间漫步在走廊上，很快地就到了转角，在那有一张很朴素的桌子。坐在此處，檢查往來人群就是蓋迪·巴克的工作。伊法尔娜出了房间往研究室前去时，护送她的就是盖迪。他总是穿着白色的衣服，但却不是科学家。

他与我的母亲一样，都是科学部门的一般职员。

「哟，辛苦了。」

「你也辛苦了。」

我并不讨厌盖迪。盖迪很有上进心，你能学学他就好了哦，母亲一有机会就会向我这样念叨。

「我呀，完全被艾莉丝给讨厌呢。」

盖迪厌烦的说着。

「也是呢。但是那个也含在工作里吧？」

母亲也一脸麻烦的回应。就象是在说给自己听一样。

「虽说如此，但实在很难受。被那样可爱的孩子讨厌什么的，对吧？」

我祈祷着希望我的表情不要有变化出现。

「但是，」母亲瞄了我一眼后开口。「我能理解艾莉丝的心情。最近伊法尔娜好像真的很痛苦。她究竟在协助什么研究？」

「我不知道唷，就算知道也不会说。只是呀——」盖迪小小地叹息。「说是科学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很消极提不起劲。因为宝条博士做得太过火了吧。」

宝条博士是科学部门的领头。那时候曾偶然见过两次，如果见不到第三次就好了，我想着。

「虽然是其他无关的话题，还请你听我说。我在军队的友人这回获得晋升了哦。只是参加了特别的作战就位阶提升，搞什么嘛。我也去军队就好了呀。」

「军队很辛苦哦，在这边轻轻松松地不好吗？」

「我呀，并不特别希望轻松过日子呢。」

盖迪一脸不满地说着。

「说的也是，真是抱歉呀。」

「如果有什么好差事请介绍给我吧，即使不是在神罗也没关系。」

「为了你好我才说的，请在公司内部转其他部门吧，这世界是神罗的。」

这句话是母亲的口头禅。

第七區的希爾薇娜·凱莉

希尔薇娜正面向我熟睡着。能听见她沉稳的呼吸声。我轻轻地伸出手触碰着她的肚子。在

这之中有我的孩子。我想象这孩子与希尔薇娜以及我，在生命之流相系着的样子。希望我们的羁绊纯洁美好，即使是小小的恶意，也希望不要出现在其中。

宿舍的琼安·刘

睜開眼睛時，我的腦中閃過一個主意。虽然想立刻出门去，却被希尔薇娜给阻止了。现在这时间去拜访别人家也太没常识了。我等到 9 點後就去拜訪了傑克·克萊茵，因為酒鋪沒開門，所以情報得用現金購買。從他口中得到的名字是琼安·刘，她是與冒充成葛雷·萊納的蓋迪·巴克一起搭乘直升機的隊員。我去本社購買了琼安·刘的情報，她住在幹部士兵用的宿舍。

琼安·刘是一位很嬌小的女性，約莫 40 歲左右。能从她穿着的衣服上得知她完全没有疏于锻鍊。不仅是自己，对他人也是很严厉的印象。

「你不是塔克斯吧？」

突然投来一记奇妙的问题。看来我被她防备着。为了引导出情报，似乎有必要说出我的事情。该说些什么呢？该说到什么程度呢？应对错误的话好像会演变成麻烦的状况。

我在一瞬间决定只隐藏了艾莉丝与伊法尔娜的事情。对我而言，说出那个房间的事情是游走在禁忌边缘。也曾被母亲下了封口令，就连对希尔薇娜也没说过。

「这只是我私人的调查。」

在孩子即将降生到来前，我有个想要解决的问题。有位幼年時曾對我照顧有加、名叫葛雷·萊納的人，他在 15 年前死亡了。我想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走访了很多地方，拜访了知道他的人。

「這是葛雷·萊納 15 年前的樣子。」

我給她看了蓋迪·巴克的照片。她完全没有反应。我装作不在意接着讲下去。

「琼安，你知道葛雷对吧？」

她没有回答。我决定透漏一点点情报。

「15 年前，曾有称作特别土壤调查队的部队。是群拥有雄心壮志的士兵们参加的志愿制

部队。葛雷·萊納參加了那個部隊，並坐上了直升機，而那時直升機中有飛行員、葛雷·萊納，以及——」

「我。」

哼。琼安小小地哼鼻子，然后坐下了沙发。但我似乎没有能坐的地方。她习惯让人站着了吧？算了，就跟她说说我来到这的过程。

「飛行員的傑克·克萊茵跟我說，他看得出你與葛雷·萊納是關係很好的朋友。」

哼。看样子哼鼻子是她的坏习惯。

「刚刚那张照片上的少年是你吧？」

「是的。」

「那么，那张照片上的人并非是葛雷，而是盖迪，这件事情你也知道吧。」

「——是。」

「所以你让我看照片，说这人是葛雷，以便查看我的反应。」

「……是。」

「你知道多少事情？」

这时、屋子的墙壁传出咚的一声，非常大的声响，就象是谁撞上了一样。但琼安丝毫未动。

琼安的家从玄关进入后就是客厅，我们现处的地方。右手边是小小的厨房与饭厅。左手边是往内部的门，应该是通往各个睡房。

声音又再次响起，咚。是里面的房间。

「莉莉莎，安静点。」

琼安语气柔和地说着。

莉莉莎。

莉莉莎。

我知道莉莉莎。但是在何时何地呢？理智依着顺序探索着记忆。但是我的脑袋却比理智更快得到正确结论。比不想忆起的回忆更快。我的脑海深处，无法简单打开、打算深深封起的记忆抽屉，随着鲜明的色彩在我脑海中复甦。

记忆中的莉莉莎

我在艾莉丝的房间。我的母亲总是与我们在一块，但那时却只有我们两个人。艾莉丝疲于画图，显得筋疲力尽。她没开口说话，我也就放置着她。我很担心我的母亲。听说用于实验的饲养生物逃了出来，母亲也被召集加入搜索。

「我不想画了。」

「我看得出来。」

又是这对话，还是孩子的我厌烦的回答。

「盖迪肯定会有解决办法，我们就等吧。」

把『特别的图画』交给盖迪后已经过了两周。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盖迪不见了。

「——嗯，说的也是。抱歉呢。」

艾莉丝查觉到我的心情不好，向我道歉。

感觉好差。

入口的门打开后，一位身穿白衣的年轻少女出现了。

「艾莉丝，画完成了吗？」

「她现在正在画。艾莉丝的画作可没有那么简单。能不能别催她？」

我边注意艾莉丝的状况边用强硬的口气说着。

那女人似乎生气了，就这样开着门走进了房间。明明现在逃走的实验用生物正在引起大骚动耶！

「把门关上！」

但已经太迟，白衣服女人背后、敞开的门，飞进一个黑色的身影。

「咿！」

那女人发出极短的悲鸣。我盯着那黑乎乎的身形，并非是我很勇敢，而是现状不允许我避开那双恐怖的眼睛。那是个穿着黑色、像绷带般衣服的女人。那女人朝室内一瞥，便直盯着艾莉丝。然后边发出奇怪的声音，边向艾莉丝扑去。

「你是艾莉丝吧！都是你的错，那个人才死了！都是因为你画得画，让很多人死掉了，你

知道吗？」

她一边喊叫一边掐住 7 岁女孩的脖子。她的双眼参杂憎恨与恐怖。我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旁看着。

但突发状况很快就结束了。白衣服女人往绷带女的脖子刺下了针筒。就像插上一把刀。不一会儿绷带女倒趴在艾莉丝身上。艾莉丝的大眼溢满着恐惧直盯着我。我无法跟她对视，便转过脸。我的视线停在倒下的黑色绷带女。绷带的末端很杂乱，能看到赤裸裸的双脚。脚踝附近有黑色的文字。

能看出写着 24。

「快来人啊。」白衣服女人往监视器大喊。

「已经确保莉莉莎。快来回收！快点！」

※

墙壁又发出声音。

「莉莉莎，安静点。」

琼安开口往墙壁方向严厉出声后，又将头转回前方，闭起了双目。

「莉莉莎与我是同一天入队。我们两人都是 19 岁。当然她以前并不是这样，虽然沉默寡言这点没变，但是并不是现在这样子。」

「莉莉莎是魔晓中毒。虽然接受科学部门的治疗，但这状态已经持续了 15 年。」

墙壁那方能听见哀鸣。

「……除了我以外也有知晓事情的人，或许也不坏。」

然后琼安睁开了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也有不知道的事情。或许你手中正握着解答。」

琼安·刘與莉莉莎，以及葛雷與蓋迪

琼安·刘與莉莉莎，以及葛雷·莱納，他們都是同一天入隊，一起度過新兵時代。三人皆是在贫民窟长大。有一位将训练中的莉莉莎归类于失败的成长教育的教官。在课程结束回到宿舍，琼安仍无法抑制怒火。她乘着盛怒去找教官，葛雷已在那里，正与教官提出抗议。因為這件事情三人變得很親近。而蓋迪·巴克也加入其中。盖迪是葛雷从贫民窟时期开始的朋友，成为新兵的三人与一名科学部门的一般职员，一有时间就会聚在一起，吃饭、聊着彼此的梦想。

琼安有一个梦想，她想要成为军队的干部。她会向同事们笑着聊到未来要对军事管理的局长海德格下达命令。虽然是玩笑话，但有部分却是认真的。葛雷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比琼安更会逮住机会争取表现，不知是否受到他的影响，盖迪也变得希望能够晋升。非军人的盖迪对公司内部政治非常了解。只有莉莉莎对于能成为士兵这件事情感到满足，不用烦恼三餐、居所，这样的人生已然是最好。她在贫民窟也是特别贫穷家庭的孩子。

当知晓了公司创建了直属总裁的特别土壤调查队时，琼安有些坐立难安。虽然很在意惊人的报酬及相较的高风险，但那份不安被燃起的雄心壮志给燃烧消殆。

前往了募集志愿者的柜台，遇见了在那办完手续的葛雷。对彼此的了然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之后两个人都合格录取了。知道了并不会马上就出发进行任务的琼安，从早到晚进行身体的锻鍊，晚上就会到处闲逛。总是陪她一起的是葛雷，有时候是盖迪或莉莉莎其中一人，或者两人跟她一起。

在出发的前一天，神罗总裁召开了鼓励大会，在极近距离感受到神罗总裁鼓舞的琼安深受感动。她原本的雄心不知所踪，取而支配她的是能够参加这项改变世界计划的高昂士气。有几名塔克斯过来了，开始分配照片。是边长 10cm、内容奇妙的照片。似乎拍摄的是风景图画。背面还有纪录坐标。根据说明，队员们乘坐直升机去到坐标目的，利用跳伞的方式着陆，10 天后进行队员回收作业前，找到照片中的风景。若能特别指出所在地能获得 50%报酬，若那处是适合建造魔晄炉的土地的话，报酬是 100%，如果是总裁所描绘的魔晄宝库将会获得 220%的报酬。那是一辈子不工作也能安稳生活的巨额。但是队员们呢，即便报酬金额为零，也决意抱着从直升机跳下的决心。总裁的发言让会场的大家慷慨激昂，剥夺了琼安他们的判断力。

那一晚，为了琼安与葛雷，大家开了个 party，这是莉莉莎的提案。

那天处于公休日的莉莉莎在自己的房间做了几道外观精致的料理。琼安来赴约，接着是葛雷，他带着盖迪也一起过来。酒也很丰盛，就象是庆祝谁的生日一样，四人都喝醉了。但是莉莉莎哭了起来，让氛围改变了。看起来象是喝多了。

「葛雷，你别走。我有很不好的预感。我爱你。」

琼安完全没有注意到莉莉莎的心意。葛雷也是一样。

「不会有事的，我会回来的哦。」

葛雷说着安慰的话，并向琼安与盖迪投来求助的眼神。

「我好像喝多了，我去外面吹吹风。」

琼安离席了。她对莉莉莎感到火大。虽然他们是朋友，但那仅限于她在自己的领域活着的时候。她没有权力阻碍奔赴梦想的人。话虽如此，琼安也没打算让今夜的 party 告吹。

来到宿舍走廊尽头的窗前，她眺望着冒着烟的魔晄炉。吹来窗前的夜风很凉爽。

琼安听到了叫唤自己的急迫声音。

返回了房间门前见到倒在地上的盖迪。他的上半身露出门外，跑上前查看后，立刻了解到他身上带有微小的颤抖，他抽筋了。

「盖迪！？」

她见到屋内的情况更加严重，她很在意屋内那两人，但是当前得先向隔壁的人寻求协助。隔壁邻居见到盖迪的状况，立刻跑去呼叫医生。

回到房间后，整间屋子瀰漫着呕吐物的气味，葛雷与莉莉莎倒卧在呕吐物之中，两人也同样在抽筋。她出声叫了两人的名字，但却象是没有听到她的呼喊。

「莉莉莎她——」

琼安转过头看向发出虚弱声音的盖迪，他已经站起来了。用墙壁支撑着他的身体。

「莉莉莎似乎在酒菜里加了什么。」

只说完这句话后盖迪又倒下了。但抽筋好了的样子。

终于医生赶来了。他是住在宿舍的年轻医生。他检查了完全失去意识的葛雷与莉莉莎，以及稍微有点恢复的盖迪后，便立刻联络了本社的科学部门。穿着白衣的男女以惊人的速度来

到房间聚集，除了琼安以外的其他三人被抬上了担架，不知道被带去了哪。那些人分头开始进行了调查呕吐物与吃剩的酒菜。应该是用了试剂进行简易的检查吧，琼安分神的想着。

「结果出来了，果然是魔晓。」

调查食物的白衣男说出了震撼发言。在那之后的一个多小时，琼安与那群白衣们，受到了听闻骚动赶来的军队管理官们的质询攻击。在食物里加入魔晓，究竟是疏失还是人为？到底是谁的过失？谁的罪行？他们看起来只对这个有兴趣。总算传令的士兵出现，藉此机会全员都出了房间，留下了琼安一人在带着酸臭、一片狼藉的房间中不知所措。谁也没有跟她报备葛雷他们现在是否安好。

——莉莉莎似乎在酒菜里加了什么。

回想起盖迪最后那句话，她思考起了那句话的涵义。为了不让葛雷参加任务，所以莉莉莎在食物里放了什么，是这个意思吗？这是可能的吗？莉莉莎是会做这种事的女人吗？还真是不好说。或许恋爱的情感驱使她改变了。

接近深夜时盖迪回来了。他说药物非常有效所以回复了。

「原本我的症状就很轻微。虽然还是有点恶心想吐，但是已经没事了。」

「葛雷他们呢？」

「听说他们的病况还无法安定下来，就算出声喊他们也没有反应。」

「呐，盖迪。在我出房间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出去后——」盖迪的眉间皱了起来。「烤箱响起了烤盘料理做好的提示音。但莉莉莎无视那声音继续说话，葛雷就跟她说想要品尝料理，大概是因为只要能转移话题做点什么都好吧。但即便如此莉莉莎也没有动作，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就由我去从烤箱中拿出料理放到桌上。葛雷猛烈地吃起表面还滋滋作响的料理，边称赞很好吃。莉莉莎心情看起来变好了，也吃了起来。我不擅长吃滚烫的东西，所以等了一会儿才吃，但也因祸得福，相较于葛雷他们、我吃得比较少，所以我的症状才比较轻微。料理非常好吃，但没想到会加入魔晓。」

「确定是那份料理被添加了魔晓吗？」

「我们有吃、而你没有吃到的只有那份料理哦。」

宿舍的琼安·刘

「你知道魔晄廢料嗎？」

「嗯。」

我回答。那是使用魔晄的内燃机时燃烧不完全的产物。那些装置中，普遍存在毒性很强的物质。

「莉莉莎在军队的车库工作。主要负责检查与整备的工作。」

你知道了吧？琼安摆出这副表情看向我后，就走去厨房倒水来喝。回来后又再次坐下沙发。

「请问盖迪参加特别土壤调查队的始末是怎样的？毕竟那个意外发生的隔天早上你们就出发了吧。」

琼安重重地点了几个头。

「那明显是违反规定，如果被张扬出去是会受到惩处，即便是 15 年后的现在也不例外。尽管这是第一次跟你见面，但我是准备说出来的。」

「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

「也对。但那种事情怎样都无所谓。我是为了生活才从军，或许也差不多是时候回去贫民窟了。」

「这意思是？」

「意思是，如果我承担所有风险将一切全部说出，那么我长年抱持的疑问，你是否可以给我解答。」

我不给自己迷惘的一丝时间立即回答。

「我会说出我知道的全部。」

琼安歪着头，看着深处房间的入口。然后大大地点了个头。

「盖迪他说，想帮葛雷实现梦想。因此他借用了仍在昏睡状态的葛雷的辨识券，还给我看了。他打算假扮成葛雷，所以希望请我也能口风一致。他希望以葛雷的身分圆满完成任务。听到这，你认为当时我是什么感觉？」

「怎么说呢，没接受过任何训练的盖迪能完成这种事情吗？这样？」

又突然想起了一个回忆，我不再说话了。

「我当时很感动，因为盖迪那份崇高的友情，他说他要代替朋友去参加危险的任务。」

完全是我意料外的回答。但确实，如果不是这样想的话，琼安是不会协助盖迪的吧。

「运气不错的是，葛雷的行囊没有被回收，仍留在房间中。在那里面有葛雷要寻找的风景照片。」

琼安与盖迪

特别土壤调查队的集合场所是第零区的本社大楼前。年轻士兵要乘上负责运送的卡车台，在集合时间的间隙，琼安与假扮葛雷的盖迪溜了进去。其他还有 4 位志愿者，都是陌生的脸。就這樣被送去了直升機停機坪，換乘了傑克·克萊茵的直升機抵達了朱農。全员下了直升机，再次换乘了各自目的的直升机。琼安与盖迪被指派到了杰克的那架。

在直升机中，两人戴起了安全帽，在飞行员面前，两人是以旧相识的琼安与葛雷展现行动。琼安假装在教授跳降落伞的诀窍，实际是从基本教起，因为盖迪只有书本上的知识。而琼安的不安，被盖迪的觉悟及热情吹的烟消云散。

宿舍的琼安·刘

然後琼安跳下了直升機。在那之後的事情她就不知道了。

「好了，接下来是你的部分了。」

「好的。」

我將從運送兩人的直升機飛行員、傑克·克萊茵那購入的情報毫無保留地說出。毕竟并没有需要特别隐瞒的事情。直升机的最后一名乘客的盖迪，与杰克交涉改变了路线。如果飞行员不是杰克的话，那又会变得如何呢？这点已经不得而知，或许盖迪会用别的方法拉拢飞行员吧。

「但是，最后盖迪也是什么都没找到，而且还魔晓中毒被回收了。没错吧？」

「是的，杰克把他交给了科学部门。」

「与葛雷相同命运吗。」

「葛雷——真正的葛雷变成怎样了？」

「我的运气很好——什么也找不到，一无所获，所以一直非常健康——才能生还回到米德加尔。那之后经过两周后，莉莉莎回来了。重度的魔晓中毒。虽然她变得无法行走，但也无法预估在这以上的复原情况了。我向将莉莉莎送回的塔克斯询问了葛雷的状况，他说以宝条博士为首的科学部门虽治疗得当，但终究来不及救治。然后我承担了收拾后续的工作，向他们的家人取得联络、整理及处理他们的遗留物。莉莉莎的双亲早已不在人世，葛雷的双亲平静地接受了儿子的死亡。士兵嘛，这种事情在战争中早已经习以为常。」

「请等一下，是以战死为结果吗？」

「特别土壤调查队的队员无法生还回来都是这样处理。因为战死的名义，遗族还能够得到抚卹。」

「但是盖迪不一样对吧。」

「啊啊，盖迪就是完全消失无踪。他的父亲 15 年前就过世了，所以只剩下他母亲一人。」

「这样呀———」

「好了，我们约好了。换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有做这样的约定吗？我想着。

「15 年前，作为特别土壤调查队的一员，葛雷预定前往星殒峡谷附近地区。但是应该继承葛雷的照片的盖迪却将方向改为米迪尔，他是持有其他的照片吗？或者他坚信米迪尔确实有魔晓宝库？」这已经不是提问了，而是一个人的喃喃自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份坚信肯定有来历吧。归根结底，分发给我们的照片到底是什么？那些画从何而来？总裁到底在赌什么？」

我假装要借用厕所，趁机从琼安的房子逃了出来。

神罗大楼的艾莉丝

艾莉丝和伊法尔娜的房间在神罗大楼的上层。我并不知道正确是在几楼。我的母亲告诉我，若我要是去打听的话会被禁止出入，所以我就乖乖地遵从着规矩。穿着白衣的关系者到处走动，有很多眼睛布满血丝的职员。蓋迪·巴克跟我說這裡盡是沒有睡覺的人。也有輕武裝的士兵。连接楼层的楼梯处有时会有大闹的魔物，总是充满紧张感。

我的母亲负责照顾伊法尔娜母女的起居。而我则是艾莉丝的玩伴，虽然数额很少，但似乎这点也有报酬可以领取。

盖迪的工作是每天一到早上 10 点，就会前来迎接伊法尔娜。伊法尔娜不在房间的这段时间，母亲会打扫房间、洗衣服。这期间，我就成为了艾莉丝的游玩伙伴，一起度过时间。我们互相给对方看自己想的奇妙舞步，在房间中奔跑嬉闹。艾莉丝想要玩躲猫猫，但是房间内能藏人的地方实在很少，所以这游戏根本无法进行。因此我们想了一个规则，找到对方时、摆出一张鬼脸，只要能逗对方笑出来就获胜。虽然这称不上是躲猫猫，不过很轻松愉快，我非常喜欢这游戏。

我在沙发的背面找到艾莉丝，一般的情况下，她会呈现像被抛弃的玩具那般仰倒着。眼睛会朝斜上盯视，舌头会与视线方向相反，往另一边斜下垂着。她一摆出那表情，我就会边想着又是这招边笑了出来。

艾莉丝是一个爱笑的孩子，但某一天起、她的心境起了变化。

艾莉丝正听着我母亲说着我的糗事而哈哈大笑。在我家的附近与突然魔物不期而遇的我，以平常的 5 倍速度拔腿而跑，类似像这样谎言交织的话题。

「5 倍速度？那很快吧，双脚、都缠在一起了！对吧！是这样吧！」

在意的是那个？我想要反问她这个问题。但是艾莉丝起身，在原地踏起了步伐给我看。

「是像这样吗？」

「你那才 3 倍左右吧。」

母亲对这个过于直接了当、两个孩子荒诞的对话感到吃惊，但如果能让艾莉丝展露笑颜那也不坏。

「呐，是怎样的魔物？炸弹球？仙人掌怪？哥布林？」

她似乎在举列出她所知有限的魔物们。

「才不是那种很有气势的魔物，是那种大老鼠变小的家伙吧。」

「那是，普通的老鼠！」

「才不普通咧，是魔物哦。」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魔物？」

「因为那家伙的尾巴是普通老鼠的好几倍以上，而且尾端的部分还卷成一团。」

编造靠一张嘴。

「卷成一团？」

艾莉丝显然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

「卷成一团就是啊……对了，一圈一圈螺旋那样。」

我用手指画出螺旋状。

「我不懂。」

「哎呀…嗯…」

我环顾周围寻找线绳。

「你们两个等我一下。」

母亲走出了房间，我在想她应该是去拿线绳回来。结果，她给了我纸和笔。

「你来画出尾巴卷成一团的样子。」

我一边想着想像中的大老鼠，一边画出卷成一团的尾巴。

「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嘿……」

艾莉丝热衷于我的画——不如说是图——一直盯着瞧。

「好像有哪里不对耶。」

因为是随便画画的，所以我打算重画一次。

但之后艾莉丝的反应让我受到冲击。

「呜——咕。」

就像一只野兽在低鸣。

「艾莉丝！？」

艾莉丝抓起了笔，开始气势猛烈地画起了什么。下笔力道过猛，纸张都扭曲了。

人的脸、树木、花、动物，或许是魔物。我与母亲都噤声看着她那个样子。一次又一次重叠画着，眼看着画纸逐渐变得漆黑。

「呜－」

「紧急事态发生，快来人啊！」

母亲看着房间的角落说着，我在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那边有监视器。不一会儿盖迪打开了门，涌入大量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员。最后宝条博士进来了。

即使博士很快地靠了过来看着画，艾莉丝也没有察觉。她就像被附身一样一直画着图。

「艾莉丝。」

宝条博士出声叫她。

「你能看见什么吗？」

艾莉丝点点头。

「我能看到。也能听到。沙——的那样。」

「呵呵呵呵呵……」

宝条博士低声笑着。我有股很讨厌的预感。

「艾莉丝，你觉醒了呐。」

然后又呵呵呵呵的笑了。

「抱歉啊，我并不是打算这样的…」

母亲嘀咕般说着。

但那并不是向我道歉吧。

贫民窟的琼安与莉莉莎

休假结束了。结束夜勤的职务，我与人流方向相反前进回到了家。

琼安·刘正在我家前面等著我。

「里面有女人在吧？要做什么都很麻烦。跟我过来吧，现在一起去贫民窟。」

不容分说的口吻。

「你是怎么知道这的？」

我走上前追着琼安问。

「跟你一样的方法。我也很吃惊居然能用金钱买我们的情报。」

琼安的声音带着笑意。我再一次看着她，已是与初次见面时不同的温和表情。

「你感觉好像变了。」

「或许吧。在那之后我想了很多，我决定不当不再追求任何事情的人了。托你的福，我解放了。」

我该说什么好。

「你打算正视过去吧，你的姿态有值得学习的价值。」

我们进入往车站的小径。琼安的脚步比我还快，稍有不慎就会落后她。

「能帮助到你真是太好了。我正在反省我那时失礼的行为。」

「你应该要更加愧疚反省。我信任你、真心与你相告，但你却对我的问题不回应，还逃走了。真的非常无礼。」

「真的非常抱歉。」

「用不着谢罪，你就回答当天我的问题。」

她的声音已经没有了笑意。

「盖迪是从哪弄来米迪尔的照片？那些画是谁画的？就算现在知道我也做不了什么，当然也不会说出去。」

我没有回答，只是沉默地走着。很快的我们到了车站，我很惊讶莉莉莎也在。她一边承受着来往行人投来的冷漠视线，一边摇摇晃晃地站着。

「我们有隐瞒你的事情。我跟莉莉莎常去贫民窟。」

每当琼安说出什么，我就会感觉到欠她的人情增加了。

我与琼安并列坐在列车的座位上。只有莉莉莎站在通路上。与我一样当职夜勤的人们正要回贫民窟吧。我因为治安维持，而出动到贫民窟三次。我对那边没有好印象。我想是因为出

生圆盘上层的偏见。圆盘上成长的我们为了不被贬入下方而生活着。我们被教导着下方就是废物们生存的场所。

「你放心吧。」琼安开口。「穿着战斗服的话是不会被袭击的，只是会被骂到哭丧着脸的程度。」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我想大家、碰巧只是想在神罗工作。即便查觉到反动势力也别冲动。我们也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琼安、莉莉莎、葛雷，还有盖迪。他们之间到底有我无法了解的羁绊吧。

「我想去到上面以后，还是会再度回到这里。」

我们在贫民区的第七区下车了，莉莉莎摇摇晃晃的往前走去。这里并非繁荣的街道，而象是放置废弃车辆的死寂之地。琼安说这里被称为列车墓场。在腐朽的车辆中，莉莉莎穿插其中走着。

「她要去哪里？」

「根据日子都会不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跟着莉莉莎走而已。我的职责吧——譬如说她坐错列车时，我就来对付那些说话不经大脑的家伙们的嘲笑揶揄之类的。就是她的保镳吧。」

「莉莉莎她对自己做的事情，有多少程度的理解？她是魔晄中毒吧。印象中非常的严重……」

「重度魔晄中毒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关于这个“散步”，也有人认为并不是接受了科学部门的治疗后的影响，譬如说葛雷的母亲。她似乎见到了儿子身体的手术痕迹。」

「欸？」不少问题从我的脑袋中浮出。

「嘘！」

琼安停下脚步指着前方。一个宽阔的场所。

在那里不只有莉莉莎，还有其他也穿着相同绷带衣的人影。六个人，不、是七个人。他们全员都没在做什么，单纯只是站着。虽然都依照各自喜好面往不同的方向，但是只有脸是朝

上看去。我循着他们的视线看去，也只能见到圆盘的内侧的钢筋。

「葛雷，还有盖迪。」

琼安指着距离稍远站着的两人。

「呜？」

我蠢笨地发出声音。

「葛雷大约在 5 年前，在贫民窟游荡的时候被他父亲发现而保护了起来。知道这件事情后，盖迪的母亲也坚信自己的儿子还活着。不、好像她从来也没想过自己的儿子死掉了。嘛、或许这就是父母吧。」

是这样吗？

「母亲的祈祷被上天听到……虽然我不怎么相信这种话，但是盖迪也在 4 年前回来了。不只是葛雷，你应该不知道吧，贫民窟有很多行踪不明的人出现在这。在这之中，最久的有 15 年前失踪的，最近有这 2、3 年的，不少行踪不明的人都回到这。大家都跟莉莉莎的状态相近，而且全员的身上某处都有数字的刺青。」

「这是科学部门的作法吧。实验样本的排列序号。公司是怎么说明这件事情的？」

「他们只有对因为各种混乱的关系，有关从军关系者的消息有误而谢罪。而且在神罗公司内接受治疗的长期住院患者，他们说已不奢望再有更进一步的治疗，所以公司允准他们退院。」

「那是在说那些人的事情吧？」

我指着呆站着的黑色绷带衣男。

「说已不奢望再有更进一步的治疗的人？我想知道是怎么跟他们进行确认的。」

哼。琼安哼了哼鼻子。

「以宝条博士为首，科学部门的家伙们被处罚都是应当的。但是、对父母而言却不是如此。本来魔晄中毒只有死路一条的儿子因接受了治疗而延命至今，我没有否定那些的资格。当然、你也没有。」

接受全部吧。是这个意思吗？

「盖迪？」

我尝试出声唤他。他没有反应。我轻轻地敲敲他的肩膀，这次他慢慢地转过来看着我。

「好久不见呢。」

可是盖迪却象是不认识我。这并非只是相隔 15 年之久的原因。

「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但是，我的声音完全无法传达给他。

我感觉到背后有人的气息，转过头看到琼安站在这。

「我一直以为是莉莉莎下毒。她有想要制止葛雷的动机，所以才有取毒的机会。但是，我想到了更贴合的答案。如果不是你的到来我不会注意到。」

「琼安——」

不少念头从我脑中通过。盖迪与葛雷还活着的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有何种意义？从现在开始，我该如何回答琼安的问题？对着陷入魔晓中毒的他们，我该抱着何种负罪意识？能有赎罪的机会吗？

「我该怎么做才好…」

「一点一点的处理吧。有的是时间，他们呀、已经哪都去不了了。」

回程的列车比来时更加空旷。莉莉莎坐在琼安的旁边。她累了吧？她的头靠在琼安的肩膀上，而琼安用手支撑着那颗头。

我坐在莉莉丝的相对侧，两人将琼安夹在中间。琼安粗暴的用手腕勾住我的脖子，把我拉近她。

「你给我好好听着我的假设。15 年前在食物里放入魔晓的不是莉莉莎，而是盖迪。能出入科学部门的话，取得毒性很强的魔晓由来物质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犯罪动机，硬要说的话，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搭乘直升机。盖迪想，只要能坐上直升机，就能够确实回应总裁的期待。虽然不知道在那之后他心中所描绘的是何种未来，但是那家伙为了成为胜利者，不惜利用了莉莉莎的爱情，还有我们的友情。」

「请放开我！」

「但是让盖迪做到这种程度的契机是什么？」

琼安加重手腕的力道。

「你这么执着盖迪的理由是什么？」

「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你对盖迪说了这样的话。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真对不起。你是打算谢罪的吧？」

我闭口不语。

「交到我们手上的照片，那照片上的原本图画是你画的吗？」

「——是。不是。不对啦——」

「你给我老实交代吧！」

琼安放松开扣住我脖子的手腕对我说。

「有一位叫作艾莉丝的女孩子。」

我说出了与艾莉丝度过的日子、她开始画图的契机，还有那之后的事件。

艾莉丝的图画出名了，终于神罗总裁也直接来参观。总裁对艾莉丝所画得风景特别感兴趣。不厌其烦地问那些风景的由来。艾莉丝一脸觉得麻烦的回答。

在我的脑中，浮现出来的。景色、一瞬间迸出。总裁对那些回答很中意。

「那就是土壤特别调查队的起始吗？」

琼安混着叹息说着。

「是的。总裁本来就相信古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会带来莫大的利益。所以，他或许觉得总算要迎来这一刻了吧。」

「你怎么想？你也相信了吗？」

我注意到艾莉丝不普通之处，她能见到、听到我见不到的什么东西。但是一旦认同那些，我感觉她就会去到很远的地方。我觉得即便身为古代种也希望与我一样〝普通〞。

「开始画图以后，艾莉丝就变了，不太吃饭、不笑、不跳舞，连书也不看了。从画出卷成一团的画后数来的第 7 天，也不准我进房间了。虽然我的母亲依旧照样出勤工作，却把我留在了家里。我母亲对我说，宝条博士的方针改变了，要我去找〝普通的孩子〞玩，母亲对我这样说后，我哭着度过了每一天。」

「但是一个星期后，情况改变了。天黑后我被叫了去，我被母亲带着去神罗大楼。很讨厌、有股讨厌的预感。而那预感成真了。好久不见的艾莉丝瘦了，像生病的幼犬一样。总是束起的长发杂乱纠结，衣服也被画具弄得脏兮兮——但比起注意到艾莉丝的样子，有个更优先把我压倒的东西。一面墙壁上，画着一幅惊人的人像与风景的画。还有画着不可思议的动物。」

神罗大楼的艾莉丝

进入房间前，我母亲对我说。

「希望你能说服艾莉丝，希望她能再画画。」

※

「这是艾莉丝画的吗？」

她点点头。然后眼泪爬满了她脏脏的脸蛋。

「但是总裁、博士，都说不喜欢，这种画。说是小小的就可以了，想要风景的图画…」

「你不想画吗？」

「我画不出来啦。已经、看不到了嘛！」

「运用想象画出来就好了哦。这样的美景，如果有就好了～这样。」

艾莉丝睁大双眼，然后摇着头。不要、绝对不要。

「若不是真的风景的话，会有人、死掉的。博士，他这样对我说。」

虽然那个时候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如今却了解了。特别土壤调查队出了不少行踪不明的人吧。我对将那些传达给艾莉丝的宝条一阵反感。但那时我也只是个孩子。对自己解决不了的状况也把我给卷入的艾莉丝感到火大。

「那果然只能画了，你加油。」

「画不出来啦！」

「那就放弃吧？」

「我想见妈妈。想见妈妈！」

该恨的是神罗的作法。但是我却把愤怒的矛头指向艾莉丝。

「那，你给我听好了。你就照我所说的画，就骗说是最后一张。」

「该怎么做？」

「这个是秘密哦。但是真的变成这样的话，你就要什么都听我的。」

艾莉丝的用她那双大眼看着我。我无法忍住，只好将视线移走。

「嗯，我画。」

她并不是相信我。而是很心灰意冷吧。想要见到的朋友竟是神罗的爪牙。

艾莉丝动作慢吞吞的准备开始画图。

我坐在艾莉丝的身侧，嘀咕着。

那边是小岛。

很多树木生长着。

高度大概是 2 个楼层。

树上盛开了与艾莉丝差不多大小的树叶。

那些树木，很多，非常拥挤。

浓郁的绿色，树干很高的树木。

那是母亲在看的杂志上刊登的风景。

我用了紧急传呼铃呼叫了盖迪，把画交给他时小小声地说。

「这是艾莉丝倾尽最后的力量画出的画哦。目前为止都没有像这样在脑中有这么清晰的风景。但是，因为画了这幅画，用尽了力量，好像已经再也画不出来了。你能跟宝条博士传达吗？」

「这样啊——嗯，交给我吧。」

盖迪边说边看着画。

「这是、米迪尔吗？」

「谁知道。」

盖迪继续盯着画。然后进到房间询问艾莉丝。

「这是米迪尔没错吧？」

艾莉丝呆愣地看着我。我对她小小的点了个头。总之我想让盖迪离开。

模仿着我的动作，艾莉丝也点了头。

「果然！我在杂志上见过！」

「盖迪，要好好把画交给博士哦。」

「当然。」

结果盖迪将画据为己有。而最后结局，他自身与葛雷、莉莉莎，都失去了人生的光辉。琼安则是失去了朋友。

在那之后的经过了两个星期——

「莉莉莎闯入房间，掐住艾莉丝的脖子。因为恐惧无法出声的艾莉丝用眼睛向我诉说，救救我、救救我。但我却——明明莉莉莎已经失去了意识——从房间逃了出去。」

我不知不觉哭了。

「负罪的意识驱使你动了起来。」

我就像个孩子——就像曾经的艾莉丝一样——点着头。

「稍微思考看看吧？让莉莉莎与葛雷遭受这等不幸的是盖迪。或许给予盖迪这份契机的是你，但你没有企图。神罗的科学部门参与其中，剥夺了很多人的人生，不过我无法责备于你，说是你的责任。」

「非常——谢谢你。」

我感觉不该回谢，但却想不到其他用词。

「但不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消除你的罪恶感吧。不、本来你对这边的事情就没抱着罪恶感。」

「没有那样的事——」

我被看透了。

「第八区的车站前有座广场。你去过吗？」

我不知道她这个问题的用意，我很困惑。

「不，我不去那边。」

「那有位卖花的女孩。我记得名字确实是艾莉丝。」

第八区的艾莉丝

我在接近黄昏时来到了第八区的车站前。确实有个卖花的少女。将花放入花篮，向来往的人群展露笑容。头发的颜色一样。那双大眼也与我记忆相似。但即便如此我也无法肯定。

「再见了，艾莉丝。」

买花的客人说了这样一句后离开了。似乎是熟客。她的名字叫作艾莉丝。是那个艾莉丝吗？目送顾客远去后，她注意到我的存在。在稍微有段距离的地方有个神罗士兵一直盯着看，想必非常可怕吧。我脱下神罗帽走近艾莉丝。不会有错，是那个艾莉丝。她含糊的笑容浮现在脸上，旋即笑容消失了。她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了吧。她向周围看了一眼，往后退了半步。

「艾莉丝，我——」

找不到对话的入口。但是，喊出她的名字的瞬间，过去的门就被打开了。我孩童时代的记忆，尽可能地把我浮出的回忆说了出来。快乐的事情、诅咒我自身无力的事情、轻率不加思索的事情。

「对不起。我一直想跟你道歉，不向你道歉的话我无法前进未来。虽然这样想，但是、为什么呢？不率直地去找寻你，一直不断在原地绕圈——」

「那个…」艾莉丝说。「你认错人了。」

「不可能，你是艾莉丝吧？伊法尔娜的孩子，古代种的——」

她的表情僵硬。

我总算理解了那个表情。

我是她，不想回忆起的过去的一部分。

「抱歉，忘了吧。」

我喘不过气来，只能说出这句话，便往第七区走去。来到广场边缘时，我停下脚步，最后仅这一次回头看去。艾莉丝也看着我。下一个瞬间，她吐出舌头。

眼睛——往斜上看去。

然后噗哧一笑，小小地挥动着手。

希尔薇娜来迎接回到家的我。她一点也不像艾莉丝。我知道，因深爱希尔薇娜的程度而加深的罪恶感将一扫而空。